



禪 真 逸 史

第十四回 得天书符救李秀 正夫纲义激沈全

诗曰：

天道任奇幻，丈夫自侠烈。
片纸燃死灰，一言蹶跌鳖。
直可死回生，能令懦成杰。
血性不委蛇，纲常宁玷缺？

话说林澹然得了仙传诗句，发付狐狸道：“看真人之面，饶汝一死，向后改过自新，不可重蹈前非。明早俺同太公到你洞中相会。”狐狸叩头而去，倏然不见。太公大喜拜谢：“吾师真天神也！夙世有缘，得遇恩师，救了小儿性命。”林澹然道：“此乃老丈洪福，山僧何功之有。但不知独峰山五花洞在于何处？”太公道：“离此不远，有人认得。”随教家童安排蔬菜，整顿酒饭。吃罢安歇。

次早，太公和林澹然率领童仆，一同到独峰山来，及寻到五花洞口，静悄悄并无入迹，但见兔鹿成群，鸦鹊乱噪。张望洞里时，又深又黑，不敢走入，只在外面东张西望。转过一个山嘴，远远又见一女人，年可三十已上，身穿白绢衫儿，下面系一条绿纱裙子，不施脂粉，淡雅梳妆，容颜娇艳，飘逸动人，手执铁锹，独自个在山弯里掘草药。

有诗为证：

狐魅从来不惑人，人心狐魅自贪淫。

淫除贪释存忠正，邪亦归真奉秘经。

林澹然向前问道：“娘子，借问这山五花洞里可有人么？”那妇人道：“长老问他做什么？”林澹然笑道：“有一个相识在此修行，特来相访。”那妇人笑道：“长老快行，不要问他，山洞里谁人敢来修行？里边都是些山妖野怪、蛇魅猪精豺狼虎豹、狐狸魍魉，不计其数。你这五、六人若进洞去，不够与这伙妖一餐点心，快回去吧，不要当耍，要吃人哩。”家童听了，惊得魂不附体，牙齿相打，两脚都是软的，急忙奔走。林澹然止住道：“太公，不必心慌，有俺在此。”又问那妇人道：“既然那洞中有精有怪，俱要害人，娘子为何不怕，独自一个在此掘草？”那妇人道：“我们久居于此，和这洞中却是比邻。古人云：兔儿不吃窝边草。故此不妨。”

内中一个家童埋怨道：“昨夜刚刚捣了一夜鬼，老师傅只是杀了那精怪才是，反被他脱空抽谎逃遁去了。”林澹然笑道：“不然，那笺纸上仙笔犹存，岂肯相戏？这都是妇人一派胡言。不要理他，我们再去找寻，定要见个明白。”太公阻道：“那里去寻他？多是捣鬼，老师不如且回，另日再来吧？”那妇人接口道：“正是，老人家要做急回去，这些妖怪常说：‘后生的细皮嫩肉，腹饥得快，不如老头儿皮坚骨硬，有些咬嚼。’专要吃老的。你们若撞见妖精时，老人家却先到口。”太公听罢，心胆皆落，扶着拐杖转身便走，后边家童也一齐都跑了，止有林澹然立定脚不动。只见那妇人拍手呵呵大笑，现出原身，却就是夜间迷张大郎的狐狸。

林澹然喝一声道：“畜生好大胆，辄敢狐假虎威，如此来侮弄俺？”狐狸跪下道：“非敢侮弄，小畜绝早即在此等

候爷爷，不知太公等俱来，故斗胆作戏，耍他一耍。不想认了真，就慌张走了。”林澹然忙招手叫太公转来。太公和家童正走，听得林澹然叫声转来，站住脚回头看时，林澹然远远引手相招。太公等回步转身前，见是这个狐狸立在身旁，太公问道：“老师，小狐狸倒来了，妇人何处去了？”林澹然带笑指着狐狸道：“这不是扯谎的妇人。”太公怒道：“这畜生倒会扯空头惊我老人家！快伸过腿来，与林长老打三、五十杖，消我这口气。”林澹然笑道：“他是真正畜生，且饶这一次。”众人都笑。

狐狸引着一行人进洞里来，可煞作怪，外面看洞里时甚是黑暗，进到里面，反觉明亮。原来是山岩倒照，故此外暗内明。一望时峭壁奇峰，果然是洞天福地，看不尽奇花异卉，仙草灵芝，涧水澄清，重山叠翠，实是好景。但见：

阆苑名山，蓬瀛福地，隐士避人之境，神仙修炼之乡。层层叠叠重峦耸翠，分明是华岳三峰；突突兀兀峻岭横空，哪数庐山五老？进一洞，又进一洞，倒挂的怪石玲珑；转一湾，又转一湾，壁立着青松蓊郁。高高下下悬崖峭壁，呦呦麋鹿衔花；缠缠绵绵附葛攀藤，两两猿猴献果。山岩里几处琳琳琅琅，如敲金击玉，数道清泉喷雪浪；头顶上一声咿咿哑哑，似龙笙凤管，一双白鹤唳青空，夹道上瑶草奇花，浦路中紫芝贝叶。清清净净不染着半点尘埃，杳杳冥冥那识有人间甲子。仙鹤噪枝如报喜，浮云出洞本无心。

这狐精引林澹然走入洞天深处，不异仙境，里边有无数小狐精，见人来慌忙窜避。狐精请林澹然、张太公坐石凳上了，自奔入小洞里去，不移时献出仙桃异果、蜜酪杏仁，林

澹然同太公吃了几个，余者令与家童。林澹然问：“那一块宝石在于何处？”狐精指道：“那西南青青洁洁兀的却不是也？”林澹然上前看觑，果然好块青石，方围高四尺有余，四边俱蔓紫苔，石面平如明镜，光润细洁，倚着一株大柏树，顶上覆着柏叶，团团如盖。林澹然叫：“老狐，你站开。”用左手石上依样画符一道，轻轻扣了三下，只近得豁刺地一声响，此石分为两下，就如刀削一般两块裂开。狐狸、太公等也都上前来看，中间有一石匣，匣内有书三册，林澹然顶礼三匝，然后取出。怕狐精有变，不敢开看，即藏于袖中，和太公等径出洞门。老狐叩头自去了。

一行人回到庄里，张太公欢喜无限道：“老朽根生土长在此，只知这独峰山，未曾晓得有洞天福地，如此仙境，若非吾师提挈，何能一见。适间古中之书，是什名色？”林澹然道：“小僧也不曾开看。”当时在厅上焚香展开，原来第一册，面上书着《天书秘策》，内中俱是观星望气、排兵布阵、驱神役鬼之法；第二册面上书着《地衡秘策》，内中尽是奇门遁甲、堪舆地理、阴阳术数之法；第三册面上书着《人权秘策》，内中却是补阳炼阴、降龙伏虎、超天缩地变化之法。林澹然看罢，不胜之喜。张太公道：“人有善愿，天必福之。吾师广行阴德；兼有宿缘，得此天书，非同小可。”林澹然谢道：“此皆托太公福庇，感谢不尽。”

有诗为证：

灵符秘策鬼神愁，妙彻三天入九幽。

诸葛当年扶蜀主，林僧今日证真修。

却说林澹然自得天书，第日默诵，书符念咒，心下自觉灵通。又在张太公庄上住过月余，张大郎病体渐渐痊愈，容

颜复旧，饮食起居如故。太公父子二人深感林澹然之德。款待如父母一般殷勤周密。一日，林澹然思念故乡，辞别张太公父子要行，张太公与二郎再三留住不放。林澹然道：“小僧在贵庄搅扰多时，感恩不浅。但小僧久游方外，今欲归故园，暂且告别，而图后会。”太公心下不舍，道：“小儿被魅，名已登鬼箒，幸吾师救拔，得全性命，恩若丘山。老朽久怀修行之心，恨无接引之路，今得吾师早晚教诲，受益实多，岂忍遽别？况狐精畏吾师威德，故不敢来，倘吾师去后，此怪复来，小大之命又难保矣。吾师不嫌小庄鄙陋，改为佛堂，在此修持，朝夕相处，胜如云游远方，奔驰辛苦，乞老师三思，幸勿推阻！”林澹然辞道：“贫僧在此叨扰已久，今日之别，非是无情，实欲归故乡一探父母坟墓，以终天年耳。”

张找道：“敝境亦是东魏地方，又非他乡外国，小庄虽窄，颇可容身，粗茶淡饭，足供朝夕。吾师出家人，随处为家，何必如此坚执？”林澹然道：“二郎恁般说时，使小僧措身无地矣。非有他说，只因在此搅扰，心实不安。”张太公道：“吾师此别，相会未卜何日，使老夫恋恋不舍，心实黯然，小儿无福，不能终获庇佑。”说未毕，泪随言下。林澹然道：“贫僧何德，感承贤乔梓如此相爱，何以克当。使小僧不忍相别，愿在此朝夕聆教。”张太公父子大喜。自此林澹然住在张家庄内，择日妆塑佛像，改造禅堂方丈，后面另起卧室厨房，修缉墙垣完固，拨三、四个家童服侍，洒扫炊爨。张太公使人馈送不绝，时常往来，谈禅讲道。

荏苒之间，不觉寒来暑往，又早一载有余。林澹然朝夕演习天书，自天文星象以至术数阴阳，无不精妙，虽然安逸

清闲，但朝夕记念杜成治和李秀，放心不下。后闻得传言杜成治受惊物故，朝廷抄没家产，暗中垂泪叹息，寝食不安。继后又闻得梁国人来说，杜都督妾生一遗腹之子，心下私喜，恨不能一见，只是难返梁国，怏怏而已。当下适值隆冬天气，彤云密布，瑞雪飘扬，自早至午，看看下得大了。

怎见得好雪，宋贤有赋为证：

时惟岁暮，序值隆冬，拥红炉而不暖，披垂裘之蒙茸。爰蹇云气，凜冽阴风。瞻昏霾之四合，睹冰霰之集空。始皆飘飘洒洒，顷之霏霏茈茈；如鹅毛之细剪，似玉帛之零空。张君无由会莺红于月下，郝子何能晒诗书于腹中？程门伫立，盈尺弥恭；江阴访故，半道返踪。谢蕴之才高，不言飞絮；子卿之节劲，独矢孤忠。翳边城之逋寇，银夏忽丧夫黄屋；彼湖阳之谪夫，蓝关漫拥乎青骢。披鹤氅而绕竹，神翁举逸；指白马而作赋，子建才充，以至渔人独钓，学子勤攻，寒江披一蓑于芦荻，庭馀映万卷之雕虫。嗅梅花于岭上，折竹稍于修丛，号猿声于谷口，印虎迹于林东。乱曰：儿童喜而埏为人兽兮，且幻出夫奇峰；诗人感而形诸吟咏兮，拟麻衣之色同。农庆为瑞，士征为丰。唯寒素之怨尤兮，苦裂肤于陶穴；羌戍卒之甲冷兮，悲堕指于胡风，彼华堂欢宴檀板兮，觉犹嫌乎酒薄；况山僧独宿纸帐兮，又何堪寂寞之情惊！

林澹然策杖独立柴门内竹屏边看雪，只见一个黑瘦汉子，驮头戴卷檐毡帽，穿青布道袍，脚着多耳麻鞋，背上斜驮包裹，手里撑着雨伞，张头探脑望着门里。林澹然正欲问时，那汉放下伞走入门来，对澹然声诺，问道：“师父，这

时可知道有一位林长老么？”林澹然道：“俺这里不知，别处去问。”那汉道：“原在京都妙相寺中为副住持的，因触犯了梁主，逃奔出来。一路打听消息，寻到此间，闻说在这地方左近路藏顿，师父岂有不知？”林澹然怒道：“俺出家人那管闲事？快出去，不要在此缠绕。”那汉又仔细看了半晌，把伞柄顿一下，笑道：“几乎错了，林老爷休得相瞒，老爷正是林住持。虽不认得详细，却也曾在图像上记得明白。今日相逢，他乡遇故，也不枉了小人一场跋涉。”林澹然惊道：“足下是谁？那里相会？为何认得林某？”那汉道：“暂借一步告禀。”

二人同到佛堂上来，那汉放下包裹，纳头下拜。林澹然扶住道：“足下何姓，从何处来此，敢劳重礼？”那汉拜罢，道：“老爷与小人是旧邻，曾相见数次，为何忘了？”林澹然思了一会，道：“虽然面善，实忘记了尊姓。”那汉道：“小人姓沈名全，浑名叫做‘蛇瘟’便是，住在妙相寺后墙小巷内，每常寺中往来，老爷却也曾会面。”林澹然笑道：“原来就是沈兄，黎赛玉娘就是你浑家么？”沈全道：“正是小人妻子。”林澹然道：“向闻人说你出外为商，怎地不回家去，却来寻俺，有何话说？”

沈全道：“一言难尽。小人被赵蜜嘴老猪狗将些资本借我，赚我在外生理，只道他一团好意，不期出门之后，将这浑家引诱与那野驴钟守净通奸。今春小人回家，听得街坊后人沸沸扬扬，讲这钟守净反怪林住持好言谏讽，朝廷处暗用谗言逼他走了。小人初时不信，数日之后，试探妻子，果有外情。欲待杀了这淫妇奸夫，又一时难以下手；欲待捉奸告理，争奈这厮结交豪贵，上下情熟。况朝廷宠他，势焰滔

天，又教人暗中害我，故此充家出外，别作良图。不想行至定远剑山下过，被伙强人虏上山寨，小人哭诉其冤，幸得苗寨主认是同乡，收留帐下为一头目。苗寨主悬念住持林爷单身奔窜，不知下落，故差小人从梁至魏，遍处寻访。前村问着樵夫，说张太公庄上有一长老如此模样，故寻至此间，果是林老爷。苗寨主有书在此。”说罢，打开包裹，取出书札，双手呈上，林澹然接书，吩咐人道：“陪沈兄方丈中酒饭。”拆书看时，书上写道：“苗龙顿首百拜：睽违师范，倏尔一春，遐想大恩，无由仰报。前者偶尔相逢，私喜倘能得效犬马，不期又成离别，使人怅然。近闻李季文虽蒙宽纵，不能得脱囹圄，实是度日如年。今春正月十三夜，某私闯入牢，欲救李兄逃出，不料被人识破，几乎两命俱倾，幸带得钱多，随处贿赂逃脱。今愤气招集人马，已得精锐数千，精草俱足，意欲整顿军马，攻破城池，杀尽奸僧淫妇，救出李兄，与天下吐气。然而智短力绵，未敢轻举，特恳恩师驾临指挥，以成义举，万乞留神。倘慨然飞锡枉顾，则慰藉不独在龙，实天下之共望也！专候回示。外奉赤金二锭、白珠百颗，聊申薄敬，希叱入为荷。”

林澹然看罢，暗想道：“苗龙一介卤夫，亦知大义，然俺既入禅门，岂可复行军旅之事？欲救李秀，吹毛之力，何必兴兵动将，自惹祸胎。”当晚留沈全宿了，灯下修书封固。次日赠沈全盘缠二两，并回书一封，发付回寨。沈全道：“薛、苗二大王差小人接住持爷同归山寨，怎地不去？”林澹然笑道：“俺出家人怡情山水，久耽疏懒，不涉世务矣。烦你拜上二寨主，多谢厚礼，凡事须行方便，不可恣害生灵，相会有日。你须一路小心谨慎，关津盘诘甚严，书可

藏好，不宜耽搁，速回山寨。”

沈全拜辞而去。一路无词，径到山寨里，却值薛志义、苗龙在殿上饮酒，沈全唱喏。苗友道：“差你去寻林住持，可曾见么？”沈全道：“小人费尽心机，得以东魏广宁县石村山下张太公庄上，寻见了林住持。住持十分之喜，书札俱已收下，有回书在此。”薛志义道：“一路辛苦。”叫喽罗：“赏沈全酒二瓶，肉一腿，且去将息。”沈全叩头谢赏，自和一班儿弟兄接风吃酒去了。苗龙当席拆书与薛志义同看，上写道：“客春叨扰，感激不胜；今辱厚仪，叨惠更重。二史各负雄才，堪为世用，而据山虏掠，恐非良谋。日者朝廷佞佛，变乱渐生，上下焚修，尽崇释教。老僧仰观天象，不十年间，国家将为他有。二兄可召集士卒，多畜粮草，广行仁义，延接四方豪杰，待时而动，辅佐明主以图大业，留名青史，此大丈夫之所为也。第不可损害贤良，妄行杀戮耳。李兄一事，足见苗兄仗义任侠，可敬可仰。窃思皇都守卫甚严，兵将如蚁，以三、二千乌合之众，敌数十万精勇之帅，如驱羊搏虎，鲜有不败者也。仆得异术，可救李兄，敬画灵符一纸，烦差精细健卒入狱中，付与李秀，教他岁终除夜，乃丁亥日辰，六丁神将聚于巳时，可贴符额上，写路径于符下，作速遁出，自有神护，并无阻碍。半日间，可相会于山寨矣，密机勿泄，至嘱至嘱。老朽无能，习懒成癖，已无意尘寰里，非敢妄夙雅也，统希情谅。不宣。”

薛志义、苗龙看罢，感叹不已，藏符匣内。次日苗龙差一本乡心腹喽罗，原来是个缝皮待诏，曾与李秀识熟，分付如此如此而行。喽罗谨藏了符，挑了一副皮担家伙，取路进京。不一日已到京都，进得城门，挑着皮担，一直奔清宁卫

大狱里来。此时却值年终岁逼之际，这些囚犯亦都要修补旧鞋过年，倒也忙忙的修补不送，喽罗一面缝鞋，一面张望李秀。只见李秀拿着一双新鞋，出来道：“待诏，替我缝一双主跟。”喽罗接了鞋子，见身畔无人，轻轻问道：“李季文，一向好么？”李秀记得起，道：“在下与兄阔别许久，何期今日得见！”喽罗腰边摸出一个封儿来，暗暗递与李秀，附耳低言道：“灵符一道，如此如此，速行莫滞，快到山寨来相会。”李秀接符藏于袖中，喜从天降，走入里面凑些散碎银子，谢了喽罗。喽罗急急缝了几双旧鞋，慌忙挑担出狱，取路自回山寨去了。

且说李秀得了灵符，心中暗喜。看看又是除夜，李秀预先收拾银两，写路程在符下，额角上贴了灵符，试行几步看，心里就如撞小鹿儿相似，慌张起来。果然好神符妙术，李秀两脚即有神鬼拥护，走不上十余步，已近监口，见狱门半开，大着胆索性撞将出去，并无人见，直出清宁卫衙门，亦无一些阻拦。取路飞奔北门外来，却似云推风卷，耳边只听得嗖嗖地响，足不沾地，那消三、五个时辰，已到山寨关口，天色傍晚。

李秀抬头看时，关门早闭，随即高声叫门。关上喽罗喝问是谁，李秀答道：“是我，李秀。”喽罗道：“是李将军来了么？”李秀道：“正是来了。”喽罗道：“既是李将军，为何不见形影？”李秀道：“我站在这里，为何不见？”一个喽罗道：“却不作怪？只听得人声，不见人形，莫非我和你着鬼了？”李秀道：“二位壮士，一个人站在关前讲话，休得取笑。”两个喽罗四围张望，不见人影，齐嚷道：“不好了，何处来这一个屈死野鬼，假名托姓在此缠绕？快进去，进

去！”一面嚷，一面念“太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”勒？

第二门喽罗听得外边喧嚷，一齐拥出来，只见两个喽罗在那里喊叫有鬼，问：“鬼在那里？这等大惊小怪！”喽罗道：“适才有人叩门，开关问他，说是李将军越牢而来，仔细看，又不见人。再问时。照前答应，东捞西摸，不见一些，却不是鬼怎的？”众喽罗不信，喝道：“胡说，那有此事？”正要赶出来问，忽听得面前有人道：“李秀在此，不须出去。”众喽罗失惊道：“李将军，你在那里说话哩？”头顶上应道：“我在你面前，立的不是？”众喽罗佇目细看，又不见人，俱各呆了。内中一个乖觉的道：“不要慌，此事来得蹊跷，且去报与二位大王得知，再做理会。”

管门喽罗报入寨中，薛志义、苗龙亲自来，一路点着灯火，照耀如同白日。李秀见勒龙来到，慌忙迎着施礼，道：“苗二哥，间别久矣，好享福也。”苗龙道：“李大哥既到来此，为何躲了，不近前相见？”李秀道：“小弟在这里拜揖，却怎生皆言不见。”苗龙叫喽罗高执火把，四围遍处照燎，只不见人。苗龙低头一想，拍手笑道：“聪明一世，失智一时。李大哥，你额上灵符可曾揭去么？”李秀道：“未曾揭去。”苗龙道：“是了。快揭符相见。”李秀即伸手将额上灵符揭下，不觉滴溜溜在虚空跌将下来，睡在地上。

有诗为证：

李秀一村夫，遥闻近却无。

不因灵秘术，怎得出囹圄！

众喽罗向前扶起，一同欢笑入寨里上殿，李秀下拜道：“小弟监禁大狱，自分死期将近，今蒙寨主与苗二哥救拔，得以出狱，实再生之德也！”薛志义、苗龙答礼，道：“大

哥下狱，使小弟等寝食不宁，幸得聚义，实出望外。此非二弟之力，乃林住持之妙法也。”邀入后殿饮宴，三人谈笑欢喜，至夜深寝了。次日杀牛宰马，祭赛天地。三人在殿上焚香歃血。拜为兄弟，薛志义年长为兄，立为寨主，李秀坐了第二把交椅，苗龙坐了第三把交椅，次序而坐。小喽罗都来参拜了新大王，大吹大擂，饮酒庆贺。

苗龙说及林住持近来得了异术，远寄这一道灵符，救李二哥出来，实为奇异。李秀道：“林住持别后，不知逃往何处去了，他是万夫之敌，又兼能行法术，苗三弟即知他踪迹，何不接他上山？天下无人敢当矣。”薛志义道：“贤弟不知，林住持向日逃难之时，亦曾经我这里过，再三款留不住，坚辞去了，目今在魏国石楼山庄上。为贤弟受苦，又去求他上山，同举大事，欲要攻破皇城，救取贤弟出来。林住持再三推托，止传授灵符一道，以救贤弟，果得相会！我山寨中若得此人，何愁四海群雄？”

正说话中，适值沈全执壶斟酒，李秀看了道：“这人好生面熟，那里曾相会来？”沈全道：“小的好几次到大王店里吃酒耍子，又来赌钱，大王却忘了？”苗龙笑道：“兄岂不知，这就是钟守净那话儿的对头，浑名唤做蛇瘟沈全。”李秀拍掌道：“这厮真实是个蛇瘟！男子汉一个浑家也管不得，容他去相交和尚。罚一大觥酒！”众人抚掌大笑。

沈全彻耳通红，自斟着酒吃，禀道：“三位大王止念感恩，不思报怨。林老爷大德，固当重报；钟和尚大恶，不可不诛。就是小人们，也是有气性的，见淫妇奸僧通情来往，忿忿怀恨，怎能够一刀砍死，才消些气！可奈身单力弱，孤掌难鸣，没奈何暂且含忍。今三位大王如此英雄，有了军

马，何不杀至妙相寺，将这些淫秃尽行诛戮，也教江湖上好汉传说一声，岂不是流芳百世？”李秀拍着桌子道：“这人也讲得是！蛇无头而不行，大哥，三弟，何不择日起兵，杀这些和尚，以消林住持之恨？”苗龙笑道：“薛大哥与小弟每每在心要发军马，诛此恶僧，因无良谋，不敢兴兵。日者已曾请林住持上山商议此事，他有回书在此，二哥一看，便知分晓。”令管文房头目取书出来。

李秀看罢，笑道：“据林住持所言，皇都地面，一时难以进兵。依小弟愚见，杀这钟和尚，只在反掌之间耳。”薛志义道：“二哥何计可以杀之？”李秀道：“若依我这一计，不必兴兵发马，厮战争持，止用我兄弟三人，管取结果了一寺和尚。”苗龙道：“这妙相寺殿宇广阔，僧众极多，不比别的去处，本寺和尚，何止五、七百众，外有游方挂搭僧人，不计其数。怎地只我三人，就能杀得许多和尚？”李秀道：“大哥勇猛，三弟聪明，却不知兵行诡道。比如寺中和尚，要我等一个个亲手杀过，毕竟有些漏网，安能尽绝？必须如此如此而行，管教他一寺秃驴尽遭毒手，走了半个，不算好汉。”薛志义道：“此言暗与韬铃合，初出茅庐第一功！”苗龙道：“倘有追兵，不放出城，如之奈何？”李秀道：“这又有计了，只消恁地这般，若有官军追来，杀他片甲不留，方显我弟兄们英雄手段。”薛志义大笑道：“有如此妙计，何况杀这几个秃驴，便与梁主争衡，又待何如！”三人大悦，酣歌畅饮，尽乐通宵。李秀自差人到鸡嘴镇搬取浑家和伴档上山欢聚。不提。

再说钟守净自从在梁主驾前暗用谗言，逼林澹然离寺之后，放心大胆，昼夜和黎赛玉取乐。本寺大小和尚暗暗怨

骂，只畏钟守净财势滔天，又见林澹然的样子，因此钳口结舌，无人敢谏，有正气些的，都离寺云游去了。便是行童来真通了消息，又有奉承钟守净的背地说他搬嘴弄舌，以致林澹然知风逃窜。这钟守净听了大怒，把来真朝捶暮打。受苦不过，也逃亡去了。次后沈全回家，暗中又着人去害他性命，有人通风，沈全得知，弃家逃命。钟守净又在本府用了钱，诬告沈全做窃盗、在逃人犯，叠成文卷，做了一个照提，自此拔出眼中钉，挑却肉中刺，果然朝朝七夕，夜夜元宵，恣意淫欲，生来无忌。后来赛玉有孕，钟守净央赵婆赎一贴堕胎药，打了冷子宫，再不孕了。

光阴似箭，不觉又早过了三个年头，此时正值太清二年，正月元旦之日，年规拜忏斋天。当日，钟守净率领寺中大小僧众，在大殿中拜诵水忏。将近午后，霎时间狂风大作，灯烛皆灭，满殿拥起烟雾。钟守净大惊，道：“这是何故？”言未毕，只在正梁上飞下一条大蟒蛇来，遍体皆黄亮如金色，双眼闪烁，口中喷火，身長二丈有余，昂着头，张大大口，径奔钟守净。守净慌张无措，拼命往东道罗汉堂跑躲，众和尚丢了经卷，各自逃生。那蟒蛇不奔别人，怒目切齿，飞也似来追钟守净。守净赶入罗汉堂里，却无去路，将近身踊身一跳，跳上寿亭侯关爷神橱里法身之后，做一堆儿蹲着。那蛇见了关爷圣像，昂头张望，不敢上橱，只有四周盘绕。钟守净躲在橱里，身子惊得软了，牙齿捉对儿斯打，颤栗不住，暗想：“这蛇奔上来之时，性命却在顷刻间。”心里慌张。

猛听得一人高声喊入罗汉堂来，道：“住持不要慌，有我在此！”听声音时，却是徒弟雷履阳。这雷履阳原是弄蛇

的乞丐出身，亏着族叔在寺做道人，荐这侄儿与钟守净为徒。因他能言会语，随机应变，守净最早听信他，待为心腹，当下，见蟒蛇来赶钟师父，他还倚着旧时手段，撩起半截道袍，伸拳裸臂，大步抢向前，捉那蟒蛇。那蛇见了雷和尚，昂头喷火，径直奔过来。雷履阳伸开大手，吐出涎唾将手擦了擦，跳上一步来捉那蟒蛇。却好那蟒蛇直窜上来，被雷履阳一手抓住七寸，意欲提起来搯死，不期这蛇重的厉害，双手也提他不起，被他调转尾梢，豁刺地左脸上打了一下。雷履阳打得昏晕，欲待挣扎，那蛇又调起尾梢，右脸上复打一下。雷履阳叫一声：“啊呀，不好了！”手已撒开，睡倒地上。那蛇昂起头来，将雷履阳脖颈上紧紧地盘绕住了，围将拢来，抵死不放。

钟守净在神橱里张望，看见雷履阳被蛇盘住，大声喊叫：“快来救人！”这合寺和尚、道人、行童各持器械，呐喊上前。那蛇见众人来的凶涌，放了雷和尚，窜起罗汉堂半空，盘旋了一会，满身是火，火焰射人，看得众和尚眼都花了。又听得一声响亮，如山崩地之声，那蛇冲破两扇格子，夺窜出去。众僧一齐发喊，赶出后殿花园里来。那蛇回头看了几眼，径溜入荷花池里。

此时腊尽春初，雨雪甚多，水平池岸，众人无可奈何，只得回身，论道：“且去救了雷师兄再作理会。”复进罗汉堂来，钟守净已在那里啼哭，雷履阳七窍流血而死，众僧惊得面如土色。钟守净哭了一会，众僧讲：“蟒蛇溜入池中去了。”守净分付：“打点棺木收殓了，抬出门外权厝，待春尽下火焚化。”

当晚，钟过净和满寺和尚俱心惊胆颤，不敢就枕，聚在

一处商议。钟守净道：“有此异事，实是不祥。”一个和尚道：“这黄蛇钻入池内，谅无窟穴可出，乘今夜无人知觉，车干池水，除了这孽畜，也省得住持和我等悬悬挂胆。”钟守净道：“此言论得是。”即忙取出三架水车，装起车头、水轴，选十数个后生和尚、精健道人，傍池架起水车，一齐踏动，戾起池水。

刚刚车了一夜，方才水干，只见池心里插着赤亮亮直逼逼的一物件，半截埋在土里，半截露出土上。众人看了，指道：“兀那黄的不是蛇也？”钟守净向前细看，却原来不是蛇，是林住持那一条熟铜神杖，俱各大惊。有一个勇健胆大的和尚，脱了上衣，跃身跳入池内，来拔这禅杖。就如蜻蜓摇石柱一般，莫想分毫摇动。招呼众人相助，有几个兴高的少年和尚，都跳下池中，一齐摇拔。不摇时尤自可，众僧用力摇拔之时，更是作怪：那禅杖一步步缩入土内去，一霎时不见了。众人面面相觑，钟守净分付道人：“取几柄锄锹来，掘下去看。”众和尚呐一声喊，并力掘土。

正是：

从前做过事，没兴一齐来。

不知掘下去见些什么异物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俊子妙相寺遭殃 奸党凤尾林中箭

诗曰：

崔巍宝刹耸云端，顷刻俄遭烈火燃。

佛骨尘埋沙土冷，香魂飘泊剑光寒。

万钟公子今可在？百计贪夫此夕残。

豪侠神谋真莫敌。陡教名姓震区寰。

说话钟守净令众和尚尽力掘池，掘深丈余，并不见禅杖踪影。众僧用尽力气，都疲倦了，道：“住手吧，寻他则甚！”钟守净那时肯歇？大喝道：“胡讲！务要掘见禅杖，方才罢手！”众人莫奈何，只得又掘下去，七尺有余，掘着一块石碣，坚立土内。众人见了，并力掘起石碣，抬上岸来，细看时，碣上却有两行大字，被泥壅了，不甚明白，用水洗净，方见上面篆着二十个字道：

少女树边目，人驮二卯哭。

善者福自生，恶者祸相逐。

钟守净看了，辗转寻思，默然不语。众和尚心下也都省得林澹然是个刚直好人，钟守净是个奸淫恶辈；铜杖化蛇，预先警报，乃不祥之兆。见钟守净面庞变色，低首无言，众僧勉强解劝道：“林澹然谤君叛逆，岂不是个恶人？逃窜远方，眼见得旦夕遭殃了。住持老爷是个修持积德的善人，将来寿同山岳，福并昊天，岂不是果证普提？上天告戒，乃住

持之善报也。雷师父乃前定之数，住持爷不必忧疑。”钟守净听了，自心里护短，也是这般解说，稍觉心宽，笑道：“汝言正合这意，汝等劳碌了一昼夜，各去歇息，待后补做道场便了。”众人收拾水车、锄锹、各各归房，不题。

猛然又是初八日了，钟守净分付管厨房和尚，整办香斋，初九日斋供玉皇寿诞。次日五更，寺中和尚都起早执事，道人、行童等在殿上焚香点烛，供献斋食，请钟住持上殿拈香，参拜玉皇诸佛，次后众僧俱来焚香参圣，敲动钟鼓，诵经念佛，直至平明，殿上来烧香的士女，络绎不绝，挤满殿中，念佛之声，闻于数里。将近日午，钟守净正在大雄宝殿高台上宣扬经典，忽见殿前甬道上的人纷纷却立两旁，让一位官长入来，前面罩着一柄黄罗伞，后边随从着一、二十个虞候侧首一匹白马，上骑着四、五岁一个孩童，看看走近殿侧，钟守净认得是枢密院右仆射牛进。

原来这牛仆射年过五旬无子，曾在妙相寺玉皇案前，许下七昼夜水火炼度醮愿祈子，后来妇人马氏有孕，生下一子，寄与玉皇案下，名叫玉仙，满月后还了此愿。自此凡逢玉帝生辰，必领玉仙来妙相寺拈香拜寿，直至道场散后方回。当下钟守净忙下台来，迎接进殿，焚香拜圣，又领玉仙到台上拜了玉帝，方和钟守净见礼，留入方丈待斋。钟守净陪着牛进、玉仙，进后殿穿堂花园内闲玩半晌，复上台念佛看经。不觉红日将沉，天色已暮，遍处点上灯烛。至初更天气，钟守净穿了千佛法衣，戴上昆卢帽，沐手焚香，上坛捻诀诵咒，散五谷，接引饿鬼，超度亡魂。已过半夜，化纸送圣，钟守净发付众徒弟陪着一班儿平布施主后殿吃斋，又拖赵蜜嘴陪伴一伙女檀越在禅堂吃斋，自却陪牛进和缙绅在正

殿上吃斋。少顷，众人皆散，牛进谢了钟守净，令老都管抱公子玉仙同回。这玉仙看道场玩耍，身子困倦，却睡着了。钟守净道：“公子既睡，不可惊动，就在小僧房内暂宿一宵，明早送回，夜静更深，去亦不便。”牛进称谢自回，却留老都管和一家童，伏待公子在寺内安歇。钟守净送罢香客，分付道人等：“好生前后照管，小心火烛，谨闭门户。”自回卧室脱衣而睡。

此时已漏下四鼓，钟守净正睡思朦胧，猛然梦中惊将醒来，只听得人声喧嚷，呼呼地就如雷轰潮响，兼有哔爍之声不绝。守净急开眼一看，只见火光透室，四下皆亮，惊得浑身发颤，慌忙披衣起来开门，外面火光火起，风势甚猛，快寻出路逃生！”钟守净喝道：“胡说！快快教合寺僧众运水救火！”说话未完，只见后殿火光焰焰，黑烟竟起。钟守净正慌之间，又见侧首禅堂屋上窜起烟焰来，心下大慌，急忙复欲奔入卧房，库房门首，早见火焰飞腾，惊得手足无措，顾不得金银宝贝，翻身抢出库房门外，几乎被门槛绊倒。

忽见几个和尚喊叫道：“住持爷，快往后门逃走，前门去不得了，山门外一伙大汉，执刀拦杀，奔出去的都被砍倒。我们特来报知，速奔后门，还有生路。”钟守净听了，吓得心胆皆碎，回身随着这几个和尚，一齐赶到后门来。刚刚走近穿堂，将及后门，门口转过一条大汉，手拿扑刀，喝道：“贼秃，往那里走？”一刀吹来，砍倒一个和尚，余者四散逃走。钟守净见了，不敢出后门，抽身转入穿堂。此时穿堂四围皆已火着，周围火光乱舞，烈焰飞腾，寺中没一处不着，果是山摇海沸，地塌天崩。可怜这些光头和尚，东西

乱窜，喊哭之声不绝。钟守净欲向前，被火烟隔住，不能向回；欲退后，怕人拦杀，不敢退后，心下惶惶无计，进退不得。正急迫战兢之际，只听得霹雳一声震响，穿堂侧首砖墙崩倒，将钟守净压于墙下。

这一场大火，真好厉害，但见：

浓烟匝地，烈焰烘天，千千匹火马喷红云，万万道火龙飞赤电。三尊铜佛，莲花台上放光明；四下泥神，黑雾丛中消色相。观世音焦头烂额，说不得美貌庄严；韦驮神有甲无盔，安在哉英雄猛勇？房房鼎沸，喊声一片似轰雷；处处奔腾，炎烛半天如白日。真不异火中复国，田单毒计保齐城；又何下赤壁麀兵，公瑾施谋焚操贼。焰到时尽成灰烬，风卷处皆作尘沙。由你铁柱也都熔，便是石楼须粉碎。奔逃无路，众和尚葫芦爆碎似椰瓢；叫杀连天，众好汉铁面无情如黑煞。只有些儿好处，灵魂随佛列西方；更是分外便宜，师祖徒孙同下火。金碧诸梵天，须臾一火燃。只因小和尚，毁却大庄严。

再说薛志义、李秀、苗龙三人定计火焚妙相寺，乘这玉帝生辰，苗龙等预先在钟山蒋侯庙后埋伏喽罗，次后陆续进城。候道场已散，苗龙等在大雄宝殿四下里放起火来，弟兄三个来往杀人，寺外喽罗拦截和尚。此时正月，天气甚寒，夜深火起，人人都在睡梦中惊醒，身子寒抖抖地兀自把捉不住，谁敢前来救火？更值春初，东南风大发，风催火焰，火趁风威，遍寺火光飞舞。这近寺人家，俱各慌张，你我不能相顾，但见儿啼女哭，弃家撇产，各自逃生。况这妙相寺殿宇甚高，火光照耀，满地一片通红，地方人等，飞也似分投

各衙门报知。比及官府知觉，催军救火时，火势正旺，山门口、金刚殿上被风卷得烟火万道，满空乱舞，火气熏灼逼人，立脚不住，谁敢上前救火？只是远远地站着呆看，叫苦不迭。又见山门口杀死和尚，血流满地，谅得有歹人放火，一发不敢入寺内来了。

再说沈全随薛志义进得城内，自寻僻静去处藏向。至四更尽放火，趁着火势冲天，带了同伴喽罗，径奔到自家门首，只见门里点着两三盏灯，听得赵蜜嘴叫道：“大娘子，快些，火烧出墙外来了。”赛玉和长儿无心答应，口中只是求神唤佛，一面收拾箱笼物件。原来赵婆因赴玉皇会夜深了，就在黎赛玉家借宿，未曾着枕，寺中火起，慌急打点出门奔走。被沈全一脚踢开大门，抢入屋里，大喝：“淫妇，这番无处去了！”黎赛玉见丈夫提刀赶进，料来不好，惊得魂先没了，手脚麻软，跌倒地上，沈全提刀欲砍，见了浑家姿色，臂膊不觉酥软了，举刀不起。旁边转过一个喽罗，喝道：“蛇瘟真没伎俩，故此淫妇做出事来，见了如何不杀？”说罢，一刀将黎赛玉砍死。赵婆见势头不好，欲待走时，被沈全拦住，照头一朴马砍倒，又复一刀，结果性命。长儿也被喽罗杀了。

沈全将细软物件和喽罗束缚身边，也放起一把火来，一齐出门，到寺前趁着苗龙等，只管拦路杀人。因此寺外救火的不得进，寺里逃生的不得出，可怜只为钟守净一人，连累了多少生灵性命。这寺中和尚走不出的，三三两两，互相拥抱，焚死于火内，或有逃出寺外来的，又被苗龙等邀截杀了，或被房屋墙垣压死，或你我捱倒，被人踏死。寺中和尚，十死八九，这火内逃得性命的，真是天大之福。薛志

义、苗龙、李秀率领喽罗，正放火杀人之间，远远见救火官军渐次来了，不敢停留，招呼喽罗等一同取路出城。奔到城门边，已五更将尽，城门开了，一齐大喜，涌出城外。喽罗已备三匹快马，路口等候，薛志义、苗龙、李秀跨上雕鞍，火速加鞭，率领喽罗取路而回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牛仆射自道场散后，留公子玉仙在寺中安歇，自回府中，只觉心惊眼跳，坐立不安，心下疑惑。正欲脱衣去睡，家童飞报妙相寺火起，惊得手足皆颤，忙差虞候、干办一二十人，赶到寺中救公子出来。牛进府衙离妙相寺有二里之遥，虞候等约摸去了半个时辰，不见回报。牛进如坐针毡，心慌意乱，自骑一匹快马，带领家童纵马加鞭，奔到寺前来。只见火势奔腾，黑烟大作，欲急走入寺里时，旁人报说：“寺内有歹人放火杀人，若进去，决遭其害”。牛进听了，不敢入寺，只得停马，喝教大小军士一齐救火。这些军士口说救火，如同玩耍一般，敲了一声锣，一齐扒上屋去，立住脚看火。但听得摇旗呐喊，那里敢上前？牛进看了，气得暴躁如雷，教家童等四围打听公子消息，不见下落，心内空焦。

直到五更，风势渐息，火光渐衰，军士们方敢向前，救灭余火。天大一座寺院，顷刻变成白地，烧死僧众，臭不可闻。牛进才知儿子玉仙和老管家等，皆死于火内，仰天顿足嚎啕。正悲切间，守门军士飞报：“北门有强徒数百，夺门出城去了。”一连数次飞报。只见贴寺居民来说：“有邻人沈全浑家黎赛玉和赵尼姑、小使长儿三口，被人杀死，放火烧屋，幸得邻居地方等救熄。”牛进想道：“我一向闻人传说，钟守净和一妇人有好，我也不信。今日放火杀人，强徒

凶恶，岂不是为着奸情来？谅这伙贼决然是林澹然为首，京城内辄敢大胆横行，若不早除，必为大患。此时去尚未远，调军急急追赶，一鼓擒之，以泄此恨！”当下忙回枢密院，一面上本奏闻，一面点选精兵二千、军马五百，差院判史文通、骁骑校尉马瑞率领众军，立刻起程追赶强寇，并力向前，论功升赏。史文通、马瑞得了将令，火速驱军出北门，如风卷残云一般追来。

再说薛志义等一行人离城不远山僻处埋锅造饭，才吃罢，正欲起行，猛见后面尘头大起。薛志义看了，指道：“二位贤弟，你看后边尘起处，必有追兵到来，都要并力迎敌，杀败来军，方显豪杰。”苗龙道：“追军若到，诱他至埋伏处，前后夹攻，可获全胜矣。”说话间，喊声渐近，薛志义将喽罗一字儿摆开，纵马向前候战。史文通、马瑞率领军马旋风般追来，看看赶上。只见前军摆开，一将生得十分勇猛，骑着一匹黄骠马，头戴一顶青扎巾，身穿绿锦袄，手持大斧。背后马上二将，一样打扮，两旁一字儿列着数百喽罗。

二人看了，马瑞道：“观此强寇，不可轻敌，他已有准备。可将军马布成阵势，然后挑战。”史文通大笑道：“将军素称英雄，今见几个小寇，何必怯也？就此冲锋过去，我当助战，有何惧哉！”马瑞被史文通言语一激，即提刀跃马，大喝道：“大胆狂贼，快下马受缚，免污刀口！”薛志义骂道：“你这一干害民的死囚，直来我老爷手中纳命！”马瑞大怒，舞大杆刀，劈面砍来，薛志义横蘸金斧，拦头劈去。两个一一来往，一上一下，战到十数合，薛志义提斧往马瑞面门劈来，马瑞急忙闪过。薛志义倒拖大斧，拨马便

走。马瑞喝道：“泼贼奴，逃往那里去？”纵马赶来。薛志义领着苗龙等一行人，落荒而走。后面马瑞紧紧追来。

史文通见马瑞得胜，大驱马步军兵，摇旗呐喊，杀奔前去。薛志义约走五里之地，回马又战数合，拨马又走。马瑞杀得性起，那里肯住，一直追过钟山，正到凤尾林埋伏之处。苗龙放起号炮，马瑞吃了一惊，只听得金鼓齐鸣，山凹里突出人马来，不知多少，将马瑞人马冲作两截，前后不能相顾。薛志义、苗龙、李秀牵转马头，喝教众喽罗一齐奋勇冲杀，前后夹攻。马瑞见有埋伏，况薛志义武艺高强，料不能取胜，不敢恋战，拼死杀条血路便走。史文通逃不脱身，被乱箭射死马下。薛志义驱喽罗截杀官军，就如砍瓜切菜，杀得尸横遍地，血流成渠，夺得马匹器械无数。薛志义见马瑞去得远了，也不追赶，收兵取路，径回山寨。一路上鞭敲鸣金，齐唱凯歌，无人敢阻，望风而避。到了寨中，杀牛宰马，犒赏喽罗，整備筵席庆贺。

原来这埋伏计都是李秀定下的。官军果然中计，杀得大败亏输，只剩得马瑞匹马逃生，进得城门，把吊桥高扯，分付紧守北站，奔入枢密院来。正值谢、牛二仆射聚集大小官员议论此事，探子飞马报说：“官军杀败回来。”众皆大惊。马瑞进堂上叩头谢罪，牛进喝问：“汝等怎不用心，以致兵败？”马瑞道：“非小将不用心，乃史院判之过。”牛进怒道：“汝乃武士，史院判只系文臣，汝今大败而回，反推他人之过？”

马瑞道：“不知何处来这一伙强寇，甚是猖獗，为首一将，武艺高强，手提大斧，骁勇无敌，已下喽罗，人人精锐。小将追及时，彼已预有准备。小将欲排阵交锋，史院

判执定说不须布阵，小将奋勇先出，和那贼厮战，那贼败逃。催军追赶，不期赶至钟山，突出大队人马，将我军分作两截，前后夹攻，首尾不能相顾。史院判死于乱箭之下，小将独力不支，只得回马。”牛进大怒道：“惯战之将，不知兵法？须信佯输诈败，必有伏兵，如何不小心防备，反遭贼寇之败，又丧了史院判性命？这分明与贼通谋，反归罪于他人。败军之将，有何面目来见？”喝左右：“将马瑞梟首示众！”谢举急止道：“不可不可，胜败兵家之常，不知虚实，误败一阵，非故纵也，且未可自残手足，但削去官职，待后立功赎罪，我等且议大事，以复朝廷。”牛进道：“本该斩首，谢大人劝免，削去本职，待立功之日，另行区处。”当下叱退马瑞。

谢举道：“皇城内地，前清宁卫申报，牢中逃脱死犯一名李秀，系林和尚窝主。今又被贼盗放火杀人，伤了官军，杀了院判一员，我等枢密院官，体面安在！圣上问及，何以答之？”牛进道：“不知何方来此强寇，如此猖獗，或就是逃犯李秀勾引来的，亦未可知，若不早除，国家大患。我思非林澹然那秃厮，不能如此大胆横行。”谢举道：“那林和尚虽然触驾而逃，倒也是一个刚直汉子。这一场事，分明是钟守净自取其祸，既为僧家，不圣戒律，贪淫败德，反怪同袍之谏，诬林澹然私通外国，逼得他无地容身，故此啸聚亡命强徒，放火杀人，害了许多无辜生灵，又复损官杀卒，其势不小。奏过圣上，必须发精兵能将征剿，事不可缓。”牛进道：“大人所见，正合吾机，只索速奏，请发兵征讨。”二人说话间，忽报一人飞马而来，近前下马，入内相见，却是内宦洪侗，怀内取出手诏，道：“万岁爷闻知妙相寺被

火，僧人遭变，速速宣二位枢密商议大事。”谢举、牛进急具朝服，上马入朝。

到金銮殿，拜舞已毕，武道道：“五更时分，朕闻有火，披衣起来，见火光冲天，喊声震耳，朕心骇然。今早方知是妙相寺被盗焚劫，卿等岂不知之？钟守净生死若何？”牛进道：“满寺僧人不留一个，钟守净压死于墙下，尸首尚存；臣中年止有一子幼小，因到寺中烧香，亦遭焚死，寺院尽为灰烬，臣已上表奏闻。即差骁骑校尉马瑞领军追剿，叵耐那贼乃是昔日逃僧林太空为首，劫去窝犯李秀，率领凶徒数百，精勇无敌，马瑞反遭其败，院判史文通监军亦遭阵亡，被他逃脱而去，伏乞圣旨，兴大势人马，拣选良将征剿此贼，方除国患。”

武帝听罢，潸然泪下，道：“何期钟守净仁善真僧，不能圆寂归西，可怜横死于岩墙之下！救命合龕，好生焚化建塔。”又道：“皇城去处，有寇如此，边隅之地更当若何？若不早除，诚为腹心大患。二卿职司枢密，速宜遣将出师，捕此恶僧，斩为万段，以消朕恨。赐卿便宜行事，不必奏请。”牛进、谢举谢恩而退。回枢密院，将妙相寺被焚及官军杀伤情由，备细行下文书：“各府州县查检深山僻岭，边海沿湖，如有贼寇潜藏，本郡官员速宜申奏，以便本院发兵征剿。如本境官员有能剿捕贼寇，擒获解京者，连升二级。倘知而不奏，纵贼养奸者，拿问治罪！”这文书雪片也似行下各府州县去。

却说钟离郡太守姓邵，名从仁，字德甫，为人慈祥清慎，莅任未及一月。当日升堂理事。接得枢密院文书，看毕，对承行书吏商议道：“目今建康妙相寺被寇，放火杀人

恣行劫掠，不知何方资贼，如此强梁。今枢密院行下文书来，着各府州县捱查申奏。汝众人可知本郡所辖各县地方，何处险峻幽僻，可藏贼寇？一一查报，以便申奏。”内中一个老成书手禀道：“本府所管州县一带，都是西北偏僻之境，其中山岭甚多，啸聚剪径的不止一处。只有定远县剑山极其险峻，周围百里，山顶有一寺，名弥勒寺，内藏一伙强人，尤为凶险。为头三个大王，智勇兼全，部下集聚千余亡命之徒，专一打家劫舍，白日抢虏，本府与各州县老爷屡次招军剿捕，不能取胜。近日招军买马，其势愈大，数日前人传皇城被盗，焚寺杀人，沿路劫掠，都谅着是这伙强寇。今日详枢密院发下的文书，亦为此事，必是此盗无疑。”邵从仁道：“前官好无见识，既有大寇横行，即当申奏征剿，何故懈玩，纵盗为虐，养成贼势？今日不速征剿，更待何时！”众书吏禀道：“这一伙强盗，不比别的小贼，虽然劫掠枭勇，中间多存仁义，因其小民悦服，官军难捕。”邵从仁道：“胡讲！既为劫盗，无非是杀人放火，劫夺不仁，有何好处？”

众书吏道：“老爷不可轻看了此贼，这寨主姓薛名志义，生得虬髯黑脸，两臂有千斤之力，人皆叫他做黑判官。初上山为盗时，纵性杀人，无所不为，近来不知怎地改过，只取人财，不害人命，这远近地方穷苦百姓，反赉助些银两，得以过活。”邵从仁笑道：“你等为贼所愚，这是他诱人之法，穷苦百姓不得衣食的，有些赉助，都从这厮为盗了。书吏道：“不是顺他为盗，老爷管下二州六县地方，风俗刁顽，恃强欺弱，倚富凌贫。豪贵之人，暴戾者多，屡为不公不法之事，欺压小民，及至兴词告理，反是贫民受苦。

这薛志义专一怜贫济困，剪戮豪强。小民或被豪富所欺，到他山寨中诉冤，反赠银两，或送米布，不拘远近，亲自带领人马，将恃强为恶之人登时杀戮，放火烧屋，虏劫一空；良民善士，毫无侵犯；过路单身客商，并不加害，百两之内，一丝不取；百两之外，十取二三。英雄落难之士，必赠盘缠。故此远近尽皆悦服。本郡各县老爷，几次差兵擒剿，这些士兵捕卒，见了谁敢交战？望风而走。因此官军不能捕捉。”

邵从仁听罢，发付众人散去，退入后堂，寝食俱废，心下踌躇：“这一伙强寇所为，意不在小，如此假仁假义，除暴怜贫，乃是收买民心之计。目下朝廷专信释教，持斋看经，不理国政。四方盗贼蜂起，干戈日兴。倘或旦夕为乱，百姓附之，岂不我处先遭其害？彼时玉石俱焚，径渭莫辨，不如及早申明省院，调遣名将，起大队人马来，方可除得此寇。”连晚修成文书，差一个老成干办，星夜进京枢密院申报。

当日牛进、谢举二仆射接得钟离郡公文，拆开看时，道：“钟离府知府邵从仁为剿寇靖国安民事：卑职所辖郡县地界，俱西北山僻之境，盗贼易于潜匿。目今朝迁专重释教，滑贼益多，无事则结党为盗，事发则削发为僧，虽加严缉，而缉捕人员，眼见是盗，不敢擒获，只碍皇上敬信之故也。本府所属定远县剑山弥勒寺中巨寇，姓薛，名志义，插号黑判官，有万夫之勇，部下健卒喽罗约有数千余人。横行劫掠，假仁借义，买结民心。度其所为，非止劫盗而已。本郡官兵收捕，屡为所败。近奉明文妙相寺火焚杀戮僧众一事，非此大寇，不敢如是横行。卑职夙夜乾乾，侦察的确，

已行募集乡兵操演训练，专候奏请天兵，检选大将，并力剿除。若更迟延，切恐酿成大患。伏乞照详施行。”

二仆射看毕，谢举道：“此贼巢穴离皇城颇远，来往亦须数日，为何一路并无拦阻警报，任彼进退自如？”牛进笑道：“钟离郡至京城路程虽远，然一路无人阻挡，皆是这一班贪位无能鼠辈，各保身家，畏刀避剑，故此贼得以毫无忌惮。目今既有下落，速宜征剿。”谢举道：“我国自圣上创业已来，又早二十余年，销兵偃武，人不知战，老成之将，俱已凋谢。目今将士虽多，止可无数而已，智勇足备者略无一二。征讨贼寇，所任不得其人，多至丧师辱国。愚意奏过皇上，大开教场，聚集大小将士，演试武艺，坛上挂先锋印一颗，选弓马熟娴、武艺出众者为先锋，领军剿捕，庶可奏凯。大人尊意若何？”牛进道：“尊论甚善。”

二仆射一面奏请圣旨，一面出榜晓谕诸将，约于正月二十七日，聚集教场操演武艺。如原在军伍而不到者，必以军法从事。至期黎明，上自总戎都督，下自部卒小军，齐入教场，各各戎装披挂，皆依队伍而立，甚是严整，专待谢、牛二仆射到来。少顷，听得炮声响处，前呼后拥，谢举、牛进已到，众文武官员一齐打躬，迎入演武厅上。行礼罢，同上将台，左位谢举，右位牛进，其余官僚，文东武西，各依职位序坐。众多将士，一字儿排列两旁，果然是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旗帜遮云，刀枪灿雪。众将躬身听令。三通鼓罢，宣令官上将台跪请枢密老爷将令，谢举传令：“教合营各卫军士摆成五方阵势。”宣令官执着令旗，飞也似下将台上马，遍传将令。只见号旗麾动，从军士随着队伍，纷纷绕绕，排下五方阵势，金鼓喧天。

演阵已毕，牛进传下将令，道：“目今朝廷多事，变故日生，武备久荒，将士不堪任用。近日妙相寺被定远剑山大寇焚劫一空，本院奉圣旨发兵征剿。今日操演将士，择日起兵，奈无智勇之士为前部先锋，特于诸将中挑选武艺拔萃者，挂先锋印，统领三军征讨贼寇，功成升赏。”出令罢，教军士在演武厅东首，远一百八十步，地上插一长竿，将先锋印挂在竿头，演武厅西首，也远一百八十步，地上插一长竿，将一领细锦团花战袍挂在竿上。先射印，后射袍，有能两箭射落袍印者，即授先锋之职。军士打点完毕，金鼓震天。号声未毕，右队门旗影里闪出一员少年大将，生得面如冠玉，唇若涂朱，眉清目秀，状貌魁梧，身穿一领绿闪红锦战袍，头戴一顶凤翅金盔，腰系榴花金带，脚穿花衬战靴，骑着一匹白马，跃马而出，道：“小将无能，试取此印。”不知这将官姓甚名谁。

正是：

至帅坛前施号令，将军马上逞英雄。

毕竟这员将官夺得先锋印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夺先锋诸将斗勇 定埋伏陈玉麈兵

诗曰：

旗帜铺云刀灿雪，将军阵上分优劣。
力堪举鼎显彪熊，箭发穿杨驰骏铁。
挥戈上逼星斗寒，投鞭下使江流绝。
恃强不识有阴符，锦袍应溅英雄血。

话说教场中演武，一少年将官上马，众军视之，却是将门子弟，姓夏，名景，官拜金吾卫骁骑将军，惯使长枪，武艺精熟。众军都道：“这将军必夺先锋。”夏景纵马向演武厅东首来立定，弯弓搭箭，嗖地一箭，先锋印早已坠下，众军士一齐喝彩，鼓角齐鸣。夏景霍地下马，取了先锋印，挂于带上，飞身上马，跑过演武厅西首来，一眼觑着锦袍，扳满弓，搭上箭，口里喝声道：“着！”一箭射去，性急了些儿，射不着锦袍，只听得刺地一声响亮，却中在竿上。众军士也一齐喝彩。

谢举、牛进在将台上看的分明，笑道：“好箭，虽不中，不远矣。”问宣令官：“那射落先锋印的是谁？”宣令官禀道：“是金吾卫骁骑将军夏景，其父夏振宗，现在朝为直殿将军。”牛进笑道：“不枉了将门之子。”即传令夏景：“虽射不下锦袍，一箭也中竿上，先锋印已夺，宜任此职。”言未毕，只见左队门旗影里闪出一员大将，身長九尺，腰大

十围，方脸阔额，粗眉大眼，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，攘拳奋臂，嚷道：“夏将军，可将先锋印留下，让我来挂。”夏景道：“此印我已夺了，二位枢密大人均令委我本职，汝何敢来抢夺？”那将道：“适间枢密大人将令，原说先射印后射袍，印袍俱落，方为先锋。今你止射得印，岂可便充此职？你不见那长竿挂的锦袍还在竿上飘扬么？”

有诗为证：

莫讶区区一锦袍，先锋阵上显英豪。

弓弦响处随声落，方信将军武艺高。

众人视之，乃是镇国将军施大用，原是辽东军卫出身，因剿苗寇有功，官至三边守备，历年守边平静，升为本职。当日在教场中，见夏景射了先锋印，却射不下锦袍，故来争夺。夏景道：“你虽说得有理，且看你手段如何，你就先射锦袍，射得坠时，就让印与你射。二者中式，奉让先锋。只是射不中时，休怪笑语。”施大用喝道：“不必多言，先锋稳取我做。”将台上二枢密见二将争论，忙传令道：“诸将不许竞争，但能射得袍、印者，即是先锋。”夏景闻令，不敢做声，立马观看。

施大用得令，纵马到演武厅西首，带住马辔，挽起袍袖，左手弯弓，右手搭箭，一眼觑得分明，对锦袍射一箭来，只听得弓弦响处，锦袍随箭而下。众军士喝一声彩，鼓角齐鸣。施大用纵马取袍，披于身上。夏景见施大用射却锦袍，只得把先锋印交与宣令官，依旧挂在竿上。施大用道：“马上放箭，何以为能？且看我平地取之？”说罢下马，走过演武厅东首，离长竿一百八十步，拈起宝雕弓，搭上狼牙箭，对着长竿射去，只见先锋印滴溜溜跌落尘埃，金鼓大

震。

有诗为证：

百步穿杨技果奇，从今再见养由基。

弓开满月流星坠，夺取先锋金印归。

施大用放下弓，拱手道：“惭愧。”只听得一片声喝彩。施大用取了先锋印，飞身上马，向将台上声喏道：“谢枢密大人袍、印！”夏景看了，心下怀忿，大叫道：“先锋印本是我挂了，如何你撵越夺去？好好将袍、印来分了，袍是你得，印是我挂。”施大用道：“将令已出，谁敢有违？你为何不学我将锦袍射落？”夏景怒道：“你偶尔得中，乃分内之事，何足为奇？你敢和我比试武艺么？”施大用笑道：“就和你见个高低，惟恐动手处有伤和气耳。”夏景大怒，手挺兵器，欲战施大用。

谢举、牛进见了，忙传将令禁止，道：“今日操演将士，拣选先锋。正要出军剿贼，不可自相争斗。二虎相角，必有一伤，倘有疏虞，于军不利，施大用袍、印俱得，准为先锋；夏景武艺精通，即令押后，监管粮草。待日后论功升赏。”施大用听令，即弃枪下马。夏景只是不服，喊叫道：“印是小将先射落，怎地反被后射的夺了去？死也不服！今日定要 and 施大用分个强弱！”争嚷不已。牛进怒道：“吾令已出，谁敢执拗？叫军士捆下，重责四十！”谢举忙劝道：“军法固当如此，只是坏了他父亲夏君体面。我有主意在此，依前另取一件锦袍，着夏景再射。如射得袍坠，再定先锋；射不中，然后以军法治之，使他无怨。”传下将令。夏景听说复射锦袍，心下暗喜。宣令官将一领战袍系在竿上，夏景不上马，也离竿一百八二步站定，不转睛地看着锦

袍，抖擞精神看清射去，锦袍随箭坠地。鼓角喧天，军士齐声喝彩。

夏景忙上将台听令。谢举和牛进商议道：“此一节亦为难处，二人皆射中袍、印，定谁为先锋是好？定了一人，这一人未免不服，岂不复起争端？”牛进低头想了一会，笑道：“有处了。”传下将令：“施骠骑、夏骁骑二人，箭法皆精，武艺俱熟，手段相等，难以定夺先锋。戎事以勇力为先，今将台侧首插帅旗的石墩，重有千斤，二人之中有能双手举起，离地三尺者，即挂先锋印。若再不遵，乃前争竞者，定按军法。”施大用、夏景得令，都各卸下盔甲锦袍，摩拳擦掌，赛勇斗力。夏景抄起衬衣，奋勇先向前双手来掇这石墩，挣得满面通红，掇起石墩，离地尺余，力不能胜，只得放下。施大用见夏景举不起石墩，高声道：“小将军请开，待我老施来举。”大踏步向前，将石墩仔细看了几眼，八字脚立定，用尽平生之力，双手掇起石墩，足有三尺余高，上下将士齐声喝彩。大用左右顾盼，然后轻轻放下。牛进对谢举道：“这将的气力，恰也看得过了。”

谢举未及回答，只见黄旗队里拥出一员将士，但见：

头戴绿锦抹额扎巾，身穿滚袖蜀锦战袄，脚登黑色战靴，腰系乡绣衣裹肚。生得面如赭血，身似金刚，一部络腮胡，两保铜铃眼，眉生杀气，目射金光。

虎一般拥出来，大叫：“这石墩重不上千斤，举不过三尺，何足为勇，也教众人喝彩？待我举与你看，以夺先锋。”将台上牛进看见，问：“这将官是谁？现居何职？”宣令官下将台问了名姓，上台禀复道：“这勇士姓樊，名武瑞，是国舅王骠骑将军麾下听用旗牌官。”牛进喝道：“无名下将，

辄敢来争夺先锋？与我乱棒打出！”谢举道：“用人之际，何分贵贱？看他勇力超群，即当拔用。”牛进默然不语，即传令：“教樊旗牌试举石礮，看取勇力如何。”樊武瑞得了将令，抠衣上前，双手将石礮轻轻掇起，就如提瓦片相似，离地五尺有余，自将台南首走过北首，自北首又转南首，周围反复三次，依旧轻轻放下，面不改色，气不喘息。满场将士都看得呆了，不知这勇士有多少气力。

有《西江月》词为证：

试看精神抖擞，漫夸膂力豪雄。将军八面有威风，提起山摇地动。一似卞庄打虎，犹如蒯聩诛龙。子胥举鼎震秦公，樊武瑞英名堪共。

谢举、牛进大喜，差宣令官叫樊武瑞上将台来。樊武瑞随宣令官到将台上跪下，射举笑道：“看你仪表不俗，果是勇力过人，不减伍明辅举鼎之威。你平日精熟那一件武艺？”樊武瑞禀道：“小旗牌惯舞大刀，兼能使飞叉，百发百中。”牛进令取大刀，飞叉与他，试看能否。樊武瑞叩头谢了，飞身下将台，跨马提刀，在教场中卖弄手段。初时刀法尚缓，后来精神抖擞，前冲后掬，左旋右盘，就如花锦相似，看的人都看得眼睛花了，人人称羨。樊武瑞舞罢大刀，又使飞叉舞了一回，将叉往空中一掷，约高三丈，翻身接入手中。满场人尽皆喝彩：“真实手段高强！”舞罢下马听令，谢举道：“樊武瑞武勇绝伦，足称万人之敌，赐金牌一面、锦袍一领，取印与他挂了，定为先锋之职。施大用、夏景为中军左右羽翼，各赐银牌一面，花红金鼓迎回。”次后二枢密上轿回衙，大小将士各自教讫。不题。

次日早朝，谢、牛二枢密将所选之将面奏武帝，择定本

月吉日出军。先遣先锋樊武瑞领马军五千、步军一万，克期进发；次后点牛进心腹之人——左将军陈玉，同左右两翼大将施大用、夏景，共领马步军兵三万，一同讨贼。当日起程，但见：

旌旗招展，绣的是神虎神龙；彩帜飘摇，画的是飞熊飞豹。震居甲乙，重重叠叠翠攒青；离属丙丁，焰焰烘烘红簇绛。乾监壬癸，腾腾黑雾锁天涯；兑守庚辛，阵阵白云升碧汉。中央戊己，高标着金纂杏黄旗；绣袄亲军，手执定皇封传令剑。前面摆千千队画戟刚刀，后面列万万行铜锤铁斧。亮铮铮漫天兵刃，密匝匝遍地干戈。鞍上将雄赳赳勇猛胜蚩尤，步下兵气昂昂英雄欺项羽，压倒韩侯临赵地，绝胜王翦出秦关。

牛进亲自送别，分付陈玉、施大用等：“用心剿贼，早献捷书。”陈玉道：“不须恩相费心，小将稳取破贼，奏凯而回。”当下陈玉众将等辞别牛枢密上马，领军士取路，径渡大江，陆续进发。一路征旗蔽日，杀气漫空，大刀阔斧，杀奔钟离郡来。

再说薛志义、苗龙自从救了李秀，放火烧了妙相寺，杀死和尚，回到山寨，终日饮酒庆贺，不觉十余日。一日正饮酒间，薛志义提起杀钟守净一事，苗龙道：“托二哥妙算，把这些腌臢秃驴杀得尽绝，也替林主持报了冤仇，也泄了我弟兄们不平之气。但只是坏了许多官军，又杀了他一员主将，朝廷知道，焉肯罢休？必须发兵征剿，倘一时官军掩至，我这里若无防备，难以抵敌，须是整顿喽罗，准备厮杀。”薛志义掀髯笑道：“贤弟素称量大，今日何以自怯？自古道：‘水来土掩，兵至将迎。’那厮被我们杀得片甲不

回，心胆皆碎，谁敢再来。纵有军马，直教他一人一骑不得回乡！”李秀道：“三弟之言，大哥不可不听，皇都去处，杀伤官军，在你我做皇帝也容不得，岂肯干休罢了？大哥，你看早晚必有大军来也，须要定计待他，先入一着，庶不临期慌乱。”

薛志义道：“既如此说，二位贤弟，有何良策？”苗龙道：“大哥一面操练喽罗，打点器械，安排擂木炮石，紧守山寨。待小弟去东魏林住持那里走一遭，一则报说烧寺、杀钟和尚之事，二则求请他来山寨里帮助解围。大哥心下何如？”薛志义道：“若得林住持来甚好，只怕他未必肯来，徒劳往返。”李秀摇头道：“不稳，不稳。那林住持若肯来时，当初不苦苦要去了。近来他得了异术，神通广大，但求他的妙计或是法术儿，传来退敌，助助军威也好了。”苗龙道：“你说得是，待我亲去求他，或来或不来，临机应变，再作道理。”薛志义道：“若贤弟肯去，明早就行。”苗龙道：“事不宜迟，明早就动身。”

次日，苗龙吃了早饭，换了一套衣服，扮做客商模样，藏了银两礼物，问了沈全路程，辞别薛志义、李秀下山，取路往东魏地界来，一路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。他原是飞檐走壁的人，不愁关津难渡，已过了梁魏交界关隘。又行了数日，早到石楼山下。苗龙访问林澹然住处，遇一个土人道：“什么林澹然？我这里不省得。但过此上南去一里多路，张太公庄上，有一位游方和尚，德行清高，莫非是他？你去问看。”

苗龙谢了，拽开步径寻到张太公庄上来，走入柴门里面，静悄悄并无一人。苗龙在佛堂门首立了一会，又不见人

出来，移步进佛榻边，咳嗽一声，榻后转出一个黄胖道人，问道：“是什人在此？”苗龙拱手道：“这里莫非是张太公庄上么？”道人道：“正是，公有何话说？”苗龙道：“贵庄里有一位林长老可在么？小子特来拜望，有烦转达。”道人道：“林老爷虽然在庄，只是今日有些薄事，不暇接见，足下另日来吧。”苗龙道：“小子不远千里而来，求见长老，岂有不见空回之理？烦乞引进。”道人道：“足下高姓？既是远来，且在佛堂侧首厢房里暂坐，待晚上替你通报。”苗龙谢道：“若得如此甚好，在下姓苗，建康人。”那道人开门，领苗龙转入佛堂东首厢房里坐下。道人进去不多时，捧出一盏茶来。苗龙吃了，道人接盏依旧进去了。

苗龙独自个坐了一会，甚是寂寞，暂且踱出厢房外来闲看，转弯抹角，走入禅堂，穿过西廊，直出香积橱外，见一个小小弄儿，苗龙走进观看。翦出弄口，只听得隐隐喊杀之声。暗想道：“却不作怪么？这庄子里为何有喊杀之声？来得蹊跷。”抬头一看，只见弄侧有墙门一座，门儿紧紧闭着，苗龙挨近在门缝里张时，惊得魂飞天外。原来墙内有空地一大片，约五、六亩开阔，中间一座土山，上坐着林澹然，身披火焰偏衫，赤着一双脚，右手仗一口金镶宝剑，在那里作法，指挥五百余个壮士厮杀。身穿红绿二色，全副披挂，手执青白旗号，各公队伍，奋勇鏖战，因此呐喊。苗龙悄悄在门缝里张望，埋头伏气，不敢转动。看了半晌，只见林澹然将剑尖持着，口里喝道：“两军暂歇。”这些大汉，各依号色分立两边。林澹然又口中念有词，喝道：“五雷真君律令勒。”倏忽之间，众军士无影无形，尽皆不见。

有诗为证：

秘录有威灵，能藏百万兵。

胸中多武库，试动鬼神惊。

苗龙暗想道：“这法术实是玄妙，不要冲破了他。”抽身复进弄里，依原路走入厢房等候。傍晚方见道人出来问道：“适才足下何处去了，教我遍处寻你不见？”苗龙道：“方才我去闲玩，故此失候，殿主可曾通报么？”道人道：“林老爷看经完了，我已说知，足下就随我进来。”苗龙随着道人同行。道人先入厅里，禀道：“外面姓苗的远方人，特来访老爷，等候半日了，现在门外。”

林澹然知是苗龙，教：“请进。”苗龙走进厅门便拜，林澹然忙扶起，道：“不须行礼。”苗龙立起来，唱了喏，禀道：“久别恩爷，心常悬念，今得一面，足慰渴想，敢问林大人向来安乐么？”林澹然道：“贱体粗安，常感你弟兄们厚情，每恨无由相见，前承厚礼，受之未答，今日为何得闲到此？”苗龙道：“小人弟兄们久仰大恩，未伸孝敬，日前差沈全问安，蒙赐华扎。今有一事，特来拜求，兼有些须礼物奉献，聊表微意。”说罢，打开包裹，取出一个赤金钵盂来，双手捧上，道：“别样金银宝物，谅住持爷是不受的，小人费了一片心，寻得个巧匠，打就这钵盂，送恩爷早晚盛斋供佛，伏乞笑留。”林澹然接了道：“贫僧本不该受，难得你一片好心，若不领时，反拂了你的美意，权且收下。”苗龙见林澹然受了，不胜之喜。

林澹然令厨下办酒饭相待，自己陪着饮酒。苗龙问道：“向蒙恩爷灵符救出李季文来，今已在山寨中坐第二把交椅，感激恩爷不尽。这法术果然灵验，不知还有什奇术，使小人一见么？”林澹然笑道：“这过街老鼠，又来调慌了，

适才在墙外门缝里张望的是谁？却假来问俺。”苗龙失惊道：“这等说，恩爷已看见小人了？”林澹然道：“贫僧早已觑见是你，故演完了这场戏法。若是他人窥觑，俺即收了，不与他见矣。”苗龙道：“好妙法！此是撒豆成兵之术？”林澹然笑道：“此乃小术，何足为异，日前李秀若不是俺用那法儿救他，怎到得你山寨里来入伙。如今山寨中兴旺么？”苗龙道：“感承住持大德，敝寨甚是兴旺，钱粮颇有，只是目下惹出一场大祸，小人特来见恩爷，求解救之策。”林澹然道：“老僧再三嘱咐，待时而动，为何又惹什大祸出来。”

苗龙将放火烧妙相寺，杀了钟守净及满寺僧人，沈全杀了黎赛玉、赵尼姑，又杀败了官军，备细说了一遍。林澹然大惊，埋怨道：“你这一伙卤汉忒也大胆！皇都禁城内，好去放火杀人的？真是寻死之事，怎地逃得出这龙潭虎窟？”苗龙道：“都是李季文定下计策，离城钟山凤尾林蒋侯庙中，埋伏喽罗，内外夹攻，因此官军大败，杀了他主将一员。”林澹然道：“钟守净这厮贪财好色，谄佞小人，自取其祸，杀之不足为过，可怜这一寺僧人，贤愚不等，尽皆死于非命，这冤孽如何解释？又杀死官军若干，朝廷必有大军至了。”苗龙道：“山寨中兵卒虽精，不过数千，怎生样敌得官军，保全得性命方好。”

林澹然思了一会，对苗龙道：“这山寨幽僻去处，前后并无接应，又无城廓可据，大队军马一到，如泰山压卵，倘团团围住，放火烧山，如何处置？只绝了汲水之道，也是死了。如今没什么妙计，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，你快回去，教薛判官众人收拾金银财物，烧毁寨栅，打发喽罗散伙。汝弟兄三人快逃入东魏来，再图带来，庶免此祸。”苗龙道：

“小人来而复去，往返路程遥远，倘官军已至，如之奈何？”林澹然道：“这也说得是，待俺揲一蓍，以占凶吉何如，”遂乃焚香点烛，请圣通诚，谋得离卦之九四爻。看辞云：

突如其来如，焚如，死如，弃如。象曰：“突如其来如，无所容也。”

林澹然大惊，拍案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此大凶之象。九四，臣位也，与六五君位相逼，恃强凌主，猝制君威，是以阳迫阻，刚而犯上，非顺德，非德刚，太激，取祸必惨，故焚而死，死而弃，何所容其身乎？正应在目下数日之中，主众人丧身殒命。”苗龙惊惶无措，慌道：“此事恩爷怎地设个法儿解救得么？”林澹然道：“大数已定，虽诸葛复生，不能救矣。”苗龙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待小人急急赶去，探看消息何如？”林澹然道：“去亦迟了，若去必遭其祸，此处应在七八日之间，决有信息。你只在梁魏交界地方紧要路口等候，必有人到，切不可过界口去。若有人至，即可同到俺庄里来，再作计议。”苗龙听罢。两泪交流，跌足痛哭。林澹然劝道：“哭亦无用，今夜且安宿一宵，明早启程，打听消息。”苗龙只得收泪在厢房里安歇，那里睡得着，翻来覆去，眼也不合，巴不得鸡鸣。正是：“欢娱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长。”捱到五更起来梳洗，道人已打点饭食停当，服侍苗龙吃了，辞别林澹然，出了庄门，依旧取路而回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薛志义、李秀打发苗龙起身之后，即在寨中亲自操练喽罗，打点器械，分付紧守四面隘口，整顿迎敌官军。不数日之间，探马飞报：“朝廷发军五万，漫山寨野杀奔前来。”薛志义也自预告准备，即分拨喽罗下山对敌。

却说陈玉、施大用等，军马已到钟离郡，将军屯扎城外，分立五营。太守邵从仁迎接入城，到公厅相见，设宴相待。陈玉问：“这剑山乃本郡所辖地方，既有大盗，为何不早驱除，以致蔓延日入，恣行杀害？目今天威震怒，钦差下官等前来剿戮，郡守有何良策，乞请见教。”邵太守道：“卑职无能，滥叨厚禄，临任未久，民情不能尽谙，军旅之事，一无所知。虽是此盗假仁借义，买结民心，其志不小，故卑请天兵早行除剿。幸得老大人列位将军到来，此贼合休，必在指日奏凯矣！”陈玉道：“大军初临，未知此盗虚实，明日先着樊先锋试探一阵，然后用计破之。”邵太守道：“大人主见甚明，正当如此调遣。”当夜席散，送陈元帅等诸将出城回寨。

次日陈玉出令，着樊武瑞先领马军五千，步军一万，进兵定远，直捣剑山贼寨。樊武瑞得令，催军奋勇杀奔出来，陈玉等大军随后进发。伏路喽罗早已报入大寨，薛志义分付李秀谨守寨栅，自领三千喽罗，全身披挂，杀下岭来。两边排成阵势，射住阵脚。樊武瑞立马于门旗下，只见对阵门旗开处，鼓声震天，拥出一员贼将，怎生打扮：头戴镔铁凤翅盔。身披销子连环甲，骑一匹高头乌骓劣马，拿一杆铁柄蘸金大斧。

那将出阵大叫：“那一个讨死的贼敢来挑战？”樊武瑞骤马当先，大叫道：“吾乃陈元帅部下先锋大将樊，奉圣旨特来擒汝这伙小贼，天兵到此，不下马纳降，更待何时！”薛志义大怒：“汝等无道，百姓遭殃，可恶你这班不思尽忠报国，老爷正要兴兵吊民伐罪，今日却自来送死，快下马，免汝一斧！”樊武瑞大怒，舞刀跃马杀过阵来，薛志义横蘸

金斧迎敌。两个一来一往，战了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负，樊武瑞暗暗喝彩。二将又斗了数合，樊武瑞虚砍一刀，拨转马佯输而走，薛志义不舍，赶入阵来。樊武瑞看薛志义来得渐近，背取飞叉，照心窝一叉刺来。薛志义早已看见，侧身躲过，遂不再追，回马跑入本阵。

樊武瑞大喝：“泼贼，走那里去？”放马赶来。薛志义笑道：“我放你去罢了，如何又来纳命？”两个又斗四十合。薛志义回马便走，樊武瑞赶来。薛志义斜拖大斧，拈弓搭箭，看得清切，射一箭来，正中樊武瑞的马头。那马就回路到门旗边，负痛前足跪倒，将樊武瑞掀翻地上，薛志义飞马轮斧，拦头便砍，却得牙将奋死救了性命。薛志义大杀一场，施大用、夏景左右两支救军到，接应去了。薛志义得胜，收点喽罗回寨，李秀接着，大喜，设宴庆贺。

樊武瑞进入中军请罪，陈玉道：“据你武艺，不在那贼之下，为何挫动锐气？”樊武瑞道：“小将和那贼交战，也不见高下，正追赶间，不提防战马被他射倒，故此有失。明日再战，誓杀此贼，以报今日之仇。”陈玉笑道：“胜败兵家之常，何足为罪？我向闻人说，剑山大盗薛判官，英雄无敌，今日果然，必须施计擒获此人，其余小寇不足破矣。”发付樊武瑞：“回寨将息，谨守营寨，不可出战，待我设计破之。”从将听令，各自营将，按兵不动。

次日黎明，薛志义领喽罗下山挑战，陈玉传令：“众将士不可出营，妄动者斩！”薛志义教喽罗裸衣辱骂，至日晏方回。一连三日，不见一军出来。薛志义心下疑惑，和李秀商议，李秀道：“大哥不可轻敌，彼大军到此，按兵不动，必有诡计。况苗三弟往林住持去求计，未见回音。我和你深

沟高垒，谨守四面关隘，待三弟回时，另作良图。不可挑战，落他机彀。”薛志义笑道：“二弟说话太懦，看彼先锋不过如此，其余将士可知。总有雄兵百万，吾何惧哉！我只要杀得他一人一骑不回，方遂吾愿。”

昔贤有诗叹曰：

兵骄必胜从来有，将在谋而不在刚。

盖世英雄何所恃，试看项羽丧乌江。

薛志义不听李秀之言，次日平明，又率喽罗擂鼓呐喊杀下岭来。不见敌军，喽罗储依旧裸衣赤体，千般辱骂。已时直至未末，众心已懈，正欲回军。只听得一派鼓声震地，官军寨中旗帜皆起，万余军士拥出。一员大将，乃左翼将军施大用也，大叫：“何等泼贼，辄敢大胆骂战？”薛志义定睛看时，却不是樊先锋，另换一将，生得英勇，但见：

头戴锁金兽口扎巾，身穿团花绿锦战袍，外罩铁叶龙鳞锁子甲，腰系钹花柳叶黄金带。左胁下挂一张雀画铁胎弓，绣袋内插数支利镞狼牙箭，身骑惯战冬骟马，手执纯钢丈八枪。

那将跃马而出，薛志义并不答话，横斧杀来。两员将战至数合，施大用驾隔不住，拨马而走，薛志义骤马赶来。约走里余。施大用回马战了几合拨马又走。薛志义怕有埋伏，不敢追赶，正待抽马转身，只听得鼓角齐鸣，夏景从东南上刺斜里杀来，手执方天画戟，纵马喝道：“狂贼至此，快下马受缚！”薛志义大怒，挺斧来迎。两个战上三十余合，夏景力怯，虚刺一戟，放马往西而走。薛志义杀得性起，大喊一声，紧紧随后追来。约赶半里之地，夏景勒转马头，往北落荒而逃。薛志义单骑急迫，赶过前山谷口，不见了夏景，

勒马复回归路。正走之间，又听得金鼓喧天，树林中闪出一员猛将，却是樊武瑞，笑道：“铁判官到此也要化了，不要说是雪判官。快下马投降，收你为部下小卒，不然，顷刻即为无头之鬼。”薛志义喝道：“胡说！你是我手里败将，走的不算好汉！”樊武瑞道：“今番决不饶你！”舞刀劈头就砍，薛志义持斧架住，拼命相杀。

正是：

欲求生富贵，须下死工夫。

不知二人胜败若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古嶠关啜守存孤 张老庄伏邪皈正

诗曰：

敢死英雄已作神，存孤今复有孩婴。
 诡言悲切能酸鼻，巧语凄其最动情。
 赚渡古嶠离大厄，潜修禅室乐余生。
 邪魔侮道欺真觉，正法维持一坦平。

话说樊武瑞和薛志义两个奋力战有百余合，樊武瑞卖个破绽，跃马沿山而走，薛志义大喝：“败将休走！”奋勇追来。不上数十步，猛听得一声响亮。如山崩地塌之势，薛志义连马和人跌落隐坑，四周伏兵齐起，挠钩枪戟乱下。薛志义纵有铜头铁臂，到此如何施展？谅到不能脱身，大叫一声，拔出腰刀，自刎而死。可怜半世英雄，化作南柯一梦。

有诗为证：

盗贼全其名，自刎黄泉下。
 堪嗟降虏人，遗臭千年骂。

却说众军士抓起尸首，送入陈元帅寨前来。陈玉令取下首级，尸骸抬在一边，即时传令三将：“并力一齐攻上山去，剿除余寇，洗荡山寨，不可迟延。如能先登者，算为头功，退后畏缩者斩！”樊武瑞、施大用、夏景听令，三将合兵一处，摇旗呐喊，鼓声震天，奋力杀上岭来。

再说败残喽罗逃得性命的，奔回山寨，报说：“薛大王

败阵而死，官兵顷刻就到寨中。”喽罗听说，魂飞魄散，你我不能相顾，各自逃生。守关喽罗望见大队官军拥至，如波翻浪沸一般，尽皆抛枪撇剑弃关而走。官军拥至岭上，放起连珠号炮，陈元帅大兵掩到，山寨里喽罗东逃西窜，自相践踏，死者不计其数。李秀听报薛志义已死，官军杀来，大哭道：“薛大哥不听良言，致有此败，我留这残躯何用，不如死休！”正要投崖，忽见沈全忙来抱住，哭道：“二大王，不走更待何时？”李秀道：“薛大王既死，我岂忍独生，今愿相从于地下。你当快走，不要为我耽搁，误你性命。”说罢，投山侧深崖而死。

沈全救之无及，只得含泪逃出后山，正奔走向，见一个大汉右手执剑，左手抱着一个孩童，慌慌张张，走入树林中去。沈全叫道：“前面走的是谁？”那汉子回转头来，沈全认得是薛志义随身心腹勇士胡小九，原是陕西人，昔年为一友落难，不顾家业起身救之。后来这友负义，反唆人告害，因此小九忿怒，将他杀了，逃至剑山，投在薛志义部下。薛志义见他识些拳棒，做人忠直，收留帐下为一名头目。当日见官军上岭，正慌慌逃走，奔出后寨，忽见一女子弃一小儿于地，胡小九看时，原来是薛志义的儿子贞儿，年方二岁，那女子原是掳掠来的，弃子而逃。胡小九想道：“大王爷有恩于我，今死于非命，止有这一点骨血，我若不救他，就是负义之人了。宁可我舍命，不可使薛大王绝后，逃不脱时，情愿同死。”即忙抱了贞儿，拼命逃窜，树林中却好遇着沈全，慌忙道：“沈大哥快来，同你一处逃命。”

沈全道：“你抱着公子，怎么行得动？不如弃了好走。”胡小九垂泪道：“大王爷待你我不薄，可怜他半世飘零，止

存这点骨血，若临难忘恩，弃他自走，禽兽不如了。你要自去，我必须要救小主人，生死愿同一处，以报薛大王平日之恩。”沈全道：“你既有救主之心，我岂无存孤之意？适才所言，乃是探你之心。我情愿和你趲入舍命救小主，一处逃生。”胡小九大喜，道：“既如此，快走快走，官兵入寨了，寻条活路，再作道理。”沈全道：“四面喊声大震，官兵围裹将来，若走不迭，必遭杀害，快随我来，有一个僻静去处，尽可藏身。”

胡小九听说，随着沈全，趲入树林深处，傍着一座小山，跳落山岩。却是一带石礮，礮边有一大土洞，石块堵住洞口，外窄里宽，沈全领胡小九忙掇开石块，抱着小主钻入。洞中甚是深邃，山隙透入亮来，又不黑暗。仍将石块塞了洞口，转入沉处，二人拂地坐下。喘息既定，胡小九将些干粮果食与小主吃，两个也自吃些。胡小九问道：“沈大哥，你如何知此处有这土穴？”沈全道：“小弟时常有些掳掠的金钱，或是大王赏赐的物件，屡屡失去，没处安藏。闲时寻得这个去处，山野僻静，足迹不到，并无人知。此洞甚是弯曲，藏风纳气天生成的，所在财宝，都埋在这土里，我掘起你看。”说罢，双手去掘开泥土，只见一块石板盖着，沈全揭起石板，取出两三包金银，与胡小九看，说道：“有此金银，尽可度日。”胡小九道：“小弟正思量身边没有分文，怎生逃得性命，今大哥有了财物，放心可以逃难。”两个不敢高声商量，在土穴中藏身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陈元帅定下计策，将薛志义诱落陷坑杀了，驱兵扫荡山寨，就如风卷残云，把这些喽罗杀得七零八落。一面收拾金银财宝、粮食货物，装载上车送入营中，一面放火焚烧

山寨，又差军四围远近搜杀余党。即日班师，回至钟离郡，知府邵从仁接入城府厅上，饮太平宴，庆贺大功，赏赉军卒。数日已毕，军马奏捷回京，一路无话，直抵建康。陈玉率领樊先锋等，入省院参见谢、牛二枢密，陈玉将征剿薛志义功劳细陈一遍，递了功劳簿，进上财货等物。谢举、牛进大喜。次日朝见武帝，备奏此事。武帝传旨，升陈玉为都督府左督大将军，先锋樊武瑞、施大用、夏景、知府邵从仁等各升三级，随征军士俱各犒赏。不题。

再说沈全、胡小九和贞儿在土穴中藏身躲难，怕有搜山官兵，不敢出洞，忍饥受饿，存了数日，幸而荒僻去处，无人寻到。打听得官军退去了，方才敢离穴，一步步担着干系，取路往北而行。出了村口，两个上饭店吃些酒饭又走，胡小九道：“如今和你计议，往那里去安身是好？”沈全道：“我已筹画在此，他处难以藏身，不如奔入梁州，东魏去投林住持，寻着三大王，另作生计。”胡小九道：“我也是这船想，只恐关隘有阻，怎的过去？”沈全道：“自古说，有钱十万，可以通神。若有人拦挡时，用些钱财，自然脱身过去。”二人穿了破损衣服，装做乞丐模样，抱着贞儿，一路小心而行。

走了数日，已近古嶠关口，及是梁魏两国交界去处，胡小九抱着贞儿，沈全提着破篮，拄了竹杖，正要过关。两个管关军士劈头拦住，喝道：“站住！我看你二人身上虽然褴褛，规模生得雄壮，决不是求乞的，莫是不良之人？解开衣服，搜检明白，方才放你出关。”胡小九垂泪道：“小人两个原不是乞丐之人，负一身莫大冤枉，逃难至此，望乞二位长官怜悯，放我过去，实是再生之德。”一个军喝道：“胡

说！有什冤枉？决是奸细，拿去见关主，查问端的，方可放行。”

沈全哀求道：“小人两个不是奸细，因无生理，投托吴郡一富户为门客。家主石音，是一豪杰，大妻乔氏无子，娶一妾名为似兰，生下小人手中抱的小主，年方二岁。不想家主病亡，主母乔氏，听弟乔三唆哄，将妾似兰药死。乔三谋夺家财，又要将小主暗害，小人等拼死救出逃难。乔三知觉，用钱买嘱官吏，告小人两个盗财脱逃，出牌逮捕，若被捉去，人小等死不足惜，只是可怜见小主被他害了，绝了石门后代。望二位开天地之心，救拔小人三个性命。”说罢。泪如雨下。胡小九就在破衣袋中，摸出两小锭白银，约有三两多重，递与军士道：“没什孝顺，止有这两锭银子，是小人救命之物，奉与二位长官买酒吃，我等自沿路求讨度口而逃，乞求方便则个！”

那两个军士见沈全说得苦楚，心里也有些动情，又见了这两锭银子，一个接上手，一个道：“可怜他两个倒是义士，舍生救主，自古天上人间，方便第一。”取一锭银子递与沈全道：“看你苦恼，还你这些去做盘缠，快走快走！”沈全、胡小九谢了，拽开脚步，径出关外。二人暗暗说道：“好干系，险些儿露出事来，不是我两个这张嘴，怎能够脱离虎穴？”二人不胜之喜。走了数里，却是荒僻村坊，觉得有些饥渴，只见路口一座酒饭店，且是住得好。但见：

前流溪水，后植桑麻，四围垂柳绕低墙，几树娇花迎酒旆。鸡鸣屋角，打柴樵子初回；犬吠篱边，沽酒游人突至。炊烟直上，新曲未熟酒先香；炉火偏红，烹宰方完肴味美。当炉村妇，虽不比文君，也浓画两道近山

眉；掌灶酒生，辱没了司马，也单吊一条腩鼻裤。正是门临冲要生涯好，路达通衢车马多。

二人抱着贞儿，奔入店里，拣副洁净座头，将贞儿放在桌上，叫酒保先打几角酒来，摆下菜蔬鱼肉之类，开怀对饮，又拿几样果子与贞儿吃。二人吃酒说话间，听得壁边有人酣睡，鼻息如雷。胡小九道：“青天白日，如何这等好睡？”掂起脚来，在窗眼里打一看时，见一人面壁睡着，将一幅旧布被盖在脸上，浓睡不醒。两个且一递一盅吃酒，少顷，酒保盛饭来，胡小九问：“间壁睡的这个汉子，莫不是你店里使用人？灶上正忙，怎地这般好睡？”酒保道：“不是本店用的人，是外方客官，因同一位相识同买货物，凭我房儿借宿，一边住了八九日，早晚到关边伺候相识，日间无事，只是打睡哩。”酒保说话未完，只听见那睡的人已醒了，有几个呵欠，高声问道：“小乙哥，这时分却好放晚关了么？”酒保答道：“这时候将大放关了！”

沈全、胡小九听得这人声音，都失惊跳起身来，打窗眼里窥觑：“呀，原来不是别人，却是三大王！”沈、胡二人心下暗喜，怕人知觉，不敢做声。只见苗龙走出店前来，伸一伸腰，双手擦着眼睛，周围一看，认得是沈全、胡小九并薛志义儿子贞儿坐在那里，吃了一惊，不好说话，对二人丢个眼色，出门上南去了。二人早已会意，即算还酒饭钱，抱着贞儿奔出门来。

向南走不多路，苗龙已立在前面路口，正要问故，见胡小九与沈全包着两行珠泪，来往人多，又不敢交言。苗龙引着二人转入山弯，到一座冷庙里来，四顾无人，苗龙忙问：“你两个来此，莫非大王爷有些不测之事么？”胡小九、沈

全拜倒哭道：“自从三大王启程之后，至第四日，官军已到。初次，薛大王领兵交锋，不分胜负。二大王谏阻。要谨守山寨，待三大王回来再行对敌。薛大王不听，次日引战，被官军用计掘下陷马坑，三将轮流逃战，诈输诱落坑中，人马皆亡。随即驱兵入寨，尽皆洗荡，鸡犬不留，二大王已投崖而死，想夫人亦不可保。小人两个拼命救得贞公子逃脱，在此得见将军一面，实是万死一生！”

苗龙听罢，顿足捶胸，不胜痛苦，大哭一声，昏绝于地。胡小九、沈全慌忙搀起，叫唤多时，方得苏醒，哭道：“薛大哥，李二哥呵，指望兄弟三人同成大业，永远相依，谁想死于非命，半途而别！怎能够再相逢？”哭啼不止。胡小九再三劝解，苗龙接过贞儿来抱了，垂泪道：“贞儿恁的福薄，父母双亡，教你如何存济？”展转悲思，泪如泉涌，带哭道：“天色已暮，前途难行，不如且回店中安歇，明早动身，到林住持庄上去商议安身之处。”三人复身回到关口饭店中来。吃罢晚饭，苗龙和贞儿同榻，胡小九、沈全自在外边床上歇宿，一夜无话。

次日鸡鸣，三人起来梳洗，算还房钱，沈全抱着贞儿，胡小九背了包裹，三人出门取路往张家庄上来。数日已到，苗龙领着二人径入佛堂内。正值林澹然在佛座边念佛，见苗龙领着两个人走入来，心里已明，却问：“苗兄打听剑山消息何如？”苗龙向前，领胡小九参拜了澹然，沈全是见过的，亦行礼毕。苗龙将薛志主、李秀败死情由哭诉一遍，林澹然垂泪道：“可惜豪侠之士，死于非命，可怜，可怜！”胡小九又将救薛志义公子逃难，撞见沈全缘由，细细陈说。苗龙嚎陶痛哭，吐血满地。

林澹然劝慰道：“大数预定，不可逃也，死者不复活，哭之何益？今幸苍天垂佑，使他儿子得生，薛氏一脉不绝，此乃万千之喜。”教胡小九抱贞儿过来，坐在膝上，展转细看，生得鼻高眉耸，眼细口方，两耳垂肩，顶圆额阔，果然容颜出众，骨格非常。林澹然看了半晌，道：“此儿相貌不凡，非等闲人也，异日长成，必为大器！”又对苗龙等道：“你三人不必烦恼，就在俺庄里过活罢了。用心看取此子，日后有所倚靠。”就在佛案前焚香点烛，替贞儿改名，寄与如来案下，叫做佛儿。

苗龙道：“小人看了薛大哥这等英雄，未免无常之苦，今日情愿削发为僧，皈依佛教，早晚服侍住持爷，寻一个好结果。”沈全、胡小九一齐道：“小人等作了无边罪孽，今日也愿同大王皈依释道，修一个来生因果，不知住持爷容纳否？”林澹然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，汝等肯悔前愆，回头是岸，一念不悟，便证菩提，何所不容也？”苗龙、胡小九、沈全听说，满心欢喜。林澹然道：“今日凑巧是个吉日。”分付道人安排素食，斋供天地诸佛，又请一个剃头待诏来。林澹然教苗龙等三人跪于佛前，宣扬忏悔，摩顶受戒，削发已毕，对佛取名，苗龙法名知硕，沈全法名性成，胡小九法名性定。三人拜罢诸佛，转身又拜林澹然为师，当日斋宴尽欢而散。次日备办祭礼，设薛志义、李秀神位，望空遥祭，苗知硕等痛哭一场。自此以后，苗知硕三人在张太公庄上出家，随着林澹然修持，将这佛儿如掌上珍珠一般看待。正是寒暑代催，昼夜相趲，不觉又是三个年头了。

有词为证：

钟送黄昏鸡报晓，昏晓相催，世事何时了？万古千

愁人自老，春来依旧生芳草。忙处人多闲处少；闲处光阴，几个人知道？独上小楼云杳杳，天涯一点青山小。

这佛儿年已五岁，极是聪明伶俐，百般乖巧。张太公父子常到庄上来探望闲耍，向已备知佛儿和苗知硕等来历，敬重他们能仗义救主，佛儿又生得容貌异常，必大有福气，甚相爱惜，每每馈送布帛钱米、果品点心来抚养他。忽值残冬已过，又遇新年，张太公和大郎同到庄上来与林住持贺节。相见礼毕，林澹然留住张太公爷子饮酒。佛儿出来闲耍，林澹然叫：“佛儿过来。见了太公并大郎。”佛儿即过来唱喏，张太公父子回礼，笑道：“佛儿不要去玩耍，在此陪我吃杯酒。”佛儿就和太公一凳儿坐了。太公问道：“佛儿新年却是几岁？”林澹然道：“交新年是五岁了。”太公合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日子这等过得快。向年小儿幸遇老师救了性命，就是那年冬底完亲，娶媳令狐氏，感神天护佑，至次年秋间生一小孙，新正却好也是五岁了，正与这佛儿同庚。南无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！”

林澹然道：“向日令郎恭喜添丁，不觉又是数载，正是只愁不养，不愁不长。令孙好么？贫僧未得一面。”太公道：“托赖老师福庇，小孙亦颇聪敏，且是生得面庞丰厚，体态魁肥，不似小儿懦弱。”林澹然道：“生此好令孙，皆出长者积德所致。”太公称谢，又道：“今春老朽意欲延一师长在舍，教小孙读书，如成馆时，佛儿可到舍下与小孙一同攻书，饮膳之类，寒家甚便。”林澹然道：“如此甚美，惟恐搅扰不安。”太公笑道：“说那里话，既是相知，何扰之有。”说罢，吃斋而别。

闲话不题，光阴荏苒，又见青梅如豆，桃李争妍，早是

二月初旬。

有古词为证：

燕子呢喃，景色乍长春昼。睹园林，万花如绣。海棠经雨胭脂透，柳展宫眉，翠染行人首。向郊原踏青，恣歌携手。醉薰薰尚寻芳酒。牧童遥指孤村，道杏花深处，那里人家有。

林澹然手扶藜杖，庄前闲看花卉，远远见一个童子走近庄来，却是张太庄家僮。林澹然问道：“大哥远来，有何话说？”家童道：“太公拜上老爷，目今家下请得一位门馆先生，特着小人传简来，接佛官进城，和小官同师学业。”林澹然道：“日前太公已曾说及此事，果蒙见招，烦你拜上太公，待俺选择入学吉辰，送他来也。”留家童吃些酒饭，写一回帖，发付回城里去了。

林澹然细查历日，二月十五是个开心入学吉辰，选定此日，备办酒菜贴礼之类，着道人挑了，唤苗知硕送佛儿入城。又嘱咐佛儿：“不可顽劣，要听先生训导。”佛儿随知硕来到张太公宅上，太公迎接进去，领佛儿拜了先生，送上礼物。留苗知硕宿了，次日方回。佛儿取名薛举，张太公孙子取名张善相，两个年纪虽然只有五岁，却喜天资颖悟，聪敏过人，读书经目成诵，言辞答对如流。先生与太公说：“令孙和薛举，皆是非凡之器，异日必当大贵。”太公暗喜，将这薛举看待如至亲骨肉。

不觉又是半月，忽一日薛举思念林住持，猛然啼哭起来，定要回去探望。张太公令一老仆送回城外庄上来。二人携手，迤逦行出城门，陡然阴云四合，骤雨倾盆，老仆抱了薛举，闪入凉亭避雨。亭侧有一玄武阁，阁前有一头陀，赤

眼大鼻，黑脸兜颐，身披破衲，腰挂戒刀，耳坠唇环，足穿草履，盘膝坐于薄团之上，手击木鱼，口里诵着佛经。老仆问旁人道：“这师父在此打坐，布施些什么？”一人答道：“这头陀是个番僧，来此月余了，不化米粮斋供、布帛金银，要化一位真施主。众人问他化什么真施主，又笑而不答，疑他是痴颠的人，并无肯斋供他的。虽然数日不食，亦不肚饥，却也是一桩怪事。”二人正说间，那头陀诵经已毕，忽抬头见了薛举，猛然惊骇，熟视一回，欢喜道：“在这里了！”即收拾木鱼、经袱，藏于袖中，立起身来，对天呆看。

少顷云开雨散，现出一轮红日，老仆撩起衣服，将薛举背在肩上，赤着脚，乘湿而行，随后那头陀也出了亭子，跟着同走。行至萧侍中屋前，老仆觉走得力乏，放下薛举，街坡上坐了暂歇。那头陀忽然突至面前，对脸上吹了一口气。老仆仆倒地上，半晌方醒，开眼看不见薛举，心下惊慌。四下叫唤寻觅，杳无踪迹，只得复进城来，见太公备言此事，举家惊愕。太公同老仆连夜出城到庄上来见林澹然，告诉薛举被番僧摄去情由。苗知硕、沈性成、胡性定三人张惶痛哭垂泪，林澹然道：“不妨，这番僧既有如此手段，必是个法家，等闲不肯害人性命。明早俺亲自寻访，决有下落。”宽慰太公等安心。

次日黎明，林澹然一行人同到玄武阁中，询问消息。原来这阁内止有女尼师徒二人，师名碧霞、徒名自解。碧霞貌美多能，与领僧私通，淫欲过度，双目失明，朝夕悲啼嗟怨。忽闻自解说：“阁前打坐头陀，生得奇异。”特设盛斋相待，头陀送药点眼，三日后两目复明，敬之如神。当下师

徒二人，迎林澹然等入静室献茶。澹然细问头陀来历，碧霞道：“头陀在此月余，终日危坐诵经，数日不食亦不饥，医目如神，等闲不与人说话。不知何故，摄去小官。”林澹然道：“俺已谅这僧家是一异人，但不知他在何处挂锡？”自解道：“昨傍晚时，我点佛前琉璃，听得阁外二人私语说，可到叶贵人香火院来，莫非是他的安歇处？”张太公道：“有一个叶贵人香火院，又叫着永龄庵，离此西南上十数里，地名半亩塘便是，但此院本来兴旺，近来出了妖怪，白昼迷人，因此僧众散了，屋宇僧房无人敢住。”林澹然道：“若如此说时，可以推寻这头陀毕竟是个妖怪无疑，快去，快去！”

众人别了二尼回庄，令苗知硕、胡性定两个藏了短刀，到半亩塘打探。二人至院前，日已沉西，但见四围墙垣坍塌，房屋歪斜，山门紧闭，十分寂寥。苗知硕对胡性定道：“你往前进，我从后入，里面相会，看果有人否。”苗知硕抄路到院后来，后门也是关上的，一带土墙甚高，却不甚坏损。苗知硕用出那旧时手段，跳入墙内一望，茅草过人，分开草莽而进，便是厨房，转过天井，将近方丈，忽见里边隐隐灯光，听得有人言语。苗知硕暗想：“这样荒凉去处，何人敢在此藏身？”悄悄挨近壁外张望，只见薛举和头陀两个，席地而坐，薛举居上，头陀侍侧，一个黑脸行童手执酒壶，站在边旁。那头陀斟酒，双手高擎，道：“主人请酒。”薛举推开不饮，头陀笑道：“主公宽怀，臣自锡兰山国泛海南来，寻觅真主，共图大业，十载不能际遇，岂料主公在于此地？今日君臣相会，莫大之喜，臣等行囊已备，明早随主公渡海去也。”薛举垂泪道：“我只要回庄去见林老爷，谁

和你去渡海？”

苗知硕见了暗喜，算计道：“不要冲破了他，且去与林住持商议，乘夜间来取人，迟必行矣。”轻轻溜出墙外，急至前门来，塘口被物一绊，过头跌了一跤，爬起看时，却是胡性定横睡在地。苗知硕扶起问时，胡性定摇头道：“吓死我也，几乎与师兄不得相见。适才我从墙缺里蹇入去，行至金刚殿侧，突然跳出一只锦毛大虎，扑将过来。我拼命急走，跃出墙外，幸那虎追至便墙边回去了。多分胆已惊破，手足酥软，故睡在这里等你。”苗知硕扶着同行。把所见之事，亦说一遍。

二人急急回庄，见了林澹然，备说前事。林澹然道：“既如此，事不宜迟。”令众人吃罢酒饭，留太公主仆二人管庄，点起十数个火把，带了枪棍刀杖弓箭。原来澹然初进庄时，已打下一条浑铁禅杖防身，当下一同取路往半亩塘来，到时五更已尽。林澹然手持铁杖和胡性定守住前门，苗知硕、沈性成率领道人童仆围定后门。将次黎明，只听得门环响处，一个行童开出门来，见了林澹然便转身跑入去了，胡性定就欲赶入去，林澹然止住，不许进去。只见里面托地跳出一只锦毛大虎来，摆尾跑啼，径扑林澹然。澹然倒拖铁棍，望后跳退数步。那虎却扑了一个空，复扬威大吼扑来，澹然侧身闪过，便双手直挺铁杖，向着虎口。那虎又掀起两爪一扑，澹然乘势举铁杖擢入虎口。借力一捺，那虎扑的便倒。胡性定举刀乱搯，近前细看，却是一只纸虎，二人大笑。

林澹然持杖撩衣，大踏步踏入院门，高喊道：“何处妖僧，辄敢白昼摄人？快快送还，看佛面饶汝残生，不然杖下

无情，死期顷刻！”一路喊将入去。只见殿内闪了一个番僧，生得十分勇猛。

有《丑奴儿令》词为证：

脸如锅底眉如剑，眼似铜铃，手似钢针，怪肉横铺处处筋。耳带金环头卷发，丑赛幽魂，猛赛天神，叱咤风雷顷刻生。

那头陀奔出甬道上来，手舞两口戒刀，直取林澹然。澹然见他来得凶，不敢轻敌，将铁杖架定，退出门外空阔平坦处，方才交手。二僧斗上百余合，不分胜败，胡性定心惊，又不敢助战。忽闻人声喧嚷，苗知硕等将行童绑缚了，绕出前来。那头陀看见，万分恼怒，奋力恶战。又斗四、五十合，头陀逞生平手段，交两把戒刀幌一幌，掷起半空，送从林澹然顶门上劈将下来，势若二虎投崖。林澹然见戒刀飞起，忙抢向前一步，斜挺禅杖，接着戒刀，咕叮当，皆打落尘埃，势名单龙搅海。头陀见刀砍不中，急取流星锤飞掷过来，林澹然用杖隔开，滚将入去。头陀弃锤而走，澹然飞步赶上，头陀奔至半亩塘口，蹿身跳入塘中。倏然不见。随后胡性定等拾了戒刀，一同追来。

澹然说：“头陀已跳入水中。”苗知硕道：“塘水甚浅，这厮决无去处！”便要下水去捉。澹然道：“这头陀休小觑了他，入水必然远遁，任彼自去。”且押了行童，回转永龄院来，向行童讨取薛举。行童道：“主公藏在方丈中笼子里。”众人齐入方丈，打开竹笼，果然薛举在内。薛举见了澹然，扯住衣袖啼哭，澹然垂泪，忙唤苗知硕抱了。

林澹然将行童拷问头陀来历，行童招供道：“咱名马哈笃，师父麻旭刺，原系西番锡兰山国僧。因见国王无道，上

下离心，国中皆欲推尊咱师父为主。师父自言福薄，难以承受，又说本国气数未绝，不可妄举，亲至中华觅一有大福者，立为国王，以安百姓，游方数载，未得真主。昨见薛主公，不胜欢喜，故请至院中，意欲渡海回国，共举大事。不知冲犯太师法驾，乞留草命。”澹然又问：“麻旭刺通何武艺，精何法术？”马哈笃道：“师父上通天文，下知地理，阴阳术学无所不精，善能役鬼驱神，呼风唤雨，深明遁甲，平地能飞。戒刀两口，静夜常鸣，削铁如泥；又有连珠箭一枝，并不空发。游遍九州，未逢敌手。”澹然笑道：“今日俺是个敌手了。”令道人带了行童，同出院门，取路回庄。

行有二里之路，猛听喊声如雷，大叫道：“还我行童来！”喊声未绝，只听得弓弦响。林澹然急抬头。箭已飞到，忙将禅杖拨去。未及回射，又复一箭来，正中眉心，澹然往后便倒，右手已将箭接住。麻旭刺见澹然跌倒，放心赶来，不提防林澹然暗扯弓弦，一箭射去，射中麻旭刺左耳，穿入金环。麻旭刺吃那一惊，带箭而赶，林澹然不赶，一行人径从官道而行。约至十余里，前阻一条阔溪，过溪来。就是张家庄了。溪上有一根木桥，林澹然正要上桥，忽然阴风惨惨，黑气漫漫，迷了去路，耳中只听得神嚎鬼哭，大浪光涌之声。众人心慌，林澹然大笑道：“众人勿惊，无事。”手仗宝剑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一霎时云开风息，依然日色光明。

澹然率领众人过了木桥，回到庄前，远远见庄门大开。苗知硕抱着薛举，先入门里，转过竹屏，只见张太公和老仆皆背剪绑了，吊在树枝上。张太公高声叫：“快来救我！”林澹然看了大恼，急身前解下太公，苗知硕将老仆放了。太

公道：“适才庄外走入一个黑脸头陀来，把我二人吊在这里，那头陀抚掌大笑，见老师来了，将身一闪，不知何处去了。”澹然扶着太公道：“可恶！这厮若还拿住，也请他在树枝上一耍。”正说话间，禅堂里闪出头陀手持利剑，喝道：“林和尚快来纳命！”澹然撇了太公，舞铁杖拦头打去，头陀仗宝剑砍来。二僧恶战良久，头陀剑法渐缓，被澹然一杖，破了剑法。头陀心慌，收住宝剑，踊身一跳跃起屋檐，寂然不见。

澹然令道人闭上庄门，将马哈笃带入后院关锁，同太公等进方丈酒饭。张太公道：“天下有这样怪人，若不是禅师法力浩大，怎么是了？”林澹然备将赌斗夺回薛举一事，与太公说知，太公甚喜。苗知硕道：“头陀虽然败去，必要复来缠扰，这番林爷施大法力，开除这厮便了。”太公道：“老夫看这番僧亦有神通，急切恐擒他不住。”林澹然笑道：“看此僧还能复来否，来则必入俺圈套矣！”大家商议一回。

俛而天色已晚，令苗知硕等陪待太公禅房安寝，二道人停灯，守护，林澹然带剑坐于佛堂之内，秉烛诵经。将及初更，只见一双紫燕从窗眼中扑将入来，飞鸣数声，倏忽变成利剑二口，初长不过一尺，佛堂中旋然，渐渐长至丈至。二刀冲击，铮铮有声，疾如飞电，闪烁生光，只在澹然跟前盘绕。澹然端坐不动，看看逼近身来，将次刺及咽喉，澹然大喝一声，二刀铿然坠地，化成两股青烟飞空而散，澹然暗暗发笑。猛地里起一阵怪风，佛堂门无故自开，倏地一声响，见黑丛丛匾大一个蝙蝠飞将入内，眼射金光，口吐黑气，展开两翅扑向前，要伤澹然。澹然暗念神咒，伸开右手二指，将烛焰剔将过去，落在蝙蝠身上，焰腾腾烧着毛羽。蝙蝠便

回身飞出门外，林澹然仗剑追将出去，蝙蝠扑落天井中，现出原相，却是一领蓑衣，被火烧毁半幅。

澹然复进佛堂，依旧禅椅上盘膝坐了，凝神静养。一时间视禅椅咯咯地动将起来，似有人抬的一般，移下天井中，又移进佛堂内，往来数次，摇得澹然坐不安稳，几乎跌下，澹然由他自移，只不睬他。忽然椅边立着一个死尸，披发赤身，面色丑恶，双眼反上，舌头吐出数寸，捱近澹然身边。澹然正欲拿他，被那死尸一把抱住，紧紧扣定不放，又且腐烂，臭气难当。此时澹然虽言不怕，也觉心内有几分悚惕，连忙默诵灵咒，喝声：“值日神将何在？”忽有两个黄巾力士，手持烧红铁练来擒死尸。这死尸鬼叫一声，忽然不见。澹然分付道：“有劳二位神将，侍立吾侧，为俺护法，凡有邪魅来侵，即便擒拿，忽使近我法座。”二力士应诺，立于两旁。

澹然正欲安心趺坐，不觉连椅便倒。椅后忽有一大深坑，黑洞洞气腾腾的，澹然连椅陷于坑内，亏了两个力士将澹然提出黑坑，头脸都磕伤了。澹然大怒，命力士下坑捉怪。力士正欲下坑，倏然地裂复合，澹然也无如奈何，仗着剑念了一遍净法界真言，发付力士且去。力士领法旨去了，澹然凝神静养一会，早听四野鸡鸣，于是垂目低眉，返观内照坐。

至天明，令道人汲水烹茶，邀太公等同坐禅堂内，谈说夜间变化之事，众皆悚惧。又闻庄外人声喊叫，澹然急出庄来，见几个邻舍哭啼啼道：“清早有一丑脸头陀，一面行过村口，口中呐呐地骂着林爷，猛可里将手一招，不知何处来了几只大虫，当路哮吼，我等不能行走，乞林爷救命！”林

澹然道：“不妨。”走进佛堂，取纸画符十余张，密念真言，付与邻人：“将符去紧要路口贴了，人家门前并转弯处俱把石灰画成大白圈子，自然无事。”邻人拜谢，依此而行，群虎果然不见。至今有虎处都白圈，是这个传流故事。

林澹然送众邻出庄，回转方丈，正要举箸吃饭，忽闻臭气逼人，原来碗中饭粒变成大蛆。澹然怒道：“叵耐这厮天状！被他吵恼一夜，俺不与他计论罢了，他反戏弄于俺。”正恼怒间，猛然一阵心疼，几乎晕倒，澹然定神正性，急诵驱邪咒语，方得疼定。忙开书筐，取出一个纸做成的虾蟆，头上四足，俱画了一道符，将针钉于地上，大笑道：“俺本不欲与这厮相斗，奈何屡犯于俺，不得不报之耳！”于是赤胸裸身，仗剑作法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将剑尖拽着虾蟆，那纸虾蟆忽然自动。

张太公、苗知硕一般人，正在那里看澹然行法。猛听得天大喊救命，这头陀从屋脊上骨碌碌滚将下来，跌在坑井中，关与四肢如有绳索捆绑的一般，向上趋做一团，高声叫痛，恳求饶恕。澹然正色道：“汝从何处盗来邪术，妄欲害人？白日拐骗，纸虎拦截，五谷变蛆，种种不善。俺与你素无仇隙，何忍蛊毒相欺，无端降祸？若非俺正法自持，险些儿命遭毒手。尔且讲这幻术是何人传授？初入旁门，辄敢与俺赌斗？今已被困，有何解脱之术，任汝施展。”麻旭刺道：“咱家神通，俱系天心正法，乃护法韦驮尊者传授，遍游四海，未遇对头。今逢高手破了咱法，命悬禅师之手，乞看禅门共教之情，大发慈悲，宽恩赦宥。”

林澹然笑道：“这厮又来胡讲，那韦驮佛是释门护法显圣正教关邪尊者，岂有传法于汝妖僧之理？这不是打诨语

了？”麻旭刺道：“咱家西番并无诳语，禅师如不信时，可放咱礼请尊者即刻现身。”林澹然道：“汝果能请得尊者金身下降，即便与汝拜为兄弟。”张太公阻道：“老师不可轻信其言，彼是脱身之计，若放他时，又要作怪。”澹然道：“不妨，任彼腾挪变化，出不得俺手里。”便拔起虾蟆之针，口中念了解咒。麻旭刺依然好了。立起身来，对澹然稽首，澹然答礼。

麻旭刺整衣肃容，叩齿念咒，踏罡步斗，观想凝神。倏忽之间，数道金光从西而至，半空中彩云之上，现出韦驮尊者法像。

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凤翅金盔耀日，连环锁甲飞光。手中铁杵利如钢，面似观音模样。

脚下战靴抹绿，浑身绣带飘扬。佛前护法大神王，魔怪闻之胆丧。

林澹然见了尊者金身，欣喜无限，率领太公等焚香顶礼，麻旭刺亦俯伏于地，齐声念佛。半晌后，渐渐彩云散去，韦驮不见。林澹然邀麻旭刺同入禅堂，对佛立誓，拜为兄弟，忙整素斋款待，放出行童同坐吃斋。二僧各诉衷曲，互相敬服。澹然又问：“永龄庵内向有妖怪迷人，贤弟可曾见否？”麻旭刺道：“有一小怪，弟已除之。”张太公问：“是何怪物？”麻旭刺道：“咱初入庵，夜间打坐，忽听小徒马哈笃叫喊。急出瞧之，见一黄鼠，嘴尖耳大，其形若豕，遍体黄毛光亮，追逐小徒。幸小徒有些膂力，拿一条木棍，与他厮斗，被咱一剑斩之。小徒剥其皮，剔其骨，灸其五脏，烹其肉，其味似饴，其色如玉，饱食一月，便宜了哈

笃。”众人抚掌大笑，方知是老鼠作怪。当晚留住麻旭刺庄内宿了。

次早，麻旭刺作别，林澹然捧出戒刀还了，劝化道：“俺等皈依三宝，但宜谨持道法，以作梯航，岂可恃此妄行，轻慢衣钵？况争王图霸，非俺僧家之家，一有蹉跌，难史轮回。贤弟速宜灰却雄心，涤除旧染，逍遥西土，无灭无生，也不枉出家人证果。”麻旭刺感悟，稽首道：“承禅师良言，敢不佩服？自此打破迷关，永不受恶缠矣。林澹然送出庄门，麻旭刺师徒二人飘然去了。后来麻旭刺隐居西番山岛中修道，将法术武艺尽传与侠士徐洪客，扶助张仲坚里应外合，夺了扶余国，做了国主。数年之后，张仲坚复举大兵，助徐洪客杀入锡兰山国，逐出国王，自立为主。此是后事，别有传记，不题。

且说张太公主仆别了林澹然，入城去了，这近庄邻人，个个赞叹林澹然法力无边。自此远近传扬，名驰四海。

有诗为证：

大道从来不可贪，贪嗔正亦入邪关。

慈悲却乃真威武，荡涤魔心上法船。

林澹然自此无事，一日见天色晴和，春光明媚，备办了酒果素食，令道人提壶挈盒，和苗知硕带了薛举，一同出城北踏青游玩。但见士女往来，纷纷不绝。正是：香尘逐车马，美酒醉笙歌。

有词为证：

郊原春透，花压垂堤柳。满目繁华如旧，正是清明时候。轰轰宝马雕轮，纷纷翠袖红裙。一样寻芳拾翠，何妨僧俗同伦？

三人游玩，沿溪信步而行，同进一座花园内石凳上坐了。举目观看，端的好景致也。但见：

新篁池阁，花雾楼台，几多曲径护幽栏，数处小桥通活水。假山高耸，下面有石洞玲珑；亭榭精奇，中列着翠屏宝玩。色铺锦绣，生香不断。树交化韵奏笙簧，乐意相关禽对话。转过了桃花径、杏花坞、梅花庄、李花弄、方走到雕檐斗角百花亭；穿过这牡丹台、芍药栏、蔷薇屏、茶薰架，才显出净几明窗千佛阁。双双白鹤长鸣，两两鸳鸯交颈。荷花池内，鱼翻玉尺戏清波；来凤轩前，鹦吐人言称佛号。烂柯岭苍岫寂静，春宴堂金碧交辉。阴阴古木欲参天，灼灼娇花齐向日。果然在在堪歌舞，正是人人可举觞。

林澹然等三人坐于石凳之上。门首忽见一人，头戴逍遥巾，身穿豸补鹤氅，随着十余个家童，牵着一匹白马，吆吆喝喝走入花园里来。众人见了，尽皆回避。林澹然心里已省得是个旧相识了，只是不动身，看他怎的。

正是：

一叶浮洋归大海，人生何处不相逢？
不知这人是老林什么相识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梁武帝悔谏纳降 虞天敏感妻死节

诗曰：

忠言逆耳拂君机，暗里藏奸国祚移。
纳土降书初上献，渔阳鼙鼓即相欺。
旌旗蔽野飞禽绝，杀气横空烟树迷。
抗守孤城弓矢竭，虞公大节感贤妻。

话说林澹然北郊游玩，偶于花园内遇一故人，对苗知硕道：“这人来得蹊跷，俺们偏坐着不动，看他如何施展。”知硕道：“弟子也看这人不得。”林澹然故意眼观他处，只不动身。那汉走近石凳边，见林澹然等三人端坐不动，发怒道：“官长至此，谁不回避？汝两个腌臢秃驴，恁般大胆，兀自坐着不动？”林澹然道：“你这官人好生多事，俺们出家人云游至此花园一乐，与汝有何干涉？要回避？你甚不知趣。”那汉愈恼，喝家童：“打这秃厮！你还敢光着一只贼眼看我？决是不良之辈，挖出他这一双眼珠！”

家童正要动手，林澹然笑道：“且住，有话讲，俺出家人遨游四海，那一个英雄豪杰、贵戚朝绅不钦敬俺来？谁似你这厮油嘴花子，反来呼喝人？”那汉大怒，喝教跟随人：“与我痛打这秃贼一顿，锁了去！”家童向前来打，被林澹然双手架住；一个赶入来的，澹然飞起右脚踢中肩窝，倒在地上；又一个撞近身来，澹然将左手一点，翻筋斗又跌倒

了。其余人役不敢向前。那汉亲自动手，伸拳攘臂，赶近前来，提拳便打。苗知硕见了正要放对，林澹然呵呵大笑，道：“侯大哥不须如此！你记得当初在太原高丞相府中相聚时么？”那汉听了，即忙住手，将林澹然仔细再看，拍手道：“足下莫非是林参爷么？”林澹然道：“小僧便是，大哥，久违颜范了。”

那汉不是别人，乃高欢部下一员大将，姓侯名景，自幼习文，屡因不第，弃文就武，投于高欢麾下为谋士。最是贪婪凶暴，诡谲多谋，习学得一身好武艺，屡立功勋。高欢用他为帐前管粮大使奋威将军。因思林澹然英勇出众，每每虚心交结，林澹然见侯景心术不端，惟是面交而已。侯景自林澹然避难离魏之后，用钱贿赂朝中臣宰，不数年升为尚书左仆射南道行台总督大将军，与高欢品职只差一级，甚有权势。以前高欢在朝时，侯景畏其材智，不敢妄行；当时高欢已死，无人制御，纵意横行，位兼将相，势倾朝野。高澄袭父之职，各行素亏，又且短于方略，欺侯景是他父亲部下出身，屡屡侮慢侯景。侯景又恃官高爵大，不以高澄为意，因此有隙，两下结怨，不愿同朝。侯景贿嘱近臣蒋旌在魏主面前赞襄，奉旨差往河南镇守，掌握兵权，以观内变。当日便道赴任，却遇清明令节，乃稳住人马，独与爱童犂效外寻春取乐，偶至花园遇着林澹然。

此时侯景炎炎之势，把谁人放在心上？况酒后糊涂，林澹然又做了僧家，将言语激恼着他，怎生认得？因澹然说出旧交，方省得是林时茂，不胜之喜，笑道：“林大哥，许久不会，意不相认了！别后心常感念，今得相会，实出偶然。闻闻大哥云游梁国，何幸又得在此？”林澹然道：“一言难

尽，从容细诉衷曲。久仰足下执掌兵权，名重东魏，今日为何闲暇，到此游玩？”侯景道：“小弟之事，亦容细剖。大哥如今宝刹在于何处？”林澹然道：“贫僧不居寺院，亦非庵庙，暂栖止在本县城南张太公庄上。因见景物撩人，故往效外踏青遣兴，幸会吾兄。”侯景道：“既然大哥寓处不远，小弟毕竟要到贵庄奉谒。”林澹然不好推辞，答道：“尊驾枉顾，蓬荜生辉。”二人携手而行，同到庄上来。后面知硕、佛儿、家童等众，牵马随入庄来。

林澹然、侯景重复序礼，办斋款待。侯景问及林澹然到梁朝出家事，林澹然将妙相寺为副住持，因钟守静贪淫忤谏，反生谗害，逃难至张太公庄上情繇细说一遍。侯景叹息不已，林澹然问道：“目今高丞相辞世，公子高澄比乃尊德政何如？”侯景摇头道：“大哥不要提起高澄那厮，说起来令人切齿。他那已往的奸淫恶迹，大哥尽知。自从高丞相捐馆之后，无人拘束，纵意妄行，把父亲向日赶逐去的无赖棍徒，依旧招集部下，放僻邪侈，无所不为。有一奸险膳奴，姓兰，名京，原是衡州刺史兰起之子，高澄待为心腹，生杀予夺之权皆出其手。其弟高洋，屡屡劝谏不听。目今招军买马，积草屯粮，其意要篡魏以图大业，只畏小弟一人，不敢轻发。况兼宰辅台谏，各为身谋，朝迁大事，悉委高澄。见兄弟掌兵，心怀妒忌，暗暗劝主上削去小弟兵权。小弟谅来终须有祸，故此暗用贿赂，谋差出外，镇守河南，离却此人，以图后举。高澄这厮，度量浅狭，我虽出镇外廷，料他不久必然生情害我，小弟渴欲请教，不知大哥踪迹何在，今日偶尔相逢，实乃天赐其便。今者梁武帝朝政何如？臣宰才能比东魏何如？”林澹然道：“梁魏之政，兄弟也。当时武

帝初登大宝，励精图治，恩威兼著，朝中文武各展其才，甚有可观。自天监已来，皈依释教，长斋断荤，布衣蔬食，刑法太宽，文臣武将俱从佛教，小人日亲，君子日远，四方变故渐生，据险为乱者，难以屈指。况兼岁歉国虚，民不聊生，梁国不日为他人所有矣。”

侯景听了，拍手大笑不止。林澹然心里暗想：“梁朝无道，此人鼓掌而笑，决非好意。”就问道：“足下闻武帝政乱而喜，何也？”侯景四顾无人，低言道：“小弟有一桩大事，存心久矣，因无机会，不敢妄行。今闻大哥谈及梁主酷信佛教，变乱日生，谅此事只在反掌间，故不觉喜形于色。弟之出镇河南，本欲据地叛东魏以归梁国，只虑武帝拒而不纳，故一向犹豫，今闻梁主可以蒙蔽，正合我进身之机会。我魏主宠用高澄，不日必有内祸。小弟别兄而去，即差使献土降梁，以图大事，事成之后，发兵灭魏，剿除高澄，然后迎请大哥同享富贵，岂不美哉！”林澹然道：“足下此计虽妙，只是背主降仇，非大丈夫之所为也。既与高澄不和，不若弃职归山，守田园之乐，颐养天年，清名垂于不朽，何必驱驰名利之场，以为不忠不孝之人也？”侯景道：“大哥不知，当今之世，顾不得名节，说不起忠孝。桓温道得好：‘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，亦当遗臭万年。’若是胶柱鼓瑟，眼见得家破人亡。”

林澹然暗想：这人平素奸巧，劝之无益。就随口道：“足下才猷素著，德誉日隆，况能驾驭群雄，保安黎庶，何虑大事不就！但俺与兄间别多年，今幸一会，只且开怀畅饮，重聚旧情，不可言及世务以混高兴。”侯景笑道：“大哥见教甚妙，且尽今宵之乐，另日求教。”二人说罢，称觥

举爵，吃得酩酊，当夜就留侯景在庄宿了。次日，侯景吃了早膳，辞别林澹然之任。早已车马骈集，澹然送出庄外，侯景附耳道：“小弟昨晚所言之事，只可你知我知，切莫轻泄于外！”林澹然点头道：“不必嘱咐，后会有期，再得请教。”二人分袂而别。

侯景跨上雕鞍，带领人众往河南莅任，整理军务，抚巡地方。甫及数月，忽探马飞报：“朝廷有旨到来，天使已临驿馆。”侯景忙排香案迎接。天使开读圣旨，侯景听读到“念卿汗马之功，更兼才堪鼎鼐，岂可出镇边隅？旨意到日，驰驿回京，同理朝政大事。”心下已知是高澄之计，暗想：“我未莅任之先，预料有此宣召，今果然矣。”谢恩毕，整备筵席管待天使。饮宴之间，侯景问道：“皇上差下官出镇河南，甫及数月，为何又宣下官回朝？这是大臣荐举，还是皇上圣旨？”天使道：“是高丞相推举老大人回朝，同理朝政，故特旨而来，老大人急整行鞭，趋朝面圣。”侯景道：“边关要害，不比寻常去处。军粮未散，且无抚镇代职之臣，待下官调停了此两桩，即便回京。”天使道：“君命召，不俟驾而行，老大人就行才是。”侯景高声道：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这里是边关紧要去处，不时敌人侵扰，若委托不得其人，必误朝廷大事，岂可造次去得！天使先回，下官在各衙门考选有才能者权掌本镇，即便趋朝。”使臣不敢再言，告辞去了。

侯景心下不安，请心腹谋士丁和商议。这丁和是一个辩士，极有胆量，亦能武艺，在侯景帐下为参谋官。向前见了，道：“主公唤小官，有何使令？”侯景道：“我有一件大事不决，和汝商议。目今朝廷重用高澄，遣我出镇边地，未

经数月，仍复召回，此是高澄那厮定计害我了。若回京，有凶无吉；若不回，又逆了君命。这事何以区处？”丁和道：“先发者制人，后发者制于人，既是高爷要害主公，不如先下手为强，明日即矫诏，称说高澄有篡位之心，发本省军马杀奔京城，先除高澄，后灭魏帝。主公身登大宝，小官执掌兵权，谁敢抗拒？岂非一举两得之计？”侯景道：“举兵图业，亦是一计，但魏朝人物还多，兵粮尚广，只恐拥一镇之兵，以敌通国之众，犹如以卵击石，岂能万全？此计不妙，再寻万全之计方好。”丁和道：“主公之言甚当，小官另有一计：除非是据守本境，遣一辩士到梁国献土纳降，梁武帝决然重用主公，那时从容定计，待时而举，有何不可？”侯景大笑道：“参谋此计，甚合吾机！事不宜迟，明日即烦卿赍降表、舆图往梁朝纳降，以避此祸。”

次早写下降书，收拾金珠宝贝并地图，并与丁和，取路到梁国来。把关将认得是侯总督部下将官丁和，不敢拦阻。过了关隘，梁国守关将问了来历，亦不阻挡。一路无话，直至京师。

丁和一路打听得武帝宠用的心腹大臣，却是大司农朱异、司空张绶二人当权，朝廷听信。丁和藏了金珠等物，先闯入朱异府里来见朱异。朱异问其来意，丁和道：“敝主是东魏总督大将军侯景，久仰老大人盛德，欲见无由。今因与本国高澄不睦，特差小官献上河南十三州地境，归降大国。犹虑圣主不容，先差小官恳乞老大人鼎赞，主成其事，必效犬马之报。无甚孝顺，有些须薄礼献上，望乞笑纳。”即奉上金珠礼物。朱异见了大喜，道：“你主将既有美意，归顺大梁，此时背暗投明，知机之士。明日早朝待我先奏圣上，

引你朝见。”丁和叩头而退，又将了金珠到张绾府中来，同前一般献了，说候景纳降一事。张绾也大喜，收了，发付丁和：“早朝伺候。”

丁和次日五更赍了金银宝物、降表、地理图，到阁子门外等候。朱异、张绾会见，先议定了。少顷武帝临朝，众文武朝见已毕，朱异执笏当胸，俯伏金阶，启奏道：“东魏镇守河南尚书左仆射南道行台总督大将军侯景，差使臣一员献土投降，未得圣旨，不敢擅便。以臣愚意，邻国之臣，纳土来归，乃我朝一统之机也。仗乞圣鉴。”武帝令宣和入朝，至殿前山呼舞蹈，俯伏阶下。武帝道：“卿是何官？侯总督何故叛魏来降？未审真伪，难以准信。”丁和奏道：“臣姓丁名和，职居侯总督部下参谋。主将因见魏主昏蔽，听信丞相高澄谗言，屡屡杀戮大臣，主将虑祸及，故有此举。窃计良臣择主而事，方今大梁皇帝，圣武仁慈，德过尧舜，不归何待？专遣微臣敬献河南十三州土地，以为进身之阶，伏乞圣仁容纳。”武帝道：“卿且暂退，待朕商议。”丁和谢恩而出。

武帝与众臣道：“今东魏侯景献土来降，朕意得景则塞北可清，寰宇可平，此机会亦为难再，卿等以为何如？”尚书左仆射谢举出班奏道：“近岁已来，与魏连和，兵甲不兴，边境无事，若纳叛臣，又生衅端，非国家所宜也。”言未毕，大司农朱异上前奏道：“皇上圣明御宇，南北归心，今若拒而不纳，后来贤路闭塞，裹足不入梁矣。今天下无不宾服，止有东魏跋扈不臣，彼国才兼文武者，惟有高欢、侯景二人，幸高欢已死，侯景来降，魏国虚无人矣。得景则彼国虚实我尽知之，乘隙加兵，东魏之地，反掌可得。此正一

统天下的大机括，岂可不纳侯景之降？”司徒萧介连声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”武帝道：“卿主意若何？”萧介奏道：“臣素闻侯景为人，不忠不孝，奸佞谗谄，虽有微才，受高欢大恩而致重位，高欢初丧，坟土未干，即怀叛心，假镇关西，宇文泰不容，故复投身于我。此等奸佞之徒，不可使之入国，收用必生后患！”武帝道：“也见得是。”正欲听信，不受降表，又见左班中一员大臣踊跃而出，众人视之，却是司空张绶，近前奏道：“圣主驭世，惟以收揽人才为先。久闻侯景才优学富，智勇足备，东魏如重用之，非我国家之利也，边境岂得安宁？今幸彼君臣不和，上下猜忌，侯景来降，天假其便，此是至难得之机会。古云：“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。能臣输赤来归，天下可指日一统，若不收其降表，不受其土地，彼必转而投献于他国。土地非我有，能臣为彼用，生起衅端，我国焉得太平？失算甚矣！陛下受其降表，任之大爵，景必尽心竭力以报陛下。臣断以纳降为是。”武帝道：“朱卿与张卿之言，其理最胜，若不纳其降，是闭贤路也。”当下命收了降表、舆图，御笔亲书圣旨，封侯景为大将军，爵河南王；又赐锦袍玉带，宣丁和进朝，发付回河南，约日来降。

丁和叩头谢恩出朝，拜谢司空张绶、大司农朱异，赉了圣旨、钦赐袍带，取道回到河南。进府参见侯景，先将见朱异、张绶之事说知：“武帝欲待不受降表，甚亏朱、张二人竭力赞襄，武帝方允，封主公为河南王。”细说一遍，即将锦袍玉带呈上。侯景大喜，戴了金冠，穿了锦袍，系了玉带，拜谢天地祖先，升丁和为左军耀威将军，河南十三州地界，俱差心腹将士把守，不服魏朝统辖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高澄要害侯景，屡次在魏主驾前谗言：侯景拥重兵在外，必有歹意，速取回朝诛戮，以除大患。故魏主颁诏，召回京师。此时使臣已回，说侯景要给散军粮，择官交代，方得回朝。高澄心下疑惑，差人打听消息。不数日，边郡官表章雪片也似到来，奏陈侯景据河南十三州叛魏归梁，乞圣上早发兵擒剿。次后打听的将士俱还，说侯景果实归梁，早晚必兴军马犯境。高澄心下惊惶，忙集众文武同会都堂，商议此事。众官齐道：“既是侯景反叛，宜奏过主上，作急调遣人马，征讨叛逆，此为上计。”高澄道：“发兵讨叛，固不必说，但从将之中，无侯景敌手，况连年饥馑，军粮不足，何以处之？”

参军司杜弼离座道：“吾有一计，管教东魏有泰山之安：不必兴兵发马，只消一纸书到梁，使梁主与侯景自生猜忌，边境无足虑矣。”高澄道：“先生有何妙计离间梁国？”杜弼道：“东魏西梁，两相侵扰，因此结仇。近十余年，梁武帝皈依佛教，以清净慈悲为本，不乐征伐，故久不动刀兵，两国无事。丞相莫若一面发兵侵他边境。一面遣人致檄于梁，以求通好，武帝若肯仍旧诉和，则落我圈套中矣。”高澄道：“两国相和，莫非武帝便不受侯景之降了么？”杜弼笑道：“非也，函相明烛天下，些须诡计，怎么不知？侯景那逆贼，包藏祸心，据守河南，意欲自图大业，非真心降梁也。若武帝与我国连和，景意不安，必生变乱。彼时梁国与侯景自相攻杀，我这里高枕而卧，坐观成败，以逸待劳，有何虑或？”高澄道：“先生高见甚明。”当下奏过魏帝，一面赉诏命边塞统兵官发军攻梁，次后修书差护军都尉郑梓臣往梁国来。

再说武帝当日临朝，枢密院司家卿傅岐奏道：“目今东魏发数万之众，侵犯边界，攻打城池甚急，文书申呈本院，伏乞圣旨。”武帝道：“既魏国有兵犯境，卿等檄本处官员谨守城池，若军马缺少，钱粮不敷，卿等斟酌调停，亦须添军增饷，何必奏请。”傅岐领旨。正欲退朝，只见近臣奏：“东魏丞相高澄差官赍檄，午门外伺候。”武帝即传旨宣魏使进朝。郑梓臣到金銮殿，山呼舞蹈已毕，将高澄檄文献上。近臣接了，展开御案之上。武帝看檄，云：“侯景自生猜忌，远托关陇，恁依为奸，献土伪降，狼子野心，终成难养。今陛下及授之以斧钺，假之以兵权，未有不忠于魏而尽忠于梁者也，时堪乘便，则必自据淮南，亦欲称帝，但恐楚国忘猿，祸延林木。城门失火，殃及鱼池。不若梁魏修和，使景无隙可乘，诚为两利之术。愿陛下察之。故檄。”

武帝看罢，对众臣道：“适才傅司农奏说魏兵犯境，今高丞相复有檄来，以求和好，或战或和，卿等以为何如？”傅岐道：“高澄起兵侵我疆土，军强马壮，兵未交而奉檄求和，必是离间之计。因陛下重任侯景，侯景必竭力以辅我朝，故发书连和，欲使侯景怀疑，必生祸乱。若许通好，正中其机！陛下斩其来使，传檄侯景，令谨守边城，何虑高澄入寇！”武帝道：“卿言甚善。”喝军士族下郑梓臣，斩首报来。

武士正欲动手，朱异忙止住道：“不可！”便奏道：“臣闻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。今高澄虽然侵边，未曾损我一民寸土，双奉书求和，是以礼来讲信修睦。我堂堂大国，反不能容物，使陛下失礼于小邦，召天下人非议，是何道理？自古静寇息民，和好为上，何必靡费钱粮，惊扰百姓，以兴兵结

怨哉？况兵家胜负难期，倘有挫失，反伤中国气象。依臣愚见，连和者，久安常治之策也。伏乞圣鉴。”武帝踌躇了半晌，道：“卿言有理。岂有大国而反失礼于小邦？和之是也。”遂不听傅岐之言，教光禄寺办宴相待，修下国书，发付郑梓臣回魏。于是，两下罢兵息战。不题。

却说侯景自从降梁之后，心下不安，不住使人打探梁魏两国消息，当下有人报说东魏发兵十万，攻打边城紧急。侯景正欲调兵出关拒敌，不数日，又见探子报说：“高澄有檄文连和中国，梁主已许和好，魏国回军，两边罢战。”侯景心中惊疑，忙请丁和商议，道：“我当初叛魏降梁，只指望梁主东征，我好于中取事。不期高澄那厮移檄连和中国，武帝许诺，两国和好。梁主必然生疑，不重用我了。倘夺我兵权，削我爵禄，那时进退两难，岂不坐受其毙？请君计议，何以处之？”丁和笑道：“主公熟谙韬略，区区小事，何足为虑？当今之时，主公掌握兵权，拥数十万之众，扶魏则魏捷，助梁则梁胜。如韩信在齐之时，成败之机，系此一举。武帝重释轻儒，贤人隐遁；承平日久，武备荒疏。主公乘此兵精粮足，武士乐用，猝起大军，直捣建康，迅雷不及掩耳，势如破竹，攻破京城，夺其大位。那时再除东魏，一统天下，乃帝王之业也。”若迟延不决，梁魏同心，或左右夹攻，则我进退无路，岂不束手待死？”侯景大笑道：“先生陈说厉害，使我顿开茅塞，事不宜迟，就此点兵前进。只有一件：前叛东魏，今又反梁，名分不正，能以服人，怎地设一个名号才好？”丁和道：“目今临贺王正德，贪婪犯法，得罪于朝廷，武帝屡屡责罪。因此临贺王愤恨，阴养死士，蓄积粮草，专待内变。主公何不修书一封，奉之为主，诱他

同起军马，共伐武帝？事成之后，缓缓图之。这是临贺王为乱首，罪不在我，何虑人心不服，大事不成？”侯景大喜，慌忙写下云笺，差丁和星夜去见临贺王正德，分付如此如此。丁和领了言语，辞别侯景而行。不题。

一日已到京师，日间不敢进见，捱至夜间叩门请见，管门官道：“黑夜之间，大王饮宣，有事明早来吧。”丁和道：“有机密重事要见大王，烦乞通报。”管门官见说是报机密事的，只得通报，临贺王即教丁和进密室里相见。丁和参拜已毕，将侯景书双手奉上，正德拆开细看。书云：“臣河南王侯景敬启殿下：今天子年迈政荒，所为颠倒。大王属居储贰，仁政远孚，四方景仰，执掌权衡，声名赫奕。反被一二奸臣所潜，重遭废黜，人心共愤，四海称冤。大王何不乘此天与人归之时，奋勇除奸，早正天宝，以副亿兆之望？景虽不才，愿效一臂之力，若有驱役，万死不辞。诚千载一进之机会也。臣景执鞭以待。”

正德看罢，未能决断，差内臣连夜召长史华一经议事。华一经承召来见正德，礼毕，临贺王请华一经至后殿，将侯景之书与之观看。一经观毕，临贺王道：“此事还是如何？”华一经道：“殿下尊意若何？”正德道：“孤屡被朝廷叱辱，此恨未消，患无羽翼，暂且隐忍。今得侯景相助，正孤扬眉吐气之时，如何不允所请？”华一经道：“殿下尊意虽然如此，但臣观之，乃是侯景诱殿下之术耳。”正德道：“何以见之？”华一经道：“侯景叛魏归梁，非其本意，正欲使梁魏交兵，就中取事。不意魏与我国连和，侯景大失所望，事梁不屑，归魏不能，手握兵权，焉肯俯首听命于人之下？意欲大举，又恐人心不服。故借大王之名，以自行其志，殿下

不可为侯景所愚。”临贺王道：“孤与侯景素未相识，彼焉知孤心中之事，敢来愚惑？今孤正欲借侯景兵力，雪我心中之忿，长史不必多疑。”华一经见正德之意已决，不敢再谏，唯唯而退。

正德不听长史之言，出殿对丁和道：“孤有此心久矣，奈无隙可乘，今得侯将军相助，深遂孤愿。多拜上你主，早晚发兵，孤当内应，机事在速，不可迟误。”教内库官赏丁和银五十两、彩缎四匹，发付回去。

丁和领赏拜辞临贺王，径回河南，见了侯景，将上项事备说一遍，又道：“临贺王专等主公早晚起军，彼为内应。”侯景遂调遣人马，择日起军，马步军兵共三万七千，战将五十员，用丁和、马之俊二将为左右羽翼，浩浩荡荡，杀奔建康城来。是时承平日久，民不习战，闻得侯景起兵寿阳，军马骤至，远近惊惶。一路守城官将，望风而逃，侯景兵不血刃，夺了二十余处城池。当日丁和率领军马，杀到睢阳城下。只见城门紧闭，城上四围遍插旌旗。丁和回马，至中军报说：“睢阳城有人把守，难以前进。”侯景大怒，号令众军用力攻城，金鼓喧天，喊声大震。

却说本郡刺史姓虞，双名天敏，举孝廉出身，为人廉能清正，已知侯景作反，杀进关来，一面急申朝廷请兵救应，一面调拨军兵把守城池。当日闻得侯景军到，分付军士四门谨守，自上城楼观看。只见侯景骑着黄骠马，穿绣锦战袍、金盔金甲，耀日光明，领一班部将在南门下耀武扬威攻打。其余将士，攻打四门，团团围住，真个是杀气连天，旌旗蔽日。

虞天敏见兵威甚锐，心下忧道：“我这城池是紧要地

方，若被他得了，到京都如破竹之势；欲要出战，兵微将寡，力弱能支；待要固守，奈何钱粮缺少，米谷不敷，又恐坚守不住。”心里烦恼不决，只得回衙，和夫人史氏计议。夫人道：“相公主意，还是如何？”虞天敏道：“拒敌不能，守城无力，不如弃城而走，再做区处。”夫人大怒道：“相公素读圣贤之书，不知忠孝之道？朝廷大俸大禄，除你为一郡刺史，身享富贵，荫子荣妻，今一朝贼至，即欲弃城而走，岂大丈夫之所为也？妾不忍见君为不忠不孝之人，请先死以报国恩。”虞天敏听夫人所说，满面羞惭，谢道：“承夫人指教，下官岂敢背国忘君？无奈孤城难守，食君之禄，自当死君之事。”史氏道：“相公此言才是为臣之道，城中粮食尚可支半月，朝廷若知侯贼作乱，早晚必发救军。君当尽力守城，激励军民，或者可以保全，不可知也。”

虞天敏大喜，亲自巡城，督军守护。城外军士临城攻打者，皆被擂木炮石打伤，因此不敢逼近，远远围定，放炮呐喊不息。虞天敏昼夜不得寢息，严督守城。侯景见数日攻城不下，遣一辩士进城来说虞刺史投降，大封官职，虞天敏大怒，将辩士斩首，掷下城来。侯景见了大恼，号令将士奋力昼夜攻城，务要打破。虞天敏多方守护。一连又困了十余日，城里粮米已尽，百姓啼哭，忍饿守城，心坚不变。虞天敏只指望救军到来，终日悬悬而望，那里见有一个军卒？原来表章到枢密院，都被朱异、张绾藏下，并不奏闻，因此无人救应。

虞天敏见势已危迫，百姓惶惶，尽皆饿倒，城池将陷，对夫人恸哭道：“贼势甚大，城内绝粮，军民饿困，城必破矣。下官早寻自尽，岂可受辱于狂贼之手！奈何累及夫人，

怎生得好？”夫人道：“相公差矣！此时正是你我死节之秋，尽忠报国，成万代之美名，有可虑哉？”夫妇两个抱头大哭一场，双双悬梁而死。本府跟随人役，半日不见刺史出来料理，都到内衙看问，只见家童、丫环等，哭做一处，说老爷夫人同缢而死，见者无不垂泪。外面军士并百姓闻本官和夫人已死，都弃枪撇剑，各顾性命，城内一进鼎沸。城外将士见城里哭声震天，已知有变，三军一齐奋勇，攻破城门，杀入城来。杀人如切腐草，放火焚烧，掳劫睢阳一空，军威大振，遂杀奔丹阳郡来，前有横江，阻截去路，虽有舟船，俱小不能渡江。

侯景着人从旱路抄过丹阳见临贺王正德。说无大船，难以过江。正德即发大船百余艘，诈称载荻渡江，来接侯景，侯景大喜，即时渡江，来至采石歇马。次日率领三军，摇旗呐喊，杀奔丹阳，将城四面围住。却说城内公卿士庶见侯景兵至，个个惊骇，人人惶惑，临贺王正德于晚间写密书一封，扎在箭上，射下城来。军士拾得献与侯景，书上说，明日午时可领军攻打东南二门，自有内应。次日平明，侯景号令众将：“午时三刻，一齐并力攻打东南二门。先上城者为头功，退后者斩！”平时，呐喊攻打，看看午时将到，只听得城里一片声喊，东南二门大开。侯景策马先入，随后诸将，一齐进城，满城士女军民乱窜逃亡之声，山摇地动。

嚣扰之间，恰好到张侯桥边，远远见桥左三五百军士，簇拥一员大将坐在马上，两边排列牙将，俱全身披挂，刀剑森森，甚是严整。侯景纵马向前迎敌，那边牙将高声问道：“来将莫非是侯总督么？”侯景答道：“孤亲身在此，前面大将是谁？”牙将道：“三殿下临贺王是也，既是侯将军，何

不下马？”侯景听得是临贺王正德，慌忙跳下马来，上前相见。临贺王迎入府里，朝见已毕，一面出榜安民：“诸军不许妄杀，禁止虏掠，谨守城门。”号令一出，安堵如故。一面排列筵宴，款待侯景。当下临贺王坐了上席，侯景侧坐，二人酒至数巡，临贺王道：“孤才菲德薄，屡被主上之辱，久欲雪化冤忿，奈无羽翼，今得侯将军大材辅佐，是天以将军赐孤也。今日之事，富贵共之。但主上军马尚多，钱粮广大，孤与卿军不满数万，将不过数十人，只虑大事难成，反招类犬之诮，贤卿有何高见？”

侯景笑道：“臣在东魏，闻殿下尊名，如雷灌耳，故不避斧钺，冒死来归，以辅真主。殿下今出此言，何太懦也？臣从寿阳起兵至此，兵不血刃，先声到处，望风而降，所谓兵爱胜败，在主帅之谋略，不在士卒之多寡，此处至台城不过咫尺，取天下只在旦夕。殿下早正大位，移诏各处，历数武帝昏昧，以致天下大乱之罪，伐暴吊民，尊安四方。臣等分兵守住险要，不顺者夷其三族，则反掌之间，天下定矣。”临贺王大喜，道：“孤之大事，全仗卿运筹决策，断不负卿！”二人尽欢而散。

次日即改造皇殿，大赏三军。诸事完备，临贺王就于丹阳城即皇帝位，建号龙平元年，众臣朝贺，封侯景为太宰寿阳王，总督中外诸军事，丁和为枢密院右仆射，王朝为左司农，其余文武官僚，各各升用。下诏旌表死节忠臣虞天敏夫妇，命建祠立祀，春秋二祭。诸事已毕，侯景奏道：“陛下已登大宝，梁主虽然年老无用，天无二日，民无二主，须及早攻破台城，除却外患，方保万年天位，富贵无疆。倘再迟延，各镇勤王兵至，岂能无虑？伏乞圣鉴。”正德道：“卿

言最当，有烦卿率领三国前去，朕为后应，务要万全必胜。”君臣二人商议已定，随即起兵前进，一路杀奔建康，军势浩大，无人敢当，将城围困。

却说梁武帝改元太清三年，寿已八十六岁，此时谢举等一般老臣俱已挂冠致仕去了，朝廷政务尽委朱异、张绶，自推终日念佛修行，持斋吃蔬而已。当初在妙相寺讲经说法，自从被薛志义烧毁，复在同泰寺谈经念佛。时值正月中旬，武帝在同泰寺和道众拜忏诵经，中听得隐隐金鼓之声，问近臣：“何处喧声不绝？”近臣道：“万岁不闻，臣不敢奏，一向闻得侯景作反，与临贺王正德同谋，临贺王已替称帝号。这金鼓之声，想必是侯景军马来也。”武帝怒道：“何得妄言！若侯景为乱，如何镇守官员无一通表章奏来？”近臣道：“自从东魏高丞相差使移檄，与陛下连和之后，侯景就作乱起兵，河南至京都一带地方告急表章，雪片也似的到枢密院来，请发救兵，急如风火。张司空、朱仆射二人，只是隐匿不闻，瞞昧陛下，以至如此。陛下急宜差官探听消息。”武帝道：“焉有此事？朕待侯景不薄，岂敢造反？况朱异、张绶，朕之社稷臣焉肯为欺君罔上之事？”

正不信之间，又听得方丈外人声喧闹，原来是司农卿傅岐见侯景围城，飞马到寺。撞入方丈里来，俯伏地下，连称：“祸事，祸事！”武帝大惊，道：“有甚祸事？卿且平身说来。”傅岐道：“日前臣曾谏陛下，东魏求和，是反间之计。陛下不听，以致侯景逆贼作反，自河南起兵杀至丹阳，势如破竹，无人阻挡。各镇请救表章，皆被朱、张二仆射隐匿不闻。臣虽闻得消息，恐皇上不信，未敢妄奏。今侯景辅临贺王正德登了帝位，僭号龙平，军马不知其数，喊声震

天，已将京城围得铁桶，早晚城已将陷。陛下还在此念佛看经，如何是好？”说罢大哭。武帝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哭之何益？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，亦复何恨？”忙上銮舆与傅岐等还朝升殿，召文武百官商议战守之策。

众官齐集殿庭，武帝宣朱异、张绶当面叱道：“向日侯景归降，是汝二人劝朕收纳；后来东魏高澄求和通好，又是汝二人力主连和，以致侯景逆贼心疑作乱；各处告急文书申院，二人又藏匿不闻。今日贼军围城，破在旦夕，你二人有何退敌之策，速宜裁处，不然不必见朕矣！”张绶、朱异二人满面羞惭，顿首伏罪，半晌不敢回言。傅岐道：“朱仆射、张司空瞞蔽圣聪，招引叛贼，本宜问罪，但今贼寇临城，势若泰山，且理战守之策，退贼之后，再行区处。”武帝怒气不息，叱退二人，宣傅岐近御座前，道：“今日之事，全仗贤卿筹画，救朕危急。”傅岐俯伏道：“臣才浅识薄，惟恐独力难支，伏乞陛下速选大将，统领羽林军士，背城一战，以决兴亡，岂可束手受困？”武帝道：“朕闻兵戈之声，心胆皆碎，方寸乱矣，不能主持。择军选将，任卿为之；生死存亡，决于天命。”说罢，两眼垂泪，口中念“阿弥陀佛”不辍。众臣怏怏而散。

傅岐辞了武帝出朝，径到教场中调遣军将，选施大用为先锋，樊武瑞、陈胜为左右救应使，自为主将督军，打点出战。

正是：

马临险地收缰晚，船到江心补漏迟。

毕竟此一阵胜负若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司农忠愤大兴兵 梁武幽囚甘饿死

诗曰：

愤发捐躯报国恩，何期天不佑忠贞。
山河指日归他姓，社稷须臾没虏尘。
幽闭深宫愁莫语，节裁御膳渴难禁。
最怜一代兴邦主，至此方知佛不灵。

话说傅司农奉旨发兵出战，是夜不题。次日平明，全身披挂，手持长枪，坐下乌骓马，率领先锋施大用等，马步羽林军三万，大开北门迎敌。侯景见城里有兵出敌，即退一箭之地，排成阵势，立马于门旗之下，左首丁和，右首马之俊，两阵对圆。傅岐亦排成阵势，争先出马。怎生打扮？

有《鹧鸪天》为证：

金甲金盔衬锦袍，乌骓马上聘英豪。忠贞贯日三秋烈，壮气如虹万丈高。藏豹略，隐龙韬，赤心为主敢辞劳？只因不忍金瓯坏，双手擎还归圣朝。

傅岐大喝：“侯景逆贼何在？”侯景纵马出阵，应道：“你是何人，大胆骂阵？”傅岐见侯景身躯魁伟，相貌堂堂，盔甲鲜明，声音响亮，乃喝道：“看你仪表非俗，受朝廷大恩，不思尽忠，反为叛贼？今日天兵在此，快下马投降，姑饶一死！”侯景大笑道：“你等狂徒不知天命，主上佞佛，烟尘四起，百姓受其涂炭，西北有倒悬之危。我今日应天顺

人，特来吊民伐罪，诛戮奸邪，神人共快。速宜倒戈卸甲，迎接大军入城，不失封侯之位。倘或执迷，打破城池，玉石俱焚，悔之晚矣！”

傅岐大怒，回顾道：“谁人与我擒此逆贼？”已见鸾铃响处，先锋施大用舞刀跃马出阵，大喝道：“小将诛此狂贼！”侯景也不打话，挺起长枪直取施大用，施大用将大杆刀劈面砍来。两个一来一往，杀至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樊武瑞在阵前见施大用赢不得侯景，舞动浑铁九节钢鞭，拍马夹攻，那边丁和见了，手持大斧，喝一声跃马接住樊武瑞厮杀。四员大将奋勇鏖战，只听得金鼓之声震地，施大用阵后大乱，军士奔走，却原来是临贺王正德率领三万余军，抄过城西。

傅岐首尾受敌，不能救应，只得单骑奔入城内。临贺王不追傅岐，催督三军抄施大用、樊武瑞阵后杀来，杀得梁兵七断八续。施大用见阵势已乱，不敢恋战，败阵而走，侯景不舍，奋勇赶来。施大用兜住马，拈弓拾箭，觑侯景来得渐近，一箭射来，正中侯景左腿。侯景大怒，带箭骤马赶来，施大用措手不及，被侯景一枪刺于马下。樊武瑞见施大用败走，也牵转马头，奔回本阵，丁和背后紧紧追赶。却好两个马尾相连，樊武瑞回身，将鞭照头劈下，丁和躲闪不迭，一鞭打伤左臂。丁和弃斧而走，樊武瑞见兵势已败，不敢追袭，鸣金收军进城。背后侯景拥大军压来，势如山倒，樊武瑞只得领一半军马入城，将城门闭上，其余尽被杀散，降者不计其数。侯景大胜一阵，依旧将皇城四面困住，喊杀之声，震动天地。

却说傅岐单骑进城入朝，到了金銮殿上，喘息不定。武

帝惊道：“贤卿为何如此狼狈？莫非出兵不利么？”傅岐俯伏哭道：“臣力竭矣！被逆贼侯景、叛臣正德前后夹攻，因此大败，施先锋等不知下落。”武帝道：“朕从早至今，日已过午，不退朝以待卿报捷，却原来大败而回，此天亡我也！”傅岐道：“臣初督军出战，施大用与侯景舍命厮杀，未见胜负，樊武瑞奋勇助阵，那边一少年将迎敌。正厮杀之际，不期临贺王领生力军从城西抄路杀来，将臣军马冲作两截，锋不可当。因此抵敌不住，臣只得退回，施樊二将陷在阵内，不知生死若何。”武帝跌足道：“早不听贤卿之言，以致今日众寡不敌，非卿之罪，实朕之过也。快打探施、樊二将消息，速来复朕。”只见飞骑来报：“施大用阵亡，樊武瑞战败而回，俯伏午门待罪。”武帝教快宣进殿。樊武瑞进得殿上，大哭道：“施先锋为侯景所杀，军马三万，折其大半，非臣不肯尽力，奈彼众我寡，势不能当，以致大败。”武帝叹道：“此乃天败，非人力所能支也，朕今已年老，死不足惜，只是遗笑于后世，岂能无恨？目今贼势猖獗，城内军少，难以再战；勤王之师，一时未集。傅司农与卿等用心督军守护，待朕静思良计，以破此贼。众卿暂退。”傅岐、樊武瑞和众文武，俱辞帝出朝，分头守城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侯景杀败羽林官军，刺死施大用，军威大振。丁和打伤左臂，侯景着人抬入营中医治，亲督军士昼夜攻城不息。守城军士因赏罚不明，粮食不继，渐渐逃亡去了。傅岐又在阵上吃了惊，回衙呕血斗余，卧床不起。梁武帝只在后殿弥陀阁上吃斋诵咒，看弥陀经消灾忏，拜斗禳星以求佛力护佑，观音菩萨救苦，指望暗退敌兵，保安社稷，再无他

计。

却说朱异、张绶被武帝面辱一番，心怀惭忿，当下见侯景布云梯飞炮攻城甚急，看来城已将陷，势不可支，两个私身计议。朱异道：“即今贼势浩大，国祚颠危，城破只在旦夕，我两个见机而作，守些什么？不如令人出城暗通消息，献了城门，迎接军马入内，庶不失富贵。不然，城破之日，不见得你我为侯景出力的好处，徒死无益。”张绶道：“仆射主见极高，宜速为之。”连晚写下降书，差一个心腹健儿，装做卖柴村民，夜半吊下城去，被侯景军士捉住，送入寨里来。健儿道：“小儿是朱仆射差来见大王的，有机密大事相报。”侯景见说，即教去了绳索，问：“朱仆射差你来，有什么话说？”健儿在头发里取书献上，侯景拆开看时，写道：“君侯起仁义之师，吊民伐罪，四海引领而望，孰不归心？今城内兵粮两尽，惟赖傅岐筹画守御，又遭病剧不起。君侯可于明日辰时，驱兵大进，不佞开宣政门以迎大驾，非为身谋，特救满城生灵之命耳。熏沐恭候，切勿失期，以误大事。枢密院左司农朱异、司空张绶再拜。”

侯景看罢大喜，重赏健儿，分付道：“拜上你主人，明早攻城，不可失约，事成之后，不愁富贵。”健儿叩头谢赏。出得寨门，到原吊处，已有人在彼伺候，复吊上城来。见了朱异、张绶，将侯景言语说了，二人大喜。次日平明，侯景号令众军，摇旗呐喊，金鼓震天，攻打宣政门甚紧。只听得城里炮声响处，城门大开，朱异、张绶驱家童并本院军士助力，迎接侯景军马入城。侯景纵军掳掠，杀人放火，满城百姓尽遭荼毒。侯景率领猛士五百，径入朝堂，正殿上不见武帝，急搜太极殿中。

此时武帝盘膝坐于禅床上，合掌念佛，见侯景来到，安坐不动。侯景稽顙拜于殿下，武帝道：“朕待卿不薄，何以至此？朕年已九十，视死如归，卿欲篡位，何不斩朕首去？”侯景俯伏地上，不敢抬头，汗流满面，连声道：“臣该万死！今日臣起军马，非敢为叛，欲斩不忠负国之臣，以清殿陛，并无他意。”武帝道：“贤卿如此忠孝，虽周公伊尹何以加焉！朕年迈力衰，不能理政，得卿辅佐，实惬斯怀。”侯景道：“臣暂告退，清理军务，明日早朝再见陛下。”说罢，退出朝门外来。

正走之间，御道上遇着朱异，幞头象简，身着朝衣，足穿朱履，见侯景来到，慌忙跪下道：“小臣失迎大王龙驾，伏乞宽宥。”侯景双手扶起，笑道：“朱仆射不须如此，孤与公总是朝廷大臣，何出此言，使孤含愧多矣！”将士簇拥侯景同入枢密院中，堂上坐下，即出号令：“救灭城中余火，禁止军士剽掠，犯令者斩。”军令遍示城中。

稍得宁贴，侯景又聚集满朝文武，如有一人不到，枭首示众。文武官僚，畏惧侯景威势，悉到枢密院中听令。侯景在众官中看了一遍，问道：“司农卿傅岐怎么不见？”张绾道：“傅司农不知进退，抵拒大王，战败受惊，今早大军入城之际，病重身故。”侯景呵呵大笑，道：“却便宜了这厮。先锋樊武瑞何在？”朱异道：“想已逃窜，乞大王遣军追获，明正其罪。”侯景道：“这厮乃网中之鱼，无能鼠辈，何足介意？你众官在此，孤有一事和尔等商议，不知合众论否？”众官齐躬身道：“愿听大王钧旨。”

侯景道：“孤兴兵到来，非有他意，只因主上重佛轻儒，朝政废弛，境外干戈日竞，盗贼蜂起，国家危在旦夕。

孤故不远千里，欲除君侧首恶，选诸太子中有才高德尊者早正大位，主上听其修行自便，众官以为何如？”朱异、张绾当先谄佞道：“大王之论极是，乃伊尹、霍光之举，名正言顺，大合人心，有何不可？”众官也只得齐道：“随大王主裁，谁敢不服？”侯景又笑道：“孤欲除君侧之奸，汝等以为何人？”众官面面相觑，不敢回答。侯景正色道：“朱异、张绾，背主忘君，滥叨爵禄，卖国市恩，苟图富贵，天地间第一罪人也，此等奸臣，留之误国。”喝军士：“将二人绑出，枭首示众！”号令才出，只听得一声喊，将朱异、张绾簇下，绑出斩了，须臾间，两颗首级献上。众官惊得股栗不安，俱面如土色。侯景道：“诸君不必惊惶，孤除此佞臣，以儆其余，与众官无干。”当下大小公卿，尽皆散讫。

侯景暂于枢密院中驻扎，聚集一班儿将官谋士商议。丁和向前道：“主公今欲何如？”侯景道：“孤自从征战已来，千军万马之中，枪刀密布，剑戟如林，生死须臾，不以为惧。今见萧公使人自慴，不敢仰视，岂非天威难犯？自今已后，不可再见之矣。”丁和、王僧贵一齐道：“主公攻破京都，取天下已在反掌，何不杀了武帝，早正大位？”侯景道：“孤有此心久矣，奈武帝爪牙未除，须索缓缓图之。”众人道：“主公所见甚明，臣等不及。”

自此之后，侯景将心腹亲近之人布满诸路，据守各处紧要关隘，朝廷政务皆自掌管，故旧大臣黜退不用。从正月至五月，将武帝幽囚于静居殿中，拨四名亲随牙将看守，凡宫人侍卫，一概不许近前。饮食衣服之类，亦各裁节，不能应用。武帝每日暗暗垂泪，只是念佛以捱朝暮。侯景拥甲干横行街市，每出外，家家闭户，为之罢市；入朝百官俯伏以

待。武帝受尽凄凉，苦楚万状。

当下却值太清三年五月十八丙辰日，武帝受饿数日了，早晚止吃得一碗糜粥，并无他物，心下忿怒，只觉心膈饱胀，咳嗽不止，又无一个心腹之臣问候，亦无一个宫人服侍。武帝叹气道：“朕当初多少英雄，赤手打成天下，身登九五，威倾朝野。也只为孽海无边，冤愆有报，故此皈依我佛，要图圆寂后径归西方净土极乐世界，莲花化生。谁想遭遇侯景逆贼，将朕幽闭在此，求衣不得衣，欲食不得食，历尽艰难，昔日英雄何在？想必天地有所不容，佛教亦无益也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，愈觉心头饱满，咳嗽喘息不止，倒在御床上，回头问庖人道：“朕口甚渴，有蜜水可将一碗来暂解。”庖人道：“宫中止有血水，焉有蜜水？陛下要止渴，只有一杯浊水在此。”武帝道：“就是浊水，卿且将来解渴。”庖人将半碗浊水递与武帝，武帝喝了一口，但觉秽气触鼻，仔细看时，却是半碗浑泥浆，内有两头虫盘跳。一时怒气攻心，将碗掷于地上，愤怒道：“一代帝王，却被小人困辱，早知今日佛无灵，悔却当初皈依释道。”再欲说时，神气昏聩，口已含糊，舌头短缩，不能言语，但道“荷……荷……荷……”遂气绝而崩。可怜立国英雄，饿死于台城之静居殿中。

有诗为证：

梁君崇释斥儒风，岂料身空国亦空？
作俑已无君与父，又何执法责臣忠？

后贤又有诗叹曰：

干戈四境尚谈经，国破家亡佛不灵。
覆辙满前殊未警，淫图犹自插青冥。

当下庖人传出外来，言圣驾已崩。侯景闻知，一面委官整理丧事，亲率群臣入殿，奉太子世赞即位。是为太宗简文皇帝，改号太宝元年，加侯景为相国，封二十都。侯景心下不足，自称汉王。自此朝政皆属汉王所掌，文武百官凡事先禀过汉王，然后奏知文帝。

临贺王正德见侯景奉太子即位，心下大怒，聚集众文武商议，道：“叵奈侯景这贼，将书激朕起兵，原说诛戮主上，事成之后，朕登大宝，共享富贵。不期逆贼破城已来，不得一面，今又立世赞即帝位，全不是起兵初意。朕被其所卖，甚为可恼，不诛此贼，何以泄忿！但恐众寡不敌，众卿有何妙策？”长史华一经道：“昔日侯景致书陛下，臣已谏阻，莫堕其术中，陛下不听，以致今日，此贼不久必篡大位。臣闻鄱阳王贤能英武，有精兵数万，谋臣极多。陛下何不修密书，连合鄱阳王，两下起兵，共诛国贼，何愁大事不济！”临贺王大喜，道：“卿言甚善，朕当从之，逆贼合当授首！”于是修成密书，差心腹都尉羊琰赍书送至鄱阳王处，暗合连兵以巢叛逆。

羊琰藏书发内，径出南门。行不数里，只见前面一簇人马远远行来，羊琰立定看时，乃是汉王侯景，带着数百军士，吆喝而前。羊琰路次难避，终是心虚，慌张不定，急闪人路口庵院中回避。侯景坐在马上，远远看见一个将士探头张望，行步惶惶，心下疑惑，正欲查问，只见闪入庵中去了。即着军士唤出来看，却是羊琰，跪于马前，面色变异。

侯景问道：“汝为何事慌张如此？”羊琰战栗不能答应。侯景笑道：“必有奸谋！”令军士搜检，发内搜出书来，呈上汉王。侯景拆开看时，书云：“叛贼侯景凶狡奸伪，欲图

篡逆，反以弟为奇货。初诱合兵以除君侧之恶，不期破城之后，幽上于静居殿中，绝其饮食，饿死台城。此贼怀不良之心久矣，终必篡位。今特致书于贤王，求起一旅之师，共诛逆贼，碎尸灭族，以祭先灵。乞兄早正大位，副兆民之望，国家幸甚，天下幸甚！”

侯景看罢大怒，双手加额道：“感皇天庇佑，得获奸谋，不然孤三族皆休矣！”即将羊琰斩了，带领军士火速进城。当晚发精兵三千，带领家将，径将临贺王府门围住，亲自杀入府中，满门良贱尽皆诛戮，席卷财帛，寸草不留，又将临贺王押入景阳楼内绞死。

有诗为证：

宗党阴谋骨肉欺，岂知一旦亦诛夷？

从来善恶谁无报，为子为臣宜鉴之。

话分两头，再说林澹然自从与侯景相别之后，光阴迅速，不觉又更了几遍的寒暑，终日修禅炼性，返本還元，容颜倍加光彩，身体更觉精神。苗知硕、沈性成、胡性定三个不离左右，早晚随着林澹然看经念佛。薛举依旧送在城里张太公家，和张善相同窗肄业，共习诗书，当下年已十岁。二生天资相等，性格不同。这薛举悟性最高，只是不肯读书，候先生不在，翻觔斗，打虎跳，扯拳拽脚，嬉耍喊叫，年纪虽小，气力颇雄，举一、二百斤之物如同等闲。这张善相秉性聪明，读书三、五遍即能默诵，古书坟典，过目不忘，下笔成章，雅爱清静。先生每每责罚薛举，致书与林澹然，说薛举不肯用心，比初进学时大不相同。林澹然已识他是个好人，只是护短，不十分拘束。

闲话休题，却又是初夏天气，但见乳燕飞华屋，新篁遍

丽园，林澹然和苗知硕在庄后小园中槐下闲坐。苗知硕问西天竺国我佛如来修行得道根源，林澹然将如来辞父归山，苦修证道的事，细说一番。自下午讲起，不觉红轮西坠，水镜高悬，并无纤毫云翳。林澹然道：“初夏光景，清和可人，难得这般皎洁的月色，良宵美景，莫要辜负了。”教道人移桌椅在茶蘼架边，摆出酒肴，对月而坐，苗知硕侧坐相陪。二人饮酒，谈笑玩月，遣典怡情许久，又早夜深更静。

林澹然正举酒杯在手，仰面看月，忽见东南上一星，其大如斗，自南而西，色煌煌欲坠。林澹然道：“知硕，你看此星，为何如此？”苗知硕抬头看时，失惊道：“住持爷，此星却也大得厉害，为何一步步流过西来？”林澹然道：“此星不比诸星，乃北极紫微之象。今自南向西，其光将坠，多应在梁武帝身上，有些不祥，或被侯景所杀，未可知也。”知硕再欲问时，只听得一声响亮，大星已坠。其光四散，四个惊骇叹息。林澹然道：“紫微星已坠，武帝休矣，只是百姓遭于涂炭，何时四海清平？”叹息了半晌。苗知硕将手指道：“那月边随着这两颗星，其光黏黏烁烁，比诸星大而且朗，正照本城之内，是何星也？”林澹然笑道：“天机玄妙，非汝所知，此二星乃大贵诸侯之象，正照本城，应出英雄豪杰。然而星先带杀，黎民必遭荼毒，天下安得太平？”

林澹然又将星象一一指点与知硕，道：“凡星者，精也。万物之精，上列于天，各属分野，二十八宿以经之，金木水火土五行以纬之。如星宿一离次舍，即有灾难。又如流星入斗口，主有刀兵；五星入斗，秦地不安；天乌星现，上人失德，辅臣为祸，干戈离乱；三台为宰辅，妖慧来侵，主

大臣谪贬，小人得志，天盖星现，国有阴谋，君弱臣强，天下兵乱；天汉星、地汉星若有光芒，人主宜修德以禳之；毛头星其光烛地，大水为灾，夷狄侵中国；太白入南斗，君主下殿走，若经天，主变乱；毛头星有七八名，一名搀枪，一句煞星，一名武联，一名扫帚，一名文班，一名招摇，此星总不宜见，见必有灾；辰星原在月后，若在月前，期年之中，防兵革；天狱星见，兵火立应；天雁星其光青色，三四丈长，见必生殃，主兵荒贼盗；天兽五星，不宜明亮，若还皎洁，天下刀兵；若则慧同见，十年方可安宁；天秤亦七星，如仲夏之夜明朗，主大雨，平地行舟，年荒米贵；南箕老人六星，立夏半夜起看，如皎洁，年丰太平，如昏暗，岁欺乱生。不能尽述。大凡天下将治，文宿当空；天下将乱，恶煞出现。成败与亡，皆由天命，星象先呈其兆，贫穷贵显存乎其人。俺与你历尽艰难，受遍险阻，在生死关里逃得出来，亦是气数不绝，非关俺辈之能也。”苗知硕点头嗟叹道：“承住持爷指教，顿开茅塞。”二人一面吃酒，一面谈说，又早见斗柄横斜，月轮西转，三更已尽。林澹然令道人收拾杯盘，各回房歇息。次日是苗知硕、胡性定二人到梁国去打听武帝消息，顺便访问杜都督家眷安否如何。二人辞别启程，不在话下。

一日，林澹然因天气炎热，在庄前竹荫中乘凉，见一个婆婆，年逾七十，头发皓然，但见：

蒙头霜雪，瘠体龙钟。眼昏不见光明，耳重那闻谈笑？面皮多皱，荷包打就折纹多；牙齿全无，口瘃何曾言语朗。欲啣未沾先出唾，无因独自只摇头。

这婆子领着一个女童，生得面阔口方，身躯雄壮，携手

径入庄里来。林澹然看时，是近邻专做媒的潘妈妈，走近前来对林澹然万福，道：“住持老爷，一向不会，尊颜越发清健了。”林澹然答礼，道：“妈妈贵冗，许久不面，一向兴头得利么？今日有何事，到俺敝庄来？这小官可是你的令孙么？”潘婆道：“老身穷忙，不曾到贵庄望得住持爷。这小厮不是多孙子，来路远哩，小儿日前在梁国带来的，今日为这冤家，特来见老爷。”林澹然笑道：“见俺有何话说？”潘婆道：“这小厮今年十一岁了，小儿父母双亡，寄养在邻居。因侯景作反，虏掠民间子女财帛，自河南直到京都，尽遭焚劫。这小厮收留的人家，也被劫掠一空，只得将这小厮出卖。小儿为商打从那里经过，见他生得有些古怪，就买他回家使用。不期这小厮惫懒，镇日和小孙们厮打相闹，几乎欲要赶他出去，又可怜是外国人，伶仃孤苦；欲要留他，又被他闹吵不过。老身淘不得这许多气，想着住持老爷曾说少个扫地闭门的童儿，老身思这清闲去处，没有与他一辈的厮闹，可以安身，故将这厮送与老爷使用。若说起粗用，却也做得。不知老爷肯收留么？”

林澹然道：“难得妈妈一片好心。小厮儿俺这里尽可用得，若是这等顽劣，不肯服性，惟恐难以教训，或有逃亡走失，如之奈何？”潘婆道：“老爷但放心，虽是拗劣，慢慢地训诲得好。走失之事，决不妨的，目今离乱之世，柴如珍宝米如金，嫡亲父子兀自不能相顾，那有闲钱养别人？不怕他飞上天去了。”林澹然道：“妈妈说得是，贫僧便收他不妨，但不知多少身钱？”潘婆道：“小儿买来时，说道身钱连盘费共用了三两有余，又养了他两个多月，这也提不起了，任凭老爷见赐罢。”林澹然道：“岂有此理？公平交易，

如何少得你的？”即抽身到房里，取出白银三两递与潘妈，又留住吃了酒饭。潘婆千欢万喜，作谢别了林澹然就行。

那小厮将潘婆衣裳一把扯住，睁着两眼道：“老妈妈，好呀，你得了银两，把我撇在此间，就去了咦？”潘婆道：“我儿，我送你在住持爷这里快活，只像落在蜜缸里，好不受用哩！”那小厮道：“我只同妈妈回去，不要这光头受用。”潘婆喝道：“胡说！你在住持庄上享的是清福，住的是高屋，穿的是好衣，吃的是陈谷，小心服侍老爷，大来决有长进日子。我另日再来看你。”那小厮道：“寺院中有许多不好处，妈妈要钱，却将我断送在这里。”潘婆道：“寺院中有何不好？”小厮道：“光头吃的是冷斋饭，咬的是硬馒头，穿的是破衲衣，嚼的是蔬菜食，不见荤腥面，那里讨酒喝？若有些儿差错处，还要打两个大头搭；若还俊俏些，就要把沙弥来解渴。只是同妈妈回去的好！”

林澹然笑道：“这顽皮，却会油嘴，一发溜撒。你只见庵观寺院的和尚，贪财好色，明蔬暗荤，遮人眼目。俺庄内须与他们不同，荤酒俱有，待人甚恕，只是你肯小心谨慎，管得你暖衣饱食，逍遥快乐。”那小厮才笑道：“若恁的说时，将就可以度日，慢慢再寻出头日子。”林澹然道：“妈妈请回，小厮留在这里，不和他一般见识。”潘婆道：“老身告回，这猢猻拗劣时，住持爷不须打得，只拿去剥去檀草便了。”那小厮喊道：“老猪皮止可将去鞞鼓，那里还檀得哩？”潘婆怒道：“今日既送与住持爷，就是住持爷的人，不好打你。快快改过，休得如此尖嘴伤人！”那小厮瞅着眼道：“酒醉食饱，骗了钱钞，只怕你尿急，那厢去放闸是好？”引得林澹然也忍不住笑起来。

潘婆恼道：“这小泼皮胡言乱语！我骗了谁家的钱钞？我是走千家踏万户的，老实为本，谁与你小猢猻放屁辣臊！”说罢，提起手中扇子，劈头就打。林澹然拦住相劝。那小厮笑嘻嘻地，钻来钻去躲避。潘婆有几分酒醉，被小厮混了半晌，却有些眼花了，倒将林澹然打了一扇。那小厮一直跑进佛堂里，拍手笑道：“妈妈忒也惫懒，上门来打和尚。”林澹然怒喝道：“你再如此胡缠，我就要开棒了。快进去！”那小厮见林澹然发怒，把舌头伸了一伸，走入佛橱后面去了。潘婆气得喘吁吁地道：“小不死，气杀我也！”林澹然教行童拿了一杯苦茶，请潘婆吃了，送出庄门。潘婆作谢，别了自回。

林澹然转入方丈里坐定，令道人叫那小厮过来。小厮听唤，即忙走进方丈里站着，问道：“老爷叫我，有何分付？”林澹然道：“适才你冲撞潘妈妈，甚是该打，初次饶恕一遭，以后改过，不得如此无状。言语要谨慎，行动要小心。”小厮道：“老爷分付，下次再不敢了。只是气这潘妈妈不过，他的儿子何曾将银子买我来？原是个专一设骗的拐子，坑害人家儿女。拐我来时，瞒着我家，只费得两个烧饼罢了，我嘴说不出，就领来了。在他家过了两个月，做了许多，还要‘小猢猻’、‘小短命’不住的骂，并不曾吃得一餐饱饭，今日将我卖与老爷，他又白白地骗了银子去。细想其情，甚为可恼。”林澹然听罢，心里暗想道：“看这小子，容颜古怪，相貌稀奇，言语甚有经纬，决非落后之人。”当下因他生得面阔口方，取名叫做阿丑。

至晚，苗知硕、胡性定从梁国而回，放下包裹雨伞，对林澹然稽首毕，苗知硕抬头见侧首立着一个小厮，生得异

样，便问道：“住持爷，这小厮是何处来的？”林澹然道：“适才潘妈妈送来，卖与俺庄内使用，难得他老人家一段好情，收留在身畔服侍。”说罢，就叫：“阿丑，过来见了苗师父和胡班首。”阿丑向前唱了两个喏。林澹然令苗知硕、胡性定且去洗了尘土，吃些酒饭，慢慢地来讲说话。二人出方丈去了。阿丑走近林澹然身边，问道：“方才来见老爷的那一个矮和尚，老爷快烧一道黑符，遣他出去。”林澹然喝道：“这狗才，又来胡讲！以后不许叫和尚二字，唤那矮的长老做师父，那瘦长的长老做班首。你初进得门，怎么就教俺遣苗师父出去？”只见阿丑将手指着自己的眼睛，说出这句话来。

正是：

有智不在年高，无智枉活千岁。

不知阿丑识得苗知硕是什么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 都督冥府指翁孙 阿丑书堂弄师父

诗曰：

人生如梦寄尘中，梦觉尘缘总是空。
浪荡形骸同泡影，浮沉踪迹似飘蓬。
魂游地府方知父，宿借禅门始认翁。
戏术弄师堪绝倒，将军原不类儿童。

当时阿丑将手指着自己的眼睛道：“老爷，那个矮师父何处来的？却是一双鼠眼，有些要偷东模西、挖墙撬壁的勾当，倘日后做出事来，岂不连累老爷？”林澹然喝道：“咄！你小厮们省得什么，如此胡说！师父知道，活活打死！快不许多讲！”阿丑拍着手，呵呵地笑出方丈去了。林澹然黯然：“这小厮恁般乖觉，为何就识苗知硕会做贼？这就是他的灵根宿慧处。”自此以后，遂纵放阿丑玩耍，不甚拘束。

苗知硕吃罢饭，走入方丈里来。林澹然问：“打探梁国消息和杜都督家眷下落何如？”苗知硕道：“侯景自别住持，即投梁国。不期东魏高澄用反间计与中国连和，激变侯景，反入台城将武帝活活逼死，朱仆射、张司农、临贺王等俱遭杀戮。目今是武帝太子世赞即位，封侯景为相国兼平章事，又称为汉王，这天下不久是侯景篡了。那杜都督身丧之后，其妾冯氏，耽孕十七个月，生下一子甚好，岂知不数年间，大母、次母俱患疫症相继而亡，家业又被火焚，其子不知下

落，果然是家破人亡，实为可怜。”林澹然听罢，潸然泪下，悲叹不已。

且说这阿丑无拘无束，每日山前山后玩耍，没兴时跳在溪内洗澡，千般百样在水里嬉戏。不觉月余，当下时值炎天，十分酷热。薛举在城内张太公家读书，先生见天气暑热，告别回家去了。张太公着人送薛举回庄上来，林澹然教他早晚温习书史，薛举那里肯读？终日和阿丑耍拳舞棒，踢飞脚，跳四平，庄前庄后，左右邻舍，家家搅遍。有几个村老，走到庄里告诉林澹然道：“贵庄这两位小官，十分顽劣，村前村后几家邻舍，被他搅得不耐烦。溪边鱼网时常扯破，园中花果屡次偷吃，若小厮们阻挡他，就寻相打，况兼力大，谁敢抵手？狗若吠时，即提尾来搠死便是。我们老人家说他几句，他也不听，一味鸟娘鸟爹的乱骂。村老因住持老爷为人，又不好伤触他，只得忍气。今日特来见住持，望乞美言教诲，戒他下次，省得坏了邻舍之情。村老无知，斗胆冒渎。”林澹然道：“贫僧隐居于此，竟不知这两个畜生在外如此生事，乃贫僧之罪也。列位老丈，请息怒，待山僧重责这厮，容日请罪。”众老一齐道：“住持如此忠厚，却是我等得罪了。”起身告别。林澹然留茶，送出庄门去了。

澹然自回禅堂里念佛，直到天暮，方见薛举和阿丑笑嘻嘻地回来。林澹然喝教二人跪下，两个不知是何缘故，在禅堂佛榻前跪了。林澹然提竹片在手里，骂道：“好两个畜生呵，一个不成主，一个不成仆，相呼厮扯，那里去生事来，打搅得村坊不宁，大胆冲撞邻舍父老？先打这狗才，后打这畜生！”薛举道：“我一向不曾玩，阿丑指引道，东园果子好吃，西池鱼儿好摸，打人骂人都是他教我的，冲撞邻舍也

并不干我之事。”阿丑争道：“大叔，你在城读书，不曾回庄时，我也镇日价遍处闲耍，为何不曾有一个人来告舌？自你回来，日逐引我去打搅东邻西舍，就有许多唇舌，如何却都推在我身上？”林澹然怒道：“这狗才还恁般花嘴巧舌，如何说得过？”提起竹片，将阿丑打了十数下，次后来打薛举，打得两下，苗知硕、胡性定、沈性成一齐来劝，林澹然骂道：“以后若再如此，两个俱是一百竹片，今晚不许起来，直跪到天晓才放。”林澹然带怒入方丈里去了。

薛举、阿丑跪在禅堂里，你我互相埋怨。未及一更天气，苗知硕自悄悄来领薛举进去睡了。阿丑却独自一个跪在那佛前，不见有人出来放他，心里烦恼，想道：“晦他娘鸟气么！薛大叔引我惹了邻舍，却把我两腿儿熬打，双膝儿受跪，他却苗师父领进去睡了，留我一个，冷清清跪在这里，守着琉璃灯。呸！这都是那潘婆害我，不如趁今夜无人知觉，悄悄地到他门首，放起一把火来，烧得那厮人离财散，净净光光，才消得我这一口怨气！”

忙忙的寻了引火纸劄，带了火种，溜出庄前，爬起靠墙杨柳树上，往外一跳，出了庄门，取路径奔潘婆家来。走过村场，又过了两重岗子，正落山坡，猛地起一阵旋风，豁喇喇树叶如雨点般满头飘下。行不数步，又远见两盏灯光从侧首山坳里闪闪烁烁射出来。阿丑笑道：“月色不甚明亮，正好借此灯光，顺路同下山去。”低头急走，忽然平地起一个霹雳，震得地动山摇，原来是一只吊睛白额大虎，见了阿丑，将口拄地吼这一声，扬威竖尾，径来扑人。阿丑见了，叫声：“阿呀！”急转身复跑上山。回头看那虎时已扑近身边，阿丑就钻入树林中。那虎也赶入来，阿丑慌了，急急溜

上一株大松树，蹲在顶上。那大虫昂头向上看了半晌，两爪楂地，将头拄着树根，猛地吼了一声，树枝振动，阿丑险些儿跌下来，两手紧紧抱住大枝，看着下面。那虎又将树根啃啮，阿丑暗想：“这畜生若咬断树根，如何是好？”心生一计，扯开裤裙放出溺来，口头念道：“撒了惊尿，免生疾病。”那尿热腾腾浇将下去，大虫仰面看上，阿丑取出腰间火种，点着纸，劈头丢下，刚刚撒在大虫的左眼里。那虎烧得眼疼，打个滚，跳过对山去了。

阿丑欢喜，忙忙溜下树来，不期踏着枯树，括地一声响，树枝连人滴溜溜跌落尘埃。树高势重，阿丑跌得昏晕而死，一点灵魂漂漂渺渺，独自而行，一望时尽是荒郊旷野，但见阴风惨惨，冷雾昏昏，并无一人来往。阿丑心下惊疑，道：“这光景不是潘家去的路了。”放着胆走向前去，行了十余里，前面见一座城池，城顶上数道黑气冲起，四围并没屋舍人烟，看看走近城边，蓦然城门开处，突开数个夜叉，生得鬼形怪状，面目狰狞，种种奇异之像，手执钢叉刀棍，将阿丑擒住，道：“这厮来得甚好，大王的福也。造化，造化！”阿丑心慌要走，奈何挣扎不脱。

两个正自扯闹，忽见一老者，皂衣幅巾，须长鬓白，手拄拐杖飞奔前来，喘吁吁喊道：“留人还我，留人还我。”夜叉喝道：“尔是什外毛神，敢在此大呼小叫！”老者道：“我是小蓬山土地，有一大贵人，误来汝处，我一路追寻，原来在此。快快放他转去，免受天谴。”夜叉道：“我这枉死城无屈死的鬼，无放还的人。这小子既已到此，再无放理！”说罢，扯着阿丑驱入城去，土地一手拖住不放。两下里扯来拽去，终是双拳不抵四手，你道矮矮一个白须老子，

怎能扯得过这几个长大凶鬼？弄得这老儿一面咯咯地呛，拖着阿丑，满地打滚。阿丑心中大恼，奋力跃起，夺过夜叉钢叉，向前乱搯，土地挺拐杖没头没脸打将过去，夜叉一齐举兵器相迎。

倏地一骑马飞到，马上那员大将，口称是值日巡察功曹，奉东岳并城隍之旨，特来留杜贵人回去。夜叉大咤道：“我等奉五殿阎罗天子圣旨，守此城中，岂有容易转去得的？”功曹大怒，拔出腰间宝剑，也杀将过来，夜叉不能抵敌，奔入城内去了。功曹将阿丑抱于马上，策马而走。只听后面喊声大振，回头见数百牛头马面、鬼卒、夜叉，簇拥着一员鬼将，骑着黑龙来追，旗号上书“无厌大王”四字。怎生模样？

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，但见：

疙瘩脸浑如泼靛，狮子口一似硃砂。铜铃突眼露獠牙，赤发彭松可怕。头戴金冠耀日，身穿绛服飘霞。手持大斧跨龙蛇，声若巨雷叱咤。

功曹忙将阿丑放下，交与土地，道：“这鬼王极是凶恶，若贵人被他抢去，万无生理。汝等急往南走，我自单身迎敌，汝等去远，我才回马。”说罢，截住鬼王厮杀。这土地引着阿丑急往南走，后面鬼卒又飞步来赶，二人十分危迫。

忽听得呵道之声自东南而来，见百余战士旌旗羽盖，相继拥至。中央彩舆之间，端坐一位王者，又有数十个军士，肩驮钱串，跟随车后。土地正欲喊叫，那大王早已先知，唤土地领阿丑相见，又令戟士大呼功曹停战，功曹拨马去了。鬼王厉声问：“来者是何冥官，阻我战阵？”大王道：“孤乃

冥曹总司掌案，忝居王位，足下岂不相认？孤家九世积德，蒙上帝恩赐一子，今偶误来至此，足下何相迫乎？”鬼王听说，意欲收兵，众鬼卒一齐喧哄道：“大贵人误来，正大王代生之日，我等亦好出头。千载奇逢，非同容易，若一错过，后会难期，大王岂可轻轻放过？”鬼王听了，又复来抢阿丑。大王喝车驾退后，令军士将金钱百余串撩掷过去。那鬼王见了钱，笑嘻嘻忙将手接，堆叠满肩，回身入城去了。众鬼卒喧哗不息，军士将银钱四下抛撒，鬼卒们攘臂争夺，乱抢一空，尽皆满面堆笑而散。

功曹、土地等随车驾回府，进了大殿，大王慰劳二神，侧殿设宴相款，手抱阿丑垂泪道：“我儿这般长大了，今日若非东岳牒文传报，此时汝已堕落孽城之内。”阿丑道：“大王，你是何人，这样爱我救我？”大王道：“我非别人，乃汝亲父，杜都督名成治的便是。”阿丑听了，扯住杜成治衣襟，大哭道：“你既是我父亲，在此做官快活，如何将我流落，服侍别人？”杜成治亦哭道：“我儿，可怜你命薄，遭此流离颠沛，幸喜林禅师收养在庄，不致受苦。顷者，游弈大使接得岳府牒文，报称汝入冥司，已近枉死城，故我亲来救你，又赖土地、功曹已先在彼相援。”

阿丑道：“我要到潘婆家去，路遇大虫，上树躲避，不期失足跌下。心忙意乱，错走路径，撞见这伙凶鬼，缠了这一会。那生得丑恶怕人的是什么大王？十分可恶！”杜成治道：“这魔王自从有地狱即据枉死城，收录一切横死伤亡魂魄，暴虐贪利。凡冥府诸曹官典殃满转生阳世，为官清正，惟此魔罕得托生。数百载间，倘有大贵灵魂自入枉死城者，方可代位。然后，此魔得生阳世，位极人臣，欺君罔上，蠢

国害民。若吴之伯嚭、秦之商鞅、汉之董卓，皆是此魔转世，荼毒生灵。自汉末到今，将及四百余年，彼大数又当转生阳世，故今要抢汝入城代职。但此辈小人，惟利可动，故我不惜数百万冥钱，救你性命。”

阿丑道：“我听得人说，世上恶人死后决落地狱，受诸苦楚，不知真假，若真有，我要看一看耍子。”杜成治道：“地狱阴险，汝不可观。但人心一念善，在在天堂；一念恶，种种地狱。比如我为父的，生前正直，死后为神，上帝复怜忠义，赐汝为子，以昌后嗣，这是做好人的报应。”阿丑道：“我今只跟你做官，接续后代，不去服侍那林和尚了。”杜成治道：“我儿，你不知，这林禅师乃是救你公公的大恩人。我为报恩，救了林禅师性命，反把自己性命送了。我生前不曾孝养得你公公，故今不能托生。有一事嘱咐你，月余之后，你公公到庄来，你可认他，留公公在庄上，小心孝顺，就如孝顺我一般。”阿丑道：“我并不曾见公公面，如何认得？”杜成治道：“你公公名唤杜悦，今年八十二岁了，须发皓白，手拄拐杖的便是。”阿丑道：“莫非方才同我来的老头儿么？”杜成治道：“不是，你公公生得瘦长清健，左手背上有三点寿斑，右脚面上有一颗黑痣，以此为认，决然不差。你的生日，可记得么？”阿丑道：“我从小没了爹娘，那里知道？”杜成治道：“你是太清元年二月初七日亥时生的，乃遗腹之子。因你生母冯桂姐耽孕十七月所产，故名过儿。你今快快回去。”阿丑扯住不放，哭道：“我只是随你在此快活，不回去了。”杜成治道：“此处是阴司地府，你不知道，况是梁国地方，你若不去，就不得活了。”阿丑方才放手，垂泪欲行，杜成治道：“我儿且住，

还有一句至紧言语，几乎忘了，若你服侍公公归天之后，你已成人，千万将公公骸骨归家，葬于祖坟上，尽我之心。我的骸骨已沉埋梁国，须日后还乡，族中尚有亲人，你可归宗认取，暂时落籍，久后必然发迹，我阴灵暗中护你。你当切记于心，不可忘了。”

父子们正要分别，忽殿后转出二位夫人，将阿丑抱住，号啕痛哭。阿丑认得两个母亲，也放声恸哭起来。功曹、土地突至殿上，道：“天色酷暑，日已过午，贵人作速回阳，迟则房舍欲坏，有误大事。”杜成治也催促快去，这母子三人牵衣执袂，不忍分离。杜成治将手指着殿外，道：“兀的不是鬼王来也？”阿丑急回头看时，倏然不见了父母，但见一片长江，阻住去路，滔滔大浪，从脚跟边滚来。功曹抢阿丑上马，腾空而起，但闻风雨之声。远远见山顶上人马攒绕喧嚷，功曹对阿丑道：“为你一人，惊动了诸处神祇都在此守护。”言毕，骤马奔至山顶。土地将阿丑撮着脚，颠下马来，阿丑大叫一声：“颠死我也！”

此时林澹然合庄人，都在那里看守。原来当日林澹然因庄门不开，不见了阿丑，着人四下寻觅。有人报说，有一小厮，如此模样，跌死在山上。澹然带了人从亲自来看，果然是阿丑跌死在松树之下，一齐啼哭。澹然将阿丑浑身抚摸一遍，忙拭泪道：“不妨不妨，此子相貌端厚，决非夭折者，汝等不必悲啼。”忙打点茶汤药饵，又令人倚树张盖遮蔽，众皆环立看守。将及申刻，忽然阿丑大叫一声：“颠死我也！”众人惊喜，胡性定忙将阿丑扶起，澹然即调定神散灌下咽喉，渐渐回神，手足活动，开眼看了众人，方知是死去还魂。此时村邻过往来看的人甚多，都与林澹然贺喜。澹然

谢别众人，雇轿抬了阿丑回庄，用药调治，数日后，阿丑精神复旧依然好了。澹然细问跌死根由，阿丑将前后事一一诉说——只不讲出父亲分付之言。澹然方才放心。

阿丑依旧顽耍，心下只恨那大虫，几乎丧命，对薛举道：“我这条性命险些儿落在那山猫口里，怎么拿住他，打死这孽畜，方泄此恨。”薛举道：“不难，我帮你去捉。只是没器械，难以近他，又不识大虫穴在何处，惟恐寻他不着。”阿丑道：“那山猫谅只在此山前后，容易寻的，若要器械也有。”薛举道：“器械在何处？”阿丑溜入苗知硕房里，偷了一条铁尺、一把短刀，又问邻舍借了一两枝笔管枪。两个径到小蓬山上来，只向峰峦曲坳、树木丛杂之处寻了一遍，不见踪迹。看看天晚，阿丑将器械寄在山下人家，取路回庄。

次日二人吃罢午饭，复往山上来，穿东过西，走遍深岩穷谷，又寻不见。二人疲倦，暂在石磴上坐了歇力。阿丑道：“那夜毛虫被我烧伤了眼睛，看他窜过隔河山上去了，莫非窝穴在对门山里？”薛举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决有下落，快快寻去。”二人下山，头顶衣裳，手拖枪杆，渡过河去，扒上岸拭干了身上，穿了衣服，飞奔上山。蹇过山顶，恰是一片平阳地，周围都是大竹，二人穿过竹林，只见地上一带鲜血。两个随着血迹而走，行不上一箭之路，忽见血淋淋一只人手，吊在树根上。阿丑道：“大叔，你见么？”薛举道：“这毛虫又在此伤人，决在左近了。”

二人直寻出山弄，不见有虎，复回原路，走出竹林下山。行近洞口，猛听得淙淙水响，急抬头看时，正是那大虫口里衔着一只黑犬，渡河过来。二人抖擞精神，挺枪布定。

那虎不知，爬上岸，放下黑犬，把身子抖了几抖，双爪按住狗颈正要动口，不提防阿丑大喝一声，一枪刺来。大虫急舒右爪一抢，那枝枪杆早被搭折，阿丑倒撞下去跌在坡下。大虫欲张口来咬，被薛举一枪戳去。大虫弃了阿丑，兜转身来扑薛举。薛举刺不着，忙闪入树旁，大虫扑了一个空。薛举复挺枪乱刺，大虫将前爪按一按，向前扑来，被阿丑跳起身，拔刀向虎臀上乱砍。大虫哮吼，翻身来扑阿丑，薛举乘势尽力一枪，刺入虎颊。那虎两爪向上一搭，刮地一声，又将枪杆断为两截，反把枪头击入肉里。那虎负疼振怒，奋力跃起，从半空扑将下来。薛举乖滑，忙转入树后躲过，此时心下也觉有些慌张，急招呼阿丑下水回去。

二人跳入河内，那大虫也蹿身跳将下来，浮水扑入。对岸樵夫见了，喊叫：“那两个孩子，快往上流逃命！”不知这两个顽皮是一双水葫芦，大虫落水，正中了二人之机。阿丑见虎赶来，钻入水底，抄转虎后，浮出水面，双手将虎尾攥住。大虫虽然力猛，水中四足悬空，不能着力，反被阿丑拖住。薛举走水如登平地，从侧首划拢，飞身跨上虎背，两手揪定虎耳，尽力按下水去。大虫性发，吼一声，翻身乱滚，将二人滚落水底，岸上人跌脚叫苦，呐喊驱逐。那虎昂头掉尾，泅水奔转东岸。只听见潺潺水响，二人翻波踏浪，跳出水面，一齐跨上虎背，阿丑紧抱虎颈，薛举倒扳虎尾，用力按住，大虫不能转动，又复钻下水去，二人复滚落虎背。大虫跃出水面，奋力没近岸边，又被阿丑、薛举赶上，拽定长尾，倒拖转河中。

虎挣去，人扯来，两下挣扎多时，那大虫头垂爪慢，骨都都水灌入口内，顷刻间沉落河心，这二人兀自死命扯住不

放。两岸的人都看得呆了，有几个渔翁胆大的下水来，没入水底摸那虎时，四爪拳扰，侧卧水内，忙唤二人放手，一同游过河西。上岸取两件好衣，与二人换了，送酒食压惊。本村邻近人听说两个孩童打死了一只大虎，都来围住了看，个个摇头咬指喝彩。众渔户驾舟摇至河中，打捞死虎，令四个健汉扛抬，随后有一二百人，同送阿丑、薛举回庄。

此时日已平西，林澹然正立在庄前，见这一伙人闹丛丛抬着一只大虫前来，林惊问其故。众人将阿丑、薛举打虎之事说了，合庄人尽皆骇异。林澹然又惊又喜，即令猎户将虎开剥了，虎肉、五脏散与众人，虎头、四爪送与张太公，止留虎皮自用，邻众作谢散去。

后人有诗单赞杜、薛二子幼年打虎之勇，诗云：

天生豪杰年幼冲，徒手格虎人中龙。

此日崢崢露头角，四海烈烈扬英风。

阿丑自打虎之后，每每思念冥中父亲所嘱公孙相会之语，不敢远出，只在庄前伺候。一日午饭后，身子困倦，坐在槐树荫下打盹，一觉睡去，直至将晚未醒。正鼾睡间，被人叫唤惊觉，站起身，擦着眼睛，口中啾啾啾啾，骂道：“是那一个鸟娘养的，惊醒我的睡头？可恶，可恶！”只见一个老者，立在面前，笑道：“小官这等嘴尖骂人！我老人家因贪赶路程，天晚遇不着饭店，到贵庄借宿一宵，因此惊醒你，休得发恼。”阿丑仔细看时，这老者生得白净面皮，长髯似雪，身躯瘦健修长，容貌清古，头戴一顶漆纱道巾，身穿青绢沿边黄布道袍，腰系绒绦，脚着多耳麻鞋，手执龙头拐杖。阿丑心下大惊，道：“异事！阴府父亲所言，果然不虚。”忙应道：“老公公，里面请坐，适才睡梦里失口冲

撞，莫怪。”老者道：“多谢多谢，好一个乖觉官儿。”

阿丑领老者进庄内禅堂椅上坐下，走入方丈，见林澹然禀道：“外有一位老者来借宿，不知老爷肯容他么？”林澹然道：“是单身，还是伴当？”阿丑道：“止是一个老儿，生得极其清健，像道人打扮，并没甚伴当。”林澹然道：“既是孤身老者，留宿一宵不妨。你去掌起灯来，待我出去接见。”阿丑即在佛面前点琉璃，又烛台上点起一对红烛。

林澹然步出禅堂看时，两下俱吃一惊，原来老者不是别人，就是杜成治之父杜悦也。当晚林澹然认得是杜悦，杜悦认得是林澹然，两下不期而会，心下大喜。叙礼已毕，分宾主坐定，林澹然道：“自从老丈分别之后，经今十余年，贫僧深感厚恩，未尝顷刻敢忘，不意今日偶尔相逢，真是奇遇！老丈一向何处栖身，目今为何事打从小庄经过？”杜悦道：“一言难尽。老朽自与老爷拜别后，屡屡在边庭打探小儿成治消息，闻人传说，小儿已为都督，老朽打点行装，欲赴梁国任所，希图一会。不期命蹇，染了疯疾，满身麻木，不能行动，几乎命染黄沙。又亏永清僧弟，接入庵内请医调治，整整在床睡了数年，不意客岁永清又已弃世。闻人传说，小儿为救游僧，被朝廷提究，一时惊死，人离家破。老朽恨不得身生两翅，飞去寻觅，无奈染此恶疾，只好朝夕悲哭而已。去冬方得病体痊愈，可以行动。今措置盘缠，要到梁国访问的实下落，不想得遇老爷，实出望外。”说罢，两泪交流。

林澹然亦垂泪道：“今郎官为总兵都督，仁威远插，朝野皆钦。小僧向年曾与相会，言及老丈传与家报。都督见书大恸，临别时托小僧传上老丈，或得会面，速至武平圆聚。

不期令郎为释放小僧，贻累身死，是小僧害了令郎。每思及此，肝胆皆裂。日前已着小徒到梁打听宝眷消息，都说道令郎身死之后，有妾冯氏生得一子，不幸令媳夫人和妾相继而亡，家业又遭回禄，令孙不知下落。小僧拳拳在心，正欲着人寻访令孙踪迹。今得老丈至此，实为天幸。但可伤永清老师早已归西，未及一吊。贫僧负罪实多，老人家不须远涉风霜，只在敝庄安养罢了。”杜悦听罢，苦切不胜，哭道：“我那儿，我那孙子呵，却从何处得见你也？闪得我老骨头无投无奔！”说罢，跌足痛哭。

正哭间，屏风后转出阿丑来，将杜悦衣襟一把扯住，叫道：“我的公公，今日方才得见你面！”杜悦悲苦不禁，被这阿丑扯住，没作理会处。林澹然喝道：“这畜生又来疯颠作怪，什么模样？”阿丑喊道：“阿丑不颠，今日认公公也。”林澹然怒道：“这畜生，谁是你公公？不放手时，活活打死！”杜悦道：“老爷且慢打，其中必有缘故。小官，你为何就认我是你公公？”

阿丑放手道：“前月那夜跌死，见我父亲杜都督，哭说林老爷救我公公杜悦性命，如此这般，细细嘱咐，说公公月余后必来庄上，教我相认。又说我是遗腹子，妾冯桂姐耽孕十七个月生的，名叫过儿。适才公公和老爷说及借宿缘由，与冥府父亲说的无二，不是我公公是谁？”杜悦道：“莫非你听得我与林老爷所讲，就捏出来的？”阿丑道：“我自小不认得爹娘，又不知前前后后的事，如何捏得出？公公你不信时，将左手出来看，父亲说，公公左手背有三点寿痣。”杜悦笑道：“这小官忒也灵变，见我左手拿着拐杖，有三点痣，就说是父亲教的。”阿丑争道：“这寿痣是我看见了，

父亲还说，公公右脚面上有一颗黑痣，难道也是我看见了，谎说的？”杜悦听了，愕然大惊，对澹然道：“果然老朽脚面上有此黑痣，真是我的孙儿了？”林澹然笑道：“世间有这样异事？阿丑初来时，俺便觉有些心动，不想公孙今日于此相会，真乃千古奇逢！”

杜悦将阿丑细看，声音笑貌，实与杜成治有几分相似，不觉扑簌簌泪如雨下，一把将丑儿抱住，悲喜交集，阿丑也扯住杜悦叫公公。林澹然道：“老丈不须发悲，公孙奇会，莫大喜事。”杜悦谢毕。林澹然教道人摆下酒食贺喜，杜悦上坐，林澹然下陪，阿丑打横，仍旧改名过儿，三人尽欢而饮。林澹然道：“一向感承令郎救命之恩，奈无门路可报，今得老丈与令孙在此，实惬俺怀。”杜悦称谢不已。林澹然心下大喜。

酒阑席散，着道人掌灯，送杜悦耳房安歇。当夜，林澹然想起杜成治释放致死情由，道：“今幸公孙相会于此，养其老，抚其孤，亦可以报其德了。但永清长老代俺祝发皈依，复赠礼物，心常感激，欲见而不可得，今又仙游。”不胜伤感，一夜不能安寝。次早起来，备办祭礼香烛，设立神位，请杜悦为祭主，向西遥祭。林澹然跪下，亲读祭文，云：“维大齐天保八年，七月望日，沐恩剃度弟子林太空，谨以香花蔬食，清供于圆寂大恩师永清住持之灵曰：唯师菩提早证，彼岸先登，舍慈航而普度群迷，转法轮而弘施戒律。念太空尘俗武夫，荷蒙济拔，棒喝之下，收转雄心；摩顶之余，顿开觉路。恩同天地以无涯，欲报涓埃而莫罄，敬疏非供，用展鄙私。尚飨。”

读罢，涕泪交流，恸哭一场。杜悦、过儿和苗知硕等，

无不垂泪。祭毕，杜悦拜谢，方才散了。

祭余是夜三更，林澹然入定之际，恍惚见两个青衣人带着一个和尚，项上系着铁索，向前稽首道：“承法师盛祭，特此相谢。”林澹然跨下禅床看时，正是永清长老。林澹然执手悲咽，问道：“吾师戒行清高，立心正直，既已谢世，即当往生净土，何至于此？”永清道：“贫僧出家以来，谨守清规，毫忽不敢妄行。只因昔年盖造观音堂，缺少钱粮，写一纸借契，往山下万员外家贷银二十两。那员外是一位好善长者，不收文契，照券兑银与我，说道不取利息，止要还本。不期那长者半载之后，抱疾而亡，其子幼小，贫僧延捱未还，负此一件钱债。临终之后，将我押至冥司，阎罗天子大怒，喝骂：‘出家人不持戒行，瞒心昧己，负两不偿，本当押赴阿鼻。幸不犯酒色，尚有可解，暂禁本狱，待填还此债，方转轮回，托生阳世。’贫僧久系囹圄，无便可出。昨感法师祭礼，阎罗天子放我出来，道：‘普真卫法禅师祭汝，乃是汝一条托生门路。’着这二人引我至此叩谢。烦法师令家兄往问月庵，对徒孙卜了性说，取我那一纸北山弄口的田契，原田五亩，价值四十余银，送至万员外家里，说这一段因果，其院君必然收领。若得如此，则贫僧有托生之机，乞法师留神，万万莫误。”林澹然听罢，惕然惊骇，应允道：“明日即使令兄前去，不必忧虑。”又与青衣人役道：“看山僧薄面，去了绳索。”那二人道：“禅师严命，焉敢有违？”即取下铁索。永清长老千恩万谢，作别回去。林澹然方才醒悟。

次早就对杜悦说知，杜悦悲惨不已，打点行囊，就央苗知硕作伴，即刻启程。不一日来到泽州析城山下，径进问月

庵，却好卜了性迎着见礼，问道：“杜老大贵恙痊可，说往武平郡寻觅令郎，何以至此？”杜悦将永清长老负债，托梦与林澹然取契情由说了一遍。卜了性大惊，一面整饭管待，一面取契与杜、苗二人，同至万员外家，对院君拜还，说此情由。院君欢天喜天，收了田契，再三留住酒饭。杜悦等辞谢回庵，与卜了性作别，取路回庄，复了林澹然，林澹然大喜。夜间又梦永清长老来作谢，眉开眼笑，不是已前愁苦形象，向前道：“贫僧荷蒙法师救度，今将托生四川青州府中富家为男，向后还有相见之日。”林澹然再欲问时，早已惊醒。自此以后，杜悦留在庄里过活。

时序易迁，光阴迅速，又值中秋天气，城内张太公着家童来说“先生开馆，接薛小官读书。”林澹然即打发过儿与薛举同进城去攻书。杜悦欢喜，自送孙子到馆中来，与先生相见礼毕，献上礼物，求先生与过儿取名。先生即取名为杜伏威。杜悦自回庄去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这杜伏威行动百般伶俐，但到读书，瞌睡就来，况兼甚是顽劣，只待先生回去，就和薛举扑交耍拳，攀梁溜柱。先生频频责罚，二人烦恼，暗中商议。薛举道：“叵耐先生无状，屡屡责我两个。此恨何以报之？”杜伏威道：“有一妙法弄这老杀材，管教他命在须臾。”薛举道：“这老猾贼焉能够摆布得他死？”杜伏威道：“要他死何难？但系师长。于心不忍，止令他死去还魂，泄我二人之气。我识得一种草药，甚青翠可爱，是一牧童教我的，生在城外一座土山上，他说这药名为鬼头塞肠草，第一厉害。譬如怪这个人，将这草抹在他溺桶上，那人放溺时，这草的毒气就钻入肚里去，立刻肚腹作肿，前后水火不通，不消三二日，断送

一条性命。或擦在他裤子上也好。我问他：‘害人性命也不是妙药。’牧童说：‘另有解药，如若骗人胀了一二日，要解时，用粪清汗吃下，登时可解。’我把这药草紧紧记在心里。如今老死囚苦苦与我作对，不如将此草奉敬他一奉敬，即报了此恨了。”薛举道：“药草却在城外，怎地一时取得？”杜伏威道：“趁今晚赶出城，明早取了药草，登时奔进城来，尚不为迟。”薛举道：“果然如此甚妙，快去快来。”杜伏威即抽身拽开脚步，临晚闯出城外。时天气尚热，在山凹里蹲了一夜。待天色微明，上岭拔了草，藏在袖里，依旧取路奔入城来。

却说先生清早起来，不见杜伏威，问张善相：“杜伏威何处去了？”张善相道：“不知。”问薛举，也道不知。直到辰牌时候，杜伏威喘吁吁地来了。先生喝道：“你不读书，却往何处去闲耍？”杜伏威道：“学生昨晚在门首，见庄内道人来城里买水果，说我公公身子不健，学生心下计念公公年老，连晚出城探望，幸而已好，今早林师太着我进城来。昨晚心忙，不曾禀过先生，乞饶恕这一次。”先生道：“瞒我出城，本该重责，闻公公有病，连晚问安，尚有孝顺之心。今次饶你，快去读书！”杜伏威将脖项缩了几缩，舌头伸了两伸，且去哼哼地读书。捱到日午，先生吃饭，杜伏威趑入先生卧房里，掀开马桶盖，将袖中药草揉烂，涂在马桶四围沿上，依旧盖了，复身入学堂来，心中暗想：“这草药未曾试过，不知有灵应否？且看何如，再做计较。”半日无话。

看看天色将晚，先生进房里去方便，坐在马桶上，只觉得腿和阴子屁孔就如有物辣的一般，刺得生疼。先生立起身

来看时，马桶又是洁净的，复坐了。欲大解时，挣了半晌，挣不出一些；要小解时，挣得面红耳胀，撒不下一点。先生心下大惊，道：“这又是作怪！为何水火俱闭了？”不多时，陡然阴囊胀大如斗，腰腹作疼，两脚移动不得，只得上床睡了。捱至更深，愈觉疼痛不止，渐加沉重。正是：
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暂时祸福。

毕竟先生性命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 窃天书后园遣将 破妖术古刹诛邪

诗曰：

秘笈真符出洞天，男儿获此可登仙。
灵文初试钦神鬼，兵法新传继侠禅。
春日密韬文豹略，秋香公忿牝鸡冤。
妖淫胆丧英雄手，只恨衰椿不大年。

话说先生得病，十分沉重，张善相忙入后厅，和张太公说知先生病重。张太公慌，亲到书室来看，见先生睡在床上，不住声叫疼叫痛。张太公问道：“老师染何病症，这般呻吟苦楚？”先生哼道：“学生蒙长者相延，感激不尽，多是福薄，不能消受，一时无故染此笃疾，竟莫测致病根由。天降灾殃，谅来多死少生，若有疏虞，望乞收殓，若得骸骨归乡，感恩于九泉之下。”张太公劝道：“不妨耐心调理，决然无事。”太公口虽劝慰，心下忧慌，当晚连接三四个医人诊脉，这个道是感冒风寒，那个道是虚火所激，又有的说是中毒，又有的说是犯邪，三四个医生，东猜西扯，没做理会处。大家商议了多时，共撮一剂表寒散火解毒驱邪的药。太公亲自煎与先生吃下去，只指望病好，岂知反添胀痛，揞床拍席，几次发昏，搅得张太公一家不安。使人去占卜祈签，说道犯了甚么二司大王、三郎五道，又有阴魂作祟。太公登时安排祭礼，邀请道士禳星发檄。缠了一夜，先生病体

愈重，不曾减得分毫。

有诗为证：

医卜由来出圣书，个中精奥少人知。

祈禳药饵皆无益，说破真方病即除。

却说杜伏威和薛举一床睡着，两个暗暗地冷笑。直到天明，薛举醒来，对杜伏威道：“那鸟娘养的，不知夜来心事何如？”杜伏威应道：“这会儿正当紧要处，铁汉子也要化作汁哩。须待临期，方可解救。”两个在床里说笑。不提防隔墙有耳，张家一个丫环，名唤嫩红，托茶出厅上与太公吃，打从杜伏威窗外经过，听见他两个在床上这般说笑，却思量道：“若如此说，这两个小官必然知先生病的来历。”递茶与太公吃毕，嫩红对太公说：“我适才托茶打从杜、薛二小官窗前过，听得薛小官口里这般问，杜小官这般回答。若要先生病症好，除非问他两个，便知端的。”太公惊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小小年纪，只恐是说耍，你去叫他两个出来，待我问他。”嫩红走近房前叫：“两位小官，太公相唤，问一句话。”两个应道：“来也，来也。”即爬起穿衣。薛举道：“叫我二人说甚么？莫不是走了马脚？”杜伏威道：“不妨，有谁人知道？若问时，只推不知便了。”同出厅来，对太公唱喏。

太公笑道：“先生这样病重，你两个可也睡得安稳，怎地救得他，方是师生之情。”薛举道：“好笑，我年幼小，但晓得读书，那里会医病？”杜伏威笑道：“太公真是年纪高大，有些颠倒。昨晚那几个有名的医士，却也胡猜乱猜，医不病好，反来问我。小厮们怎生救得他？这唤作活捣鬼。”太公心里暗想道：“若说破了，这两个猢猻决然一口

赖住，不如且哄他一哄。”当下笑道：“既是你们不能救先生，只索罢了，为何反冲撞我老人家？快进里面吃早膳。”两个板着脸走入去了。

不多时，太公着家僮单叫杜伏威出来，杜伏威问道：“太公又唤我何事？”太公道：“先生在房里睡着叫苦，你进去问一问安，才成个学生的道理。”杜伏威道：“太公说的是。”即到先生卧房中去了。

太公走入轩子内来，见薛举靠着桌儿吃粥，太公埋怨道：“你这小厮忒也狠毒！自古道：天地君亲师，先生如父母一般，怎地下得毒手，将他害却性命？”薛举睁眼道：“太公好没来由，先生自染病，干我鸟事？”太公道：“这小厮还要嘴硬！适才问杜伏威，他说都是你弄那法儿去害先生，又说还有甚法儿可解，他已一一招认，你还厮赖？”薛举大怒道：“这小猢猻，你自怪先生责打，去城外寻甚么鬼头塞肠草做弄先生，反推在我身上？”太公道：“他说有药可解，你快说出，不干你事。”薛举道：“甚药，甚药？将粪清汁吃下去，便好了！”

太公也不说破，快令家僮去买了粪清，汤热了，与先生吃下去。顷刻间腹内骨碌骨碌的响了几阵，要净手。太公叫另拿个净桶与先生，一连解了两次，疼止肿消，果然一时平复。睡一觉，吃些粥汤，便下得床来，坐在房里将息。只听见门外人声喧闹，有人厮打，先生走出门看时，却是薛举和杜伏威揪发狠打。先生喝住了道：“我病体略得宽爽，你两个又在这里斯闹恼我，成甚规矩！”薛举杜伏威见先生骂，俱各放手，气忿忿两下立着，俱不做声。

张太公柱着拐杖跑出来，道：“先生不要发恼，你的性

命全亏他两人相救。”先生惊问其故，太公将鬼头塞肠草、粪清解毒缘故说了：“两上互相埋怨泄漏了机关，因此厮打。”先生怒道：“不争这两个小厮如此无理，反来做弄师长。”太公道：“看老朽薄面，不要计较他罢。”先生踌躇一会，叹口气，道：“令孙学问日长，须请经儒教授，以成大器，学生才疏学浅，恐误今孙大事，即此告辞。况薛、杜二子，今虽粗卤顽劣，察他气宇不凡，他日必成伟器。学生明早拜别太公便行。”太公再三款留，先生坚决要去。太公无奈，次早赠送修仪礼物，待了酒席，告别而去。

太公见先生已去了，令家僮送薛、杜二生回庄。林澹然见了，问二子何故回来，家僮将弄先生的事端告诉一遍，“故此先生不乐，辞馆而去。”林澹然大怒道：“两个畜生恁地不知抬举，不用心攻书写字，反去干那蛊毒魘魅的事？甚为可恶！”拿竹片要打，苗知硕等劝住，骂了一番，打发家僮回城。

至九月初旬，张太公另请一位西宾，又着家僮来庄里见林澹然，接杜、薛二生读书。林澹然唤两个同到方丈中，道：“目今难得张太公另请一位先生来，呼唤你二人赴馆。你两个收拾快去，若再如前做出事来，重责不恕！”杜伏威摇手道：“不去不去，当今离乱之时，读那两行死书，济得甚事？不如学习些武艺，图一个高官显职，有何不可？不去读那死书了。”薛举道：“我也不去，只随着老爷学武艺罢。”林澹然心里暗想：“这二人分明是武将规模，何苦逼他读书？且由他罢。”便道：“你两个不去读书，小小年纪却学甚武艺？不去也罢，但不许外面生事，早晚要担柴汲水，勤谨做工。若有不到处，一体罪责休恨。”薛举、杜伏

威齐道：“情愿跟随做用，不去赴馆了。”林澹然写帖辞谢，发付家僮回城去了。

时序易迁，转眼间又是隆冬天气，时值十二月十九庚申日，正合通书“腊底庚申，一切修造迁葬祭祀求神俱吉”。张太公家里新塑一尊值年太岁灵帝君，延接一班平日诵经念佛的老道友到家念佛，先一日着苍头具柬到庄里接林澹然、杜悦等，同临佛会。林澹然甚喜，次早同杜悦、苗知硕、胡性定、沈性成入城里来，留薛举、杜伏威和道人行童等看庄。薛举和一班小厮们，自去闲耍，道人、行童等无事，到日午吃些冷饭，闭上庄门，各自放倒头寻睡去了。

这杜伏威独自一个，在禅堂内弄棍舞枪，耍了一回，走入方丈里，开食橱寻点心果子吃，不见一些，心里想道：“昨日橱内有若干果子食物，今日为何一空？毕竟是老爷藏过了。”径奔到林澹然卧房里来，只见房门紧锁，无匙可开。当下生个计较，撬开红漆棂窗，从窗槛上扒进去，寻着食箩，取出几个炊饼来吃，又藏些果子在袖内。正要抽身跳出，忽见经桌上堆着几部经卷，杜伏威逐本拿起来看过。翻到书底，寻出一卷书来，甚是齐整，比诸书不同，绿闪锦的书面儿，白绒线装订，正面签头上写着“天枢秘策”四个楷字。揭开看时，雪白绵纸上楷书大字，是林澹然亲笔誊写的，目录上写着“遣神召将卷之一”。杜伏威逐张揭开细看，却是些法术符咒变化的神书，心下大喜，将书藏在袖中，即翻身爬出窗外，将窗扇依旧闭上，一溜风走到方丈里坐定，悄悄开书，默诵那词咒。

至晚，不见林澹然回来，薛举和道人、行童，俱已睡了。杜伏威虽然睡在床上，一心想着《天枢秘策》，眼也不

合，想了一回，暗把读过的词咒，又背一背看，恰也一字不忘。心下算计道：“趁今夜老爷等不在庄，道人等又都熟睡，不如乘着星光月色，请一请神将，试看他来否。”忙起来披了衣服，悄悄走出房外，拽步入后边花园里，依书图谱，按着罡步，捻着诀，口中念动真言神咒。

可煞作怪，霎时间只见狂风骤起，吹得毛发皆竖。风过处忽然现出一尊神将，生得身長丈余，头大如轮，三眼突出，两鬓鬍松，赤脸红须，獠牙似锯，头戴束发紫金冠，身穿锁子连环甲，脚登黑皮靴，手执镔铁锏，高声问道：“吾师宣召，有何法旨？”杜伏威见了，唬得魂飞魄散，目瞪口呆，花园里一时无躲处，跌转身，拼命奔入墙侧东厕里藏避。又听见那神将大喝道：“既召吾神，为何不出来相见？果有甚的差使？”杜伏威寒簌簌的抖，不敢做声。那尊神见没人回答，又喝道：“法师既无差使，召我何为？快快遣发我去也。”杜伏威心里想道：“我只读得召将的神咒，不曾见甚遣将的法儿，怎么打发得他去？”只躲在东厕里不做声便了。

那尊神见无人答应，在花园内四围寻觅。行至东厕边，觉有生人气，发怒提锏打将进来，奈东厕是秽污之处，要上天庭，不敢入去，只将铁锏东敲西击，呼呼喝喝。直到五更，四下里鸡鸣了，那神将只得飘然而去。这杜伏威在茅厕里蹲了一夜，惊得骨软身麻，不能动弹，捱到天晓，精神困倦，不觉就睡着在东厕板上。

却说林澹然、杜悦等，在张太公家内做一昼夜道场，至天明吃了早膳，辞别太公回庄。薛举同道人等都来迎接，只不见杜伏威。林澹然问：“杜伏威何处去了？”薛举道：“昨

晚和我上床同睡，天明起来，不见了他，不知那里去了。”道人、行童一齐道：“果然昨晚闭门，一同歇息，今早不知去向。”林澹然笑道：“这小子又不知何处玩耍。”着道人行童庄前庄后、小房侧屋处遍处寻觅，并不见影。

一个行童寻到后园内，假山边，花树丛中，到处寻过，亦不见踪迹。打从西首穿径而过，只听得东厕里鼾声如虎，行童探头张望，却正是杜伏威睡在那里，慌忙叫醒道：“小官人，为何在这香筒里打睡？住持老爷和你公公回来寻你哩，快去，快去。”杜伏威怒道：“我正睡得熟，你这狗才大胆，来搅醒我的睡头！”行童道：“这是甚么所在，还要贪睡，遍处寻你不见，却反嗔骂人，且去见老爷，不要拖累我。”杜伏威道：“见老爷却待怎的！”同行童进禅堂里来。

林澹然问道：“俺不在庄，你夜间却往何处玩耍？”行童掩着口笑道：“小官睡在后园东厕里打鼾，适才还嗔我叫醒了，口里兀自咕咕啾啾地骂。”杜悦恼道：“这野畜牲，奇怪得紧，真好不知香臭，为何在这茅厕里睡？”林澹然道：“你因甚好床好席不睡，反去投坑厕当作安乐堂？”杜伏威瞪着眼不做声。

林澹然见他如此，思量了半晌，猛然省着：“昨日卧房窗子不曾上得插箭，书籍不曾收拾得好，莫非窃见天书，在后园胡乱干甚么勾当出来？”喝令杜伏威跪在佛榻前，急抽身到卧房，开了锁，进内看窗子时又是关的，但见桌子上书卷，已是翻得乱乱的。慌忙开书橱寻三册天书，只有中下两册，不见了《天枢秘篆》，桌上细细检寻，也不见有，谅来是杜伏威偷了，就问道人：“昨日夜间曾听见甚的响动么？”道人都道：“没有甚的响动，但是睡梦中，听得远远有呼喝

之声，不知何处？”林澹然道：“不必说了，是这小泼皮干出事来也。”即唤杜伏威：“快拿天书还我！”杜伏威不敢隐匿，袖中取出来双手递上。林澹然接了，笑道：“你昨夜请何神道？可直说来免打。”杜伏威道：“昨日我看见这书上面，第一卷就是召请天神天将，我日间暗暗将词咒记了，乘老爷不在，黑夜园中试耍。才念得几句咒语，不知怎的这般灵感，一尊神道就来了，生得厉害怕人。我慌了，只得躲避东厕里，被那尊神道大呼大喝，东敲西击，寻人厮打，直到天晓方去。因吃了惊，故此一时睡去。乞老爷饶恕则个。”林澹然道：“还是你造化，若不往茅厕里躲避，这一铁铜打做肉泥。罢罢罢，也是前定之数，这本书就传与你，朝夕用心攻习，不可漏泄天机，异日求取功名，皆在此书之上。”

杜伏威接了天书，公孙二人拜谢。以后逐日杜伏威求澹然指点传授，一步也不出门，昼夜习演天书兵法，变化之术；有余了，在后园里同薛举习学十八般武艺。杜伏威使一杆长枪，薛举使一支方天画戟，数年间，两个武艺都已精熟。

杜伏威又早十六岁了，薛举年登十五。一日，林澹然在禅堂里闲坐，正值早秋天气，金风初动，天色微凉，杜伏威、薛举二人闲立在檐下。林澹然唤二人近前，道：“我向来教你们的武艺，未知二人谁勇谁怯，趁此清秋天气，你两个比较手段高下若何，以决前程。”杜伏威、薛举听了，心下欢喜，提着枪戟，敢勇争先。林澹然喝教：“住手，不是这样争斗，轮枪动戟，恐有伤损。”令道人取两株直细竹竿，竿梢上紧紧扎了旧布，上都蘸着湿石灰，二人各穿一件青布道袍，俱拿竹竿在手。澹然分付道：“各要用心，道袍

上如着灰点多者，即为输论。”

两个笑嘻嘻地挺着竹竿，丢一个架子，分开脚步，各逞手段，一来一往，在园中斗了八九十个回合；林澹然喝令暂歇，两个斗到深处，那里肯住，两条竹竿就如龙蛇飞舞，二人复斗四十余合，林澹然又喝散住手，两收了枪法。林澹然唤近前看，杜伏威肩膀上着了两点、左腿上着了一点，薛举只右臂上着一点。林澹然笑道：“若论狡猾，薛举不如杜伏威；武艺精熟，杜伏威不如薛举。两个还要用心习学，不可懈怠。”杜伏威、薛举一同谢了。自此，二人更加精进，每日操练武艺。又是月余，正当八月初旬，但见：

凉飙荐爽，并梧一叶飘零；溽暑退收，征雁数行嘹唳。闺中少妇忆征夫，砧声韵急；边塞戍军悲苦役，画角凄清。甫睹流萤穿户牖，又闻蟋蟀叫阶除。

杜伏威、薛举一日在庄外闲耍，听得人传说铁佛庵后庭桂花盛开，二人稟知林澹然要去一看就回，澹然应允。二人欢喜无限，往铁佛庵来。进入后园，果然桂花开得十分茂盛，香闻数里。这花园有百余亩宽阔，傍墙左右，俱种桂花，约一二千株，深浅黄白相间，尽皆开放。园中游赏之人如蚁，俱席地而坐于桂花树下，酣歌畅饮，热闹得紧。

昔贤僧仲殊有词为证：

花则一名，种分二色，嫩红妖白娇黄。正清秋佳景，雨霁风凉。郊墟十里飘兰麝，潇洒处，旖旎非常。自然风韵开时，不许蝶乱蜂狂。把酒独挹蟾光，问花神何属，谁允中央？引骚人乘兴，广赋诗章。几多才子争攀折，嫦娥道三种清香：状元红是，黄为榜眼，白探花郎。

二人看玩半晌，徐步出庵，行至村口酒店中坐下，小酌数杯。店家搬过酒肴，两个正饮酒间，只听得店后人声喧闹，侧耳再听，却像一个少妇声音，闻得骂道：“你这老不死的猪狗，馊饭的歪货，阎罗天子偏没眼睛，不勾你这老怪物去！我好恨也！”又听得一个老妇人呜呜咽咽的哭。那妇人恨恨地骂不住口，又一男子劝道：“我的娘，不要恁的淘气了，骂这老死坯打甚么紧？反恼坏了你自家的身子。耐烦些罢了。”那妇人又发狠骂道：“冷枪戳心的忘八、长刀剃脑的乌龟、热油灌顶的杀才，要你劝我怎的？你的两只鸟眼又不瞎，好端端的一个孩子睡在桌上，教那老猪狗看守着，为何不用心，任他跌下地来，跌了一个青疙瘩？我的肉呀，好疼也！若平安无事，只索罢休，我这块肉若有半点儿差池，剥你这老猪狗的皮！”一面骂着，一面将碗儿盏儿家伙打得乒乒乓乓地响。这男子陪着冷笑，道：“我的娘，好意劝你，岂知反恼着你？是我劝的不是，该打，该打。”那妇人千乌龟万老狗骂个不休。

杜伏威听了，心中甚觉厌恶，见店里一个老姬在窗前绩线，问其缘故。老姬低低道：“二位官人请酒，待老身从容告诉。敝村中共有五七百人家，都依傍着这相闹的富户过活。”薛举道：“这厮是甚么人，如何有此力量，养活得满村百姓？”老姬道：“这富户姓羊，名委，号做畏斋，祖父贩卖私盐，做成偌大家业，田园广有，屋宇尽多。本村民户若非种田赁屋，即是借本经营，个个与他有首尾，资着他的，因此受他管辖。”杜伏威道：“适才被骂哭的与那骂人的女人，却是兀谁？”

老姬蹙着眉头叹道：“可怜，可怜，那哭的是羊委之母

亲封氏，孀居已久，只靠着羊委一子。那悍骂的是羊委的妻子尤氏，倚着父兄势耀，纵着自己泼性，打夫骂婆，终日价吵闹。老身在此间壁住，受他絮聒，好生听不得。”杜伏威道：“你贵村好邻舍，这泼妇人忤逆不孝，何不连名呈举，遣他离了此处，也得清静。”老枢摇着头道：“天呀，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？人若惹了这女人，小则撩裙秽骂，大则服膈悬梁。年前这女人拿着一条杆棒，正在门首打汉子。一位过路客官见了，大是不平，讲道：‘男子汉堂堂六尺之躯，顶天立地，不能正室家，反遭妇人凌辱，这样人空生在天地间，不如死休！’这尤娘子听了，大发雷霆，丢了丈夫，敲起锣来。少顷，隔溪走过他父兄庄客一千人，将这客官痛打一顿，结扭到官。两下大兴词讼，经过数重衙门，方得完结。”

薛举道：“这厮丈人、舅子是何等之人，敢如此胡行？”老枢道：“他丈人名唤尤二仁，是本府提控；长子尤大伦，充总镇司椽史；次子尤大略，是本县押司；三子尤大见，有些膂力，捕盗立功，做了总管府营长。一来家道富足，二来衙门情熟，三来人强势旺，故此任意横行，谁敢逆着他？当初此村名为雁翼街，只从尤娘子嫁来，却改名雌鸡市了。每年春秋二社，羊家为首，遍请村中女眷们聚饮，名为群阴会羊家。新刊一张十禁私约刷印了，每一家给与一纸，又于土谷神祠张挂，禁约各家男子都要循规蹈矩，遵守内训，犯禁者责罚不恕。稍违他意，便率领凶徒打骂。因此人人怕他。”

杜薛二人拍掌大笑，又问道：“妈妈，那私约上怎的讲来？”老枢道：“有一纸在此，奉与郎君自看。”打开针线

匣，取出禁约，递与薛举。薛举展开和杜伏威一同观看，《禁谕》写道：

“雌鸡市人等公议，为禁约事：凡例十条，各宜遵守，开列于后。计开：

一、禁嫖赌。凡赌者必致盗妻之衣饰而反目，嫖者未免忘妻之恩爱而寡情，有一于此，巨恶不赦。本村男子有犯此禁，绑至土地庙内，社长责青竹片三十下，罚银三两，以助公费。

二、禁凌虐正室。世上女流最为烦苦，生育危险，并白艰辛，如鸟锁樊笼，鱼游鼎釜。尔等男子宜体恤，深加爱护，低头下气，受其约束。倘有恃己凶暴，侮慢正室，拘至庙中，鸣鼓叱辱，任从本宅娘子亲责巴掌数十，仍罚银一两公用。

三、禁擅娶妾媵。凡人子嗣，自有定数，岂因嬖宠而可广延？好色之徒，假正室无嗣之由，别买娇姿，朝夕取乐，结发反置不理，深可痛恨。凡我乡中，宁使绝后，毋得轻娶侧室。违者面涂煤靛，众共杖之，即刻将妾离异，财礼公用。

四、禁狎昵婢仆。凡美婢俊仆，每能夺主之爱，侵嫡之权，殊当痛革。我乡中有丰裕者，只许蓄邈邈苍头，粗蠢婢子，聊供使令而已。犯禁者罚米二石斋僧，其婢仆尽行驱逐。

五、禁丧妻再娶。古云：烈女不更二夫，妇人重醮者为失节。则男子失偶，再娶者岂为义丈。本境如有鳏居，不问年之老少、子之有无，一概不许续弦重娶。犯者任娘家白白领回，毋许争执。不服，众殴。

六、禁夫夺妻权。盖妻为内助，乃一家之主，事无巨细，咸当听其裁夺，然后施行。若男子不先禀命，辄敢自行专主者，头顶重石一块，跪三柱香。不愿跪者，打嘴巴二十五掌。

七、禁纵饮游戏。夫耽乐饮酒，则房闼情疏；博弈游畋，则衽席爱浅。本境除婚丧、群阴会、饗房庆诞、贺育之外，毋得呼朋拉友，引诱少艾，酣饮博唱。犯者罚钱二千，赏守法者。

八、禁出无方。世上男子心肠最歹，在家不暢，必然出外鼠窃狗偷，暗行欺骗奸淫之事。女流深处闺中，焉知其弊？今后男子凡出，必须禀明正室，往某处、行某事、见某人，归则禀复明白，方许进膳。如有倔强汉擅行出入，或作暧昧之事而谎言遮饰者，不许饮食，罚水十碗，拔去鬃毛，打孤拐二十下。

九、禁妄贪富贵。功名富贵，从来天定，世之贪夫俗子，不思安分守己，妄图侥幸，抛妻撇子，久出远游。那知妻守孤灯，独宿而泪零如雨；室中寂寞，对月而梦逐云飞，千样离愁、百般慨叹？纵使利得名成，而既往青春已成虚度，此恨怎消？反不若耕种开张，夫妻欢娶，母子团圆，免使深闺有白头之叹。即出仕者，必挈妻子同行，共享富贵，勿致妇南夫北。两下参商。有违此禁，群起而攻。未获富贵于未未，先作俘囚于床下。

十、禁不遵条约。国有政，家有法，总属天理人情，共宜遵守。前禁九条，俱齐家正身之本，束缚狼心狗行之规，至要道也。苟能遵此，可称仁里；否则，伤

风败俗，浇莫甚焉。倘有鼠辈不遵前约，则先痛打而后议罚，必不轻贷！

右禁约，乃众社长之公议也，凡我同盟，互相劝勉，学做好人。其中设有不才女子，为夫隐过者，合乡女眷共叱辱之，罚公宴一席。凡我社中诸女眷，两邻知而不举者同罪。犯禁之汉，不受约束，众嫁其妻，使永为鳏夫。

某年月日右约谕众知悉

二人看罢，踊跃大笑，薛举大叫道：“好一个正身齐家之本！妙，妙。”老姬摇手道：“官人禁声，切莫闯祸。”此时杜伏威有几分酒意，怒上心来，厉声道：“这悍妇只可欺那缩头乌龟，敢惹谁来？若荡着小杜，教他知我拳头滋味！”老姬慌张道：“是老身多口的不是了，郎君切莫高声，若惹了这癫疯子，老身便是死也。”杜伏威嗔目道：“老妈妈，怕他怎的？那泼妇人来和你厮闹，我自对付他，莫怕。”薛举起身道：“日已将西，大哥去罢，莫理这闲事，拖累老妈妈受气。”

正要算还酒钱出门，不期那妇人早已听得，一片声骂将出来。原来这老姬和二人讲话之间，妇人领着儿子在天井中闲坐，听得此言，一霎时面青眼赤，躁暴如雷，撇下儿子，奔出门来，大骂道：“何处来的死囚，闯祸的猴子，与这老死鬼诽谤老娘？剥了这老死鬼的皮，揪了这猴子的毛，才见老娘些些手段！”惊得老姬慌做一团，摔到地上。杜伏威大怒，先走出门，薛举随跟出来，二人看那妇人时，委实生得雄壮，但见：

头挽一窝丝，鸦鬓浓铺煤黑；脸堆三寸粉，桃吞阔

抹脂红。乌丛丛的两道浓眉，光溜溜一双怪眼。耳坠珠环，手圈金镯。穿一领鱼肚白生绢衫儿，胸前突挂两枚壮乳；系一条出炉银软纱裙子，脚下横拖一对划船。柳眉倒竖，犹如罗刹下西天；星眼圆睁，却是夜叉离北海。

杜伏威厉声叫道：“兀那泼婆娘，你要揪谁的毛？我正要抽你这忤逆悍妇的筋，你还敢大胆来骂人？”那妇人两手拈了石块，劈面打来，杜伏威低头闪过，跳一步向前将妇人照胸膛一指，那妇人仰面跌倒在地。羊委听得门外喧嚷，急出看时，见浑家被人打倒，十分恼怒，急提一条扁担，照杜伏威劈头削下。薛举接住扁担，只一扯，把羊委撞入怀来，薛举飞一拳去，正中鼻梁，鲜血进流，晕倒地上。邻舍们都来相劝，一面扶起羊委搀进屋内。

那妇人奔入去，提出一面锣来，咣咣地敲响。杜伏威分开众人，劈手夺过锣，撩入溪里。妇人将杜伏威衣襟扭定，大头撞来。众人喊叫：“男不与女敌，郎君不可动手！”杜伏威让妇人撞了几下。此时满村男女云屯雾集，过往的人都立住了脚看打。忽然，喊声起处，屋旁抡出十数个健汉来，乃是羊家庄客，各各手持柴棒，攒住二人乱打。薛举两臂一架，早夺了一条大棍，向前打来。众人那里抵挡得住？着棍的纷纷跌倒，谁敢迎敌？呐一声喊，四散走了。

那妇人兀自扯住杜伏威的衣服，至死不放。杜伏威性发，双手提起妇人，向空地一撩，方才放手。杜伏威得脱身便走，行不数步，那妇人脚大，随即赶上。杜伏威回身照脸一掌，打了一个踉跄，又将他衫子一扯，扯断了带子，顺手一拽，却似蛇褪壳一般，衫儿脱下。妇人赤着身子，露着双

乳乱跳。杜伏威想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教他出一场丑。”又倒拖妇人过来，将裙裤尽皆扯下，浑身精赤。众人呐喊远看，并没一个人向前解救。

看官你道，世间男女厮打，毕竟是男子，不是旁人，理应呵叱救援，为何袖手旁观，不行救应？原来这尤氏，平日嘴尖舌快，动口骂人，幼年做下些不端的事情，受人几次羞辱。年近三旬，卖脱了相交主顾，另立起一个门户来，假卖清乔做作。男子们有事，抢向前吱吱喳喳，巧辩饰非，佯狂诈死，挑拨丈夫逞强压众。本村妇女看了样子，谁肯学好？故村前村后、亲族邻友，个个是厌恶的。外虽趋承，内怀嗔恨，见这般凌辱他，反畅其意，都暗念道：“恶人自有恶人擒！”

这女人浑身脱剥，赤着两片精皮，少年子弟见了，个个竖起旗竿来；老成的看此景象，甚不过意，见杜薛二人青年精勇，行凶泼打，庄客等皆近他不得，谁肯舍着性命轻敌？人人畏缩，不敢向前。这妇人虽是凶顽悍泼，到此地步也只索软了，满面羞惭，口中喊骂，两手遮着阴处，没命的奔走，恨不得一脚踏到家里。幸一个家僮将一领布道袍擦将过来，妇人接住披在身上，低着头奔回家去。杜伏威、薛举分开人丛，跳将出来，手提杆棒，笑吟吟取路回庄。正走间，猛听得后面锣声震耳，杜伏威笑道：“锣声响处，必有人追来了。”薛举道：“纵有十面埋伏，吾何惧哉！”

行过二里多路，天色将晚，黑云四起，只见路口林子里一声忽哨，冲出二十余人，各执器械。为首一人身长体壮，眶眼大鼻，头顶竹笠，身穿直袖短衫，手搦一柄大钯，邀截路口。原来是羊委的丈人尤二仁，听得隔河锣响，谅是女儿

有事，正欲来救应，有人报知备细，慌集家丁僮仆，又请了一位教师，名为朱百文，抄路俟候，刚刚相遇。

朱百文跃出路口，见了二人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我说是甚样两个三头六臂扳不倒的大汉，兀的是城隍庙中一只小鬼！乳腥尚臭，辄敢横行？”薛举大怒道：“汝这眼眶贼囚，有甚手段，敢开大口？速点火把送我二人回府，稍有迟延，每人头上受我一棒！”朱百文舞动大钯劈脚面扫来，薛举举棒隔开。二人搭上手，斗了数合，朱百文一钯撵近膝边，薛举倒退让过。那钯呼的一声响，又见擦至耳根，被薛举一棒掀起，跨进一步，随手棒下。朱百文躲闪不迭，右腕上着了一棍，扑地倒了，钯已撇在一边。尤二仁父子、家僮一齐上，杜伏威迎住，一棍早已打倒一个，薛举从旁攻进，两条棍如龙飞电掣，尤家人不敢遮架。只听得喇喇地响，人着棒，个个损伤；棍着棍，根根断折。两下正厮斗间，忽然大雨骤至。伏威当先，薛举断后，直打出路口。尤二仁见天黑雨大，二人勇猛，不敢追袭，只得互相搀扶打伤的人，抽身回去，连夜延医疗治。不题。

再说这两个顽皮得胜，冒雨而走，奈何天色黑暗，路途泥泞难行，一步步捱出溪口，浑身透湿。只见溪西有一座庙宇，二人奔至庙前门槛上坐了，商议候雨住再行。看看捱到夜半，倏然云开天霁，一轮皓月当空，二人抬头看时。扁额上写着“孤忠”二字。一同进庙观看，正中神橱内乃是楚相国范曾神像，两旁从神俱已零落。薛举道：“向闻人说孤忠庙内白昼出鬼，虽然走过几遍，未曾进内一观，看看何如？”杜伏威道：“我正要拿个鬼儿耍耍，进去进去！”此时破壁中透入月光，照得明白，两个步入东廊，弯弯曲曲，趑

进一座土墙，里边是一大片园，惟见败草过腰，蛩声满砌，园尽头有三间大楼。二人登楼凭栏四顾，甚有景趣。

正看间，忽见一人闯入园中，手中捧着枕褥走近楼下，少顷鼙将上来。二人骇异，将身躲了暗中偷觑，见那人披着发，赤着脚，生得丑陋，彪形虎体。二人看了，不知是人是鬼，且不做声。只见那人脱去衣裳，裸身赤体，两手捻诀，双眼直视月中，蹈罡步斗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倏忽之间，空中一妇人赤身披发，乘风而至，直入楼中，见了那人，蓦然睡倒。那人忙抱褥子与妇人垫了，将枕枕了头，妇人如醉的一般，任他所为。杜薛二人即闪入神橱后黑影中藏避，悄悄张他。只见那人浑身精赤，搂抱着女人正欲云雨。

杜薛二人看了，按纳不下，跃出大咤一声，喝道：“何处妖邪，来此行这不法之事？不要走，吃我一棍！”那人吃了一惊，急忙跳起，跑下扶梯，二人随后追下，直赶出土墙外，寂然不见。二人不敢追出，复上楼看，那妇人赤条条仰睡不动，二人问时又不答应。杜伏威道：“这妇人被那厮妖法所迷，须用法水解之方可。”正要下楼取水，忽听楼下喊骂：“无知贼子，败我美事，快下来，与你见个高下！”伏威、薛举挺棍奔下扶梯，那人手持双刀，退出天井中，伏威与薛举两条棒围住厮并。三个人鏖战良久，那人被薛举看清，一棍击中眉心，扑的倒了。薛举便夺过一把刀，将那人首级割下，挂在柳树枝头，搜检身上，裙带上系葫芦一枚，内藏丸药。杜伏威取了葫芦，将药撒散到庙外涧中，舀了一葫芦水，先念了解咒，含水喷在妇人脸上，妇人方醒。见了杜、薛二人，惊惶惭愧，没处藏身，将褥子扯开遮了下身，一堆儿蹲着发抖。

杜伏威道：“不须惊怖，暂且消停定性，与我说知备细。”妇人坐了半晌，道：“妾身庞氏，住在柳家村里，孀居守节，只有一个儿子。三月前来了这个人，异样打扮，说是外国人，善看三世图，能知过去未来之事，我斋他一饭，就要他看三世图。他问了我年庚八字，就讲出我亡夫的名号来，说亡夫生前造孽，现在地狱受苦，直交罪满，罚生阳世变为鸭。我等妇人一时没见识，听信其言，啼哭求他超度。他道只有一条门路可救亡夫脱离地狱，转生人道。妾再三求恳，他要我顶发四十九茎，中指甲二枚。问他要头发指甲何用，他说：‘发者取法皈三宝，指甲者名指日超升。这是佛爷爷秘传。’我依数剪顶发指甲与他，稽首去了。当日脱衣就寝，猛然满腹作痒，忽然一阵冷风吹我出门，腾空而起，到此园内方住。那人预先在此，拥抱我上楼，任情淫污，直至鸡鸣醒时，依旧在家床上，不知为何。如此将及三月，夜夜摄我到此。不知此人是个甚么人，亦不知他姓名。今遇郎君，乞为救援！”

薛举道：“你可知这楼子是甚去处么？”妇人道：“不知。”薛举道：“这孤忠庙后楼。”妇人道：“若是孤忠庙，与我寒家相近，过溪去转出松林，便是柳家村了。”薛举道：“我等不是凡人，乃范相国值班大将，领相国之命诛此妖贼，以救你性命。你可急急回去，莫露风声，若泄天机，受祸不浅。”妇人道：“感尊神救护，誓当重塑金身，焉敢泄漏？奈何身上无衣，怎生回去？”薛举令妇人站开，将褥子扯作二幅，令妇人身上围了，薛举、杜伏威引领下楼，径出庙外。妇人顶礼，悄悄过桥去了。

此际漏已五鼓，二人取路回庄，不敢敲门。直至天色大

晓，道人开门，见了二人，冷笑道：“赏得好桂花！如何赏了夜桂？住持爷好生着恼，杜公公一夜不睡，见面时有些儿不尴尬哩，一条竹片眉毛上滚了。”二人不应，走入庄里，到苗知硕卧房来。知硕见了，甚是埋怨。薛举将日间相打、夜内厮杀之事细细说了，苗知硕大骇道：“好呀，出门就去闯祸！天幸得胜而回，若有差池怎了？”少刻进禅堂中来，澹然正怒诘二人一夜不回之故，二人不敢隐讳，一一将前事禀知，澹然道：“畜生好胆！他家妻子不贤，与你二人何涉？醉后行凶，倘一时失手伤人，如何区处？夜间厮杀，虽是救人一命，事非切己，总属卤莽，设有决裂，汝二人吃罪非轻！自去分理抵挡，权寄下五十竹片。”二人暗喜，只在园内较习武艺，足迹不出庄门。

话分两头，再说尤二仁父子商议次早府中进状，但不识二少年名姓，难以行词，尤大略道：“人名树影，兀谁遮得过？明日必定要探听出那厮名姓来，然后告理。”尤大伦道：“我昔年催趲钱粮，打从小蓬山经过，见河内二小子打死一虎，人都说是张家庄上的人。今看这二恶小面庞相似，莫非就是他？”尤二仁道：“若果是张家庄上的，乃林澹然的人了。莫去惹他。”各去寝息。未及五更，只听得扣门声急，开门看是羊委家僮，报说：“昨晚大娘子忿气不去，赶入何家酒店和那老妈妈厮闹，不合将他胸前撞了一头，那妈妈就叫心疼，将及半夜，呜呼哀哉死了。官人、娘子都去山后躲避，特令小人报知。”尤二仁跌脚叫苦，慌忙着人分投府县去打听消息。

且说何老嫗有一兄弟，姓曾名仙，是本县罢吏，也是个熬不烂的闲汉。他有三件本事人不能及：第一件，一张好

口，能言善辩；第二件，一副呆胆，不怕生死；第三件。两只铁腿，不惧竹片。衙门人取他一个浑名，叫做曾三绝。当日见姐姐与羊家厮闹而死，正是挠着痒处，写了一纸状子，往广宁县中告理。知县差人检验、收尸，即拘唤一干人犯候审。当日又有一伙保正里甲等呈说：“本县孤忠庙后园杀死一人，身首异处，系游方之人，不知姓名，现存凶器戒刀二口、棍棒二条，事干人命重情，地方会同呈举。”知县又差人检看尸场，着落保正买棺盛贮，一面行下公文，限委缉捕人役，遍处缉访凶身。不题。

这尤二仁父子见曾三绝是一个劲敌，只得暗买求和，衙门上下里邻人等，皆用钱贿嘱。县官又听了人情，朦胧审作误伤人命，判数两银子与何老妪的儿子断送，两下息了讼事。但尤氏先遭杜伏威当众人前羞辱露体，气忿不过，实思痛打何老妪一顿出这一口恶气，不欺何老妪死了，受这一惊不小，又因讼事担忧，背上忽生一疽，其大如斗，昼夜呼疼叫痛，合着眼便见何妈妈冤魂索命。求神禳解，日加沉重。其疽渐渐溃烂，臭不可近，遍生小蛆，洞见五脏。挨至月余而死。远近之人，无不称快，以为忤逆不贤之报。

有诗为证：

尤家女儿不足怜，凶顽应得受灾愆。

最异纵妻羊委子，也随流俗保残年。

再说杜、薛二子暗里探听何妈妈身故，两个构讼，继后又闻尤氏患疽弃世，两人心窝里撒下了一块。只是无辜拖累何妈妈损其一命，此亦天数难逃，只索罢了。这杜悦因那夜孙子不回，心内惊忧，一夜不睡；又值秋凉，冒了些风寒，染成痢疾症候。年老力衰，奄奄不起。

正是：

世无百岁人，枉作千年计。

不知杜悦病体凶吉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 张氏园中三义侠 隔尘溪畔二仙舟

诗曰：

年少郎君伸大义，星前盟结金兰契。
离亭执袂暗销魂，歧路牵衣垂血泪。
控惚孤客伴残灯，孟浪狂夫逢怪异。
津头咫尺有蓬莱，谁道无仙嗟不遇。

话说杜悦年老受惊，又因深秋，凉气侵人，冒寒伤食，得个痢疾症候，血气衰弱，奄奄不起。林澹然请医调治，竟无功效，日加沉重。杜伏威侍奉汤药，昼夜不离左右。杜悦自觉病势危笃，叫杜伏威请林澹然、苗知硕、胡性定、沈性成、薛举都到床前坐了，杜悦垂泪道：“老朽公孙在此叨扰，感激主持厚德，虽至亲骨肉，不能如此。正要求主持指迷，不期大数已到，病入膏肓，今将回首。老朽年过八旬，寿元已足，死复何恨？只是受了住持莫大深恩，今生未有所报，须待来世效犬马之劳。”林澹然道：“老丈何出此言？使贫僧愧赧无地。虽染贵恙，宽心调养自然痊可，不必忧烦。”杜悦道：“老年人患痢，十无一生，若要再活人世，须是仙药灵丹。小孙伏威心性卤劣，得老爷教诲提携，老朽虽在九泉，不忘大德。”又对苗知硕等道：“老朽承列位厚情，义同瓜葛，不想命尽今日。乞看薄面，照管小孙则个。”又叫薛举道：“伏威与你共亲笔砚，情胜同胞，异日

贫富相扶，患难相救，保全异姓骨肉之信义，莫学薄幸人也。”薛举连声应诺。又唤杜伏威道：“我儿命薄，未识父面，不期二母俱亡，家业荡尽，可伤可伤，若非林老爷收养训诲，未免流落天涯。感得皇天庇佑，使我公孙相会，实出望外。今我病笃，命在须臾，我死之后，你可学做好人，务为世间奇男子大丈夫，替祖宗父母争一口气，不可懒惰游佚，自甘不肖。我之骸骨不可流落他乡，你父亲也曾嘱咐，随便时要带回故土祖茔埋葬，使我魂有所栖，方全你孝顺之心。”说罢哽咽，两泪交流。杜伏威放声大哭，林澹然众人亦皆垂泪。

当日晚间，杜悦气绝而终。杜伏威几番哭绝，众人再三劝慰。入殓已毕，停柩侧首敞厅里，尽皆挂孝。林澹然自主坛，又请邻近寺院僧众，做功德道场，超度亡魂。到七七四十九日，将灵柩抬出庄外空地上，张太公父子和邻近念佛道友僧众，都来相送。林澹然执火把在手，口里念偈道：“大众听着：将军杜公名号，平昔素存忠孝，精神直透昆仑，威力能擒虎豹。咦，从今跳出火坑中，一点灵魂归大道。”林澹然念罢，放火焚化棺木已毕。杜伏威拜谢澹然并众人，款留张太公众道友吃斋而散。次早杜伏威拾骨，痛哭一场。

有诗为证：

衰柳寒蝉泣素秋，商风飒飒下汀洲。

人死自古谁无尽，贵贱同归一土丘。

林澹然将杜悦骸骨藏在宝瓶内，封了口，着杜伏威祀奉安顿，朝夕供养，如在生一般。杜伏威见公公已故，心下十分惨切，思量冥中父亲嘱咐之言，公公临终之语，一夜睡不

熟。次早起来，进方丈见林澹然，唱了诺。林澹然问：“今日为何起得这样早？”杜伏威垂泪道：“弟子有一事禀上老爷，公公临终，叮嘱要送骸骨归乡土埋葬。弟子遵祖父遗言，今欲暂归乡土走一遭，一者完了葬事，二来也好认一认宗族祖居。不知老爷心下肯容去么？”林澹然点头道：“这也难得一点孝心，葬骸骨，认本宗，都是不忘本的念头，甚好，甚好。便放你去也不妨。但是路程遥远，未曾走过，如何认得？况你年纪小小的，那曾经历艰苦？又且单身独自，俺却放心不下。”杜伏威道：“我年纪虽小，承老爷训诲，深晓武艺，精通法术。虽未走过，口便是路。纵然一身，何愁险阻？”林澹然道：“正为此故，俺不放心，惟恐你依恃法术，卖弄手段，惹出事端，为祸不小。一路上须当小心谨慎，勿露圭角，不可使在家性子。今日星辰不利，不宜出行，待后日打发你启程。”

杜伏威应诺，走出禅堂外，撞着薛举，杜伏威扯住道：“我后日送公公骸骨回岐阳去，目下就要和贤弟久别了，心中不舍，如何是好？还有张兄弟，许久不会，欲同贤弟进城一别，未知肯同往么？”薛举道：“大哥孤身独自，路途不惯，何必匆匆急往？便从容数年去也未迟。”杜伏威道：“公公遗嘱，岂敢违慢？今虽暂别，不久就回，与贤弟相聚。”薛举见留不住，一同来禀林澹然，要进城里去告别张善相。林澹然道：“这也是同窗兄弟之情，但一见便来，不可耽搁。”

杜伏威和薛举应允，两人携手，奔入城来张太公家。先见了太公，杜伏威道了来意，太公道：“善相在房里读书。”慌忙唤出来相见。薛举道：“张三弟，目今杜大哥要送公公

骸骨还乡，后日便收拾启程，特来造府与贤弟相别。”张善相惊道：“大哥在这里，情同骨肉，何必定要回乡？此一去未知甚时再得相见？”说罢，不觉泪下。薛举、杜伏威一齐拭泪。杜伏威道：“贤弟不须伤感，我此去多只半年，少只数月，便回来相会。”张善相道：“虽然暂别，小弟心实不舍，今晚暂留舍下，相叙一宵，明早送行。”薛举道：“难得贤弟美情，大哥明早去罢。”杜伏威道：“惟恐老爷见责。”张善相道：“不妨，但有言语，都在小弟身上。”于是杜、薛二人被张善相苦苦留住，整办酒肴款待。张太公道：“衰老不得奉陪。”自进里面去了。三个开怀饮酒，细谈衷曲。看看天色晚来，彩云之上捧出一轮明月，张善相唤家僮将酒席移在后花园里邀月亭中饮酒。

又吃了数巡，张善相举杯在手，对二人道：“小弟有一句话儿，二位哥哥不知可能听否？”杜伏威道：“贤弟有话但说，何所不从？”薛举道：“大哥后日准拟长行，贤弟有言，趁今晚尽情剖露。”张善相道：“我三人同堂学艺，总角相交，虽然情犹骨肉，但不知日后何如。世间多少口头交、无情汉，饮酒宴乐，契若金兰；患难死生，视同陌路。翻云覆雨，变态不常。此辈真可痛恨，我兄弟所当鉴戒。小弟愚意，趁此良宵，三人在星月之下结为生死交，异日共图富贵，患难相扶。不知二位哥哥尊意若何？”薛举道：“我有此心久矣，贤弟亦有此心，真可谓同心之言，最好，最好。”杜伏威道：“二位贤弟果不弃鄙陋，三人结义，但愿生死不易，终始全交。”

张善相大喜，令家僮焚香点烛，三人拜于月光之下。杜伏威先拜，道：“某杜伏威，生年一十六岁，二弟薛举、三

弟张善相，俱年登十五。今夜同盟共誓，愿结刎颈之交，虽曰异姓，实胜同胞。不愿同日生，但愿同日死；富贵共享，患难相扶。皇天后土，鉴察此情，如有负心，死于乱箭之下，身首异处。”薛举、张善相皆拜誓已毕，重整酒肴，三人欢饮。直至更深撤席，三友同床而寝。次日，杜伏威、薛举吃罢早膳，拜谢张太公父子，辞别要行。张善相对太公道：“杜大哥明早起程往歧阳郡去安葬他公公骸骨，孙子意欲同到庄上相送一程，不知公公容否？”太公道：“契友远别，理应相送，你要去便去，明日须索早回，省我挂念。”

张善相同杜、薛二人，别了太公出城。见林澹然唱喏，林澹然道：“今日难得张郎来此。”薛举道：“昨夜我等三人对月立盟，拜为生死交。张三弟因送大哥启程，故此同来。”林澹然也喜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令厨下整办酒席款待。当晚林澹然令连夜打点行囊路粮停当，次日平明，杜伏威拜辞林澹然、苗知硕众人等启程，林澹然再三嘱咐：“一路谨慎小心，不可倚法术武艺惹祸。早去早回，切莫羁滞。”杜伏威一一领命，背上包裹雨伞，提了骨瓶，林澹然和众人一齐送出庄门而别。

薛举、张善相两个陪行，走十数里，杜伏威道：“二位贤弟请回，不必远送了。”张善相、薛举二人不忍相离，都道：“再送一程不妨。”三人说些心事，又走了十里多路，却遇三岔路口。杜伏威道：“二弟今番可请回，天色过午了，若再送我，赶回不及矣。”张善相执手垂泪道：“大哥此去，未知甚日方会？遇便早寄音书，省我弟兄悬念。”薛举垂泪道：“大哥一路上须要小心，渡水登山，百宜保重。重阳时候，弟等专望兄回。”杜伏威悲咽应诺，牵衣执袂，

不忍分别。立了一会，杜伏威道：“愚兄此去，不久即回，二弟不须挂怀。”三人只得拜别，杜伏威快快而去，薛举、张善相凄惨不胜，一眼盼望杜伏威渐渐去得远了，方才拭泪回步。

不说薛举、张善相弟兄回庄。再说杜伏威别了张、薛二人，拽开脚步，往西而行，到晚投店安宿。次早却值天色阴雨，西风飒飒，杜伏威吃罢早饭，算还店钱，驮了包裹，提了骨瓶，撑着雨伞，穿上麻鞋，趲程行路。

有诗为证：

路滑程途远，风凄细雨来。

世间何事苦，最苦旅人怀。

一路里凄凄凉凉，问路而走。也有志诚忠厚的，老实指点；也有浮浪的，指东话西。迤邐行了数日，已至金明郡石州地面。

当日申牌时分，觉得腹中饥饿，就在河西驿前官道旁酒饭店中，放下行囊、雨伞，拣副座头坐下。酒保忙搬过菜蔬酒饭来，杜伏威自斟自酌，一连吃了数碗酒。只见一个俊秀后生，穿得十分华丽，但见：

丰姿清丽，骨格轻盈。身穿一领紫花色云布道袍，袖拖脚面；腰系一条荔枝红锦绒鸾带，须露膝傍。头戴绿纱巾，高檐长带；足穿紫绢履，浅面低跟。细桶袜白绫裁就，长柄扇斑竹修成。摇摆身躯，却似风中杨柳；生未面貌，犹如月下桃花。爱俊俏，隆冬还只着单衣；喜华丽，盛暑何曾离色服。谈吐间，学就中州字眼；歌唱处，习成时调新腔。果然俊俏郎君，好个青皮光棍。那后生走入店里来，对着杜伏威坐了，呼喝道：“快拿

好酒嘎饭来！”杜伏威看时，却是昨夜同店安宿的，两下见了，俱各拱手。

那后生急急忙忙吃了酒饭，见杜伏威出门，他也还了酒钱，随后赶出店来，趁着杜伏威同行，问道：“大哥从何处来，往那里去？却独自一个走路？”杜伏威答道：“小可歧阳郡人氏，有些薄干出外，今特回家。”那后生道：“在下正要往歧路郡去取讨帐目，幸与大哥同路，甚妙，甚妙。”杜伏威道：“足下带挈小可万幸。”那后生又问：“大哥高姓尊行？”杜伏威道：“在下姓杜，排行第一。”就问：“足下尊姓贵表？”后生道：“小弟姓裘，贱号南峰。”二人一路说长道短，不觉天色已晚，四野云垂，二人同入客馆投宿。次日天明起来，梳洗吃饭，杜伏威打开银包，称银子还宿钱。裘南峰一把捺住，附耳轻轻地道：“一同吃饭，两处还钱，岂不折了便宜？待我还了，明日总算就是。”杜伏威点头应允，裘南峰算还店帐，一齐出门趲路。

闲话不叙，看看日暮，裘南峰道：“杜大哥，今日多行了些路程，不觉疲倦，不如觅店安宿何如？”杜伏威道：“裘大哥说得是，且投店家，明日早行。”二人说罢，又走了一里多路，见山嘴旁有一座冷静客店，外竖着一面招牌，写道：“蔬食酒饭安寓安商。”但见：

芦帘高挂，茅草低垂。砍几根老竹杈作栏杆，锯一片松杉聊为门扇。柱子上弯下曲，破壁有骨无泥，梁栋东倒西歪，侧首全凭戳柱。摆几张半旧半新椅凳，铺两处不齐不整座头。夹壁尽是芦柴，墙屋何曾砖瓦？这般冷淡生涯，到处也贴些俗人诗画；恁地萧条屋宇，近邻唯只有村老往来。盆景尽栽葱与韭，客来唯有酒和汤。

二人进店歇下，裘南峰道：“我两个走得枯渴了，店官，好酒打几角来，鱼肉切两盘来，快些快些。”店主道：“我这里只卖豆腐蔬饭、村醪白酒，没有什么荤菜老酒，客官要时，前面镇口去买。”杜伏威道：“便将就吃些罢了。”裘南峰道：“淡酒豆腐怎地吃得下？大哥慢坐，待我去买些来消遣。”说罢，起身出门去了。不多时，提了一只白煮鸡、烂烀猪蹄、数样果品、一大壶美酒，笑嘻嘻走入店来，叫：“小二哥，你与我切鸡肉，烫好酒，搬到客房里桌子上来。”店小二应允，早点上一盏灯，二人对坐饮酒，杜伏威道：“扰兄不当。”裘南峰打恭道：“怎说这话？途路中何分彼此？聊遣寂寞而已。”

数杯之后，裘南峰满满地斟了一杯酒，双手敬与杜伏威，说道：“大哥请此一杯。”杜伏威接了，道：“小弟与足下相处数日了，何必从新又行此客礼？”裘南峰笑道：“小可敬一杯酒，有一句话儿请教，请吃过这杯，然后敢言。”杜伏威心中暗忖：“这话却是怎地说？且吃了酒，看他说甚么？”举杯一饮而尽，裘南峰又斟上一杯，陪着笑脸道：“妙年人要成双，不可吃单杯，再用一杯成双酒。”杜伏威接过酒来，又一饮而尽，停杯道：“足下有何见教？”裘南峰风着脸，一面剔灯，一面低低道：“小可生来性喜飘逸，最爱风流，相处朋情，十人九契。有一句心腹句儿，每每要说，但恐见叱；今忝相知，谅不嗔怒，故敢斗胆：自前日晚上和大哥旅宿之后，小可切切思思，爱慕大哥丰姿清逸，标格温柔，意欲结为契友，曲赐一宵恩爱，倘蒙不弃，望乞见容，我小裘断不是薄情无报答的，自有许多妙处。”

杜伏威暗笑：“这厮说我的性格温柔，我却也不是善男

信女。彼既无状，必须如此如此对付他。”心下算计定了，佯笑道：“兄言最善，朋友五伦之一，结为义友甚好。”裘南峰只道有些口风，乘着酒兴，红了脸接近身来，笑道：“没奈何，路途寂寞，小可已情急了，俯赐见怜，决不敢忘大恩！”便将杜伏威一把搂定。杜伏威推开道：“这去处众人瞩目之所，外观不雅，兄何仓猝如是？”裘南峰双膝跪下，求恳道：“店房寂静，有谁来窥？小弟欲火如焚，乞兄大发慈悲，救我则个。”杜伏威扶起道：“兄不必性急，果有此情，待夜阑人静，伴兄同寝便了。”裘南峰欢喜无限，不觉跳舞大笑，复满斟一杯，敬上杜伏威。候伏威饮毕，双手接杯，忙忙献菜，曲意奉承。裘南峰自己亦吃得酩酊大醉。

又早二鼓，店内人俱寢息，裘南峰数次催逼上床。杜伏威道：“待小弟也回敬一杯。”于是满斟一大卮酒，暗暗画符念咒，递入裘南峰，道：“兄只饮此一杯，即当就枕。”裘南峰接酒，笑道：“承恩赐，敢不跪饮？”举卮吃下，一时间不觉眉垂眼闭，四肢如绵，昏昏沉沉睡到地上。杜伏威笑道：“这个才是性格温柔。”独自坐了，将桌上酒肴吃得罄尽，起身剥下裘南峰衣巾鞋袜来束缚了，撩在床头；复寻了店老官上帐的旧笔，画符在裘南峰脸上，将他头脸浑身四肢尽皆变黑；又把头发抖散，打成细辫，倒垂下来，推入床下，然后熄灯就寝。

将及五鼓起来，开房门叫店小二点灯炊饭。吃罢，算还店钱，正欲出门，小二道：“且住，为何这般时节天色未明便要行路？昨晚有一标致官人与郎君同来，怎的不见，你却独自一人先去？”杜伏威道：“昨日路遇这人，偶尔同投宝

店，夜间与我吃罢酒饭，一同上床安宿。及至醒来，不见了这人，检看行囊，我失去道袍一件。不知这厮是人还是鬼，有些惧怕，故此赶早行了罢。”小二道：“古怪，古怪，小店从来不曾有鬼，况我又不怕鬼的元帅，学得个法儿，专要捉鬼，甚么邪鬼，大胆敢入我门？若被我拿住，抽了他的筋还不饶他哩。我料那人决是个贼，偷了道袍溜墙走了。”杜伏威趁口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贼盗无疑。但房内未曾细看，你还须拿灯到处检点方好。”小二道：“鬼也不怕，怕甚么贼？贼经我手，奉承他一顿拳头，打得做鬼叫。”

杜伏威哈哈大笑，别了小二出门，心下暗思：“店小二这厮夸嘴说不怕鬼，我今放出那黑身鬼来，看他怕也不怕？”当下且不行路，抄至店家后门黑影中，念动解咒，放袭南峰醒来，侧耳听着。

只见这店小二初时强说不怕鬼，不怕贼，心下实有几分害怕。欲待睡了，虑贼复来；欲要照着，又怕有鬼。踌躇暗算：“不如叫起小三，做个帮手。”令小三执了灯，自拿一条戒尺，同进客房里。正有些心虚，忽然见床下钻出一个披头黑鬼来，二人惊得毛骨悚然，魂飞胆颤，大叫有鬼，戒尺乱打。原来这袭南峰苏醒，浑身冰冷，头发条条垂下，心里惊疑：“为何如此？”抬起头来，蹬地一声撞着床顶，额角上磕了一个大碗，一手揉疼，一手四围在黑地里扞摸，不知是何处。忽见灯光射入来，才知道睡在床下，刚刚钻出头来，早被小三瞧见，喊叫“有鬼”。小二举戒尺就打袭南峰，差认是劫盗入房，大呼“有贼”。小三丢下灯，滚出房去了，小二单身，慌做一团，口中不住叫“有鬼”，手脚酥软了，将戒尺着力打去，却是轻的，故此袭南峰不致伤命。

袭南峰迎了几尺，将小二劈胸扭定，灯都踢灭了。两个黑暗里结做一块厮打，杜伏威在后门外听了，笑得跌足。

这店老官夫妻，年纪高大，每夜托店小二管理，二人先去睡了。当夜睡梦中，听得喊叫有鬼，又叫有贼，失惊地窜醒。夫妻二人忙穿衣服点灯，一同奔出外来，只听得客房里喊叫。老官儿道：“却不作怪？我店中焉得有鬼？怎么又唤有贼？”妈妈胆怯，将灯递与老官，道：“我自进去，你叫那小三起来看看。”说着，两三脚跑入去了。老官儿拄着伞柄，硬着胆，咳嗽道：“呸！鬼怕他怎的？若是贼，径自捉了送官！”正待向前，猛然一阵冷风劈面吹来，呼地一声，将灯吹灭。老官儿吃那一惊，提灯回身，往里就走，不提防门槛旁有一鸡笼，拌了个倒栽葱，欲待挣扎起来，又被鸡笼的箠头儿将短发扎住，再也挣不脱。灯盏抛在一边，口里也叫起“有鬼”来，连笼内鸡惊得乱啼。房内妈妈躲在被窝里发抖，听见老官儿叫得慌，没奈何，只得又点灯来，看老官却睡在鸡笼边。妈妈道：“老官，这不是鬼，你被鸡笼拌倒了。”忙搀起来。

此时，客房里兀自喊叫，夫妻同到客房来，看见一个披头黑鬼和小二滚作一团相打。老官儿举起伞柄正欲帮打，袭南峰大叫道：“地方救人！”妈妈听了，止住老官儿，道：“听他声音响亮，想必不是鬼，你且问他端的。”老官儿高举伞柄，喝道：“小二且住手。你那厮是何处横死亡魂，来此作祟？我与你今日无冤，往日无仇，快去，快去！”袭南峰道：“咦？你这老儿，你的眼珠想不生眼眶子里的，怎么将好人认作鬼？打得我好，明日和你讲话！”小二提过灯来照，道：“你不是鬼，谁是鬼？为何浑身这样炭一般黑的？”

岂不是焦面鬼。”裘南峰听了，方才分开发辫，低头一看，失惊跌脚道：“晦气，着鬼了，着鬼了！”忙扯壁间一条手巾系在腰下。

小二笑道：“你现是鬼，还有甚样鬼敢来魅你？”裘南峰道：“你不知，昨晚同来投宿的那个小后生却是个鬼，明明同他一处吃酒，不知怎生将我迷倒，剥去衣巾，撮我在床下。这发辫与浑身黑都是那小鬼变弄我的，又遭你毒打一顿。我好气也，我好恨也！”小二道：“倒也好笑，那郎君说你偷他一件道袍走了，故此赶早而去。怎么反说他是鬼？他又说你，你又说他，莫非都是鬼？今夜真是着鬼了。”老官儿道：“据你讲来，你是个人，必然着鬼迷是实。”跳上前，将裘南峰打了两个左手巴掌。裘南峰越发气得暴跳，嚷道：“老头儿这般可恶！你既知是人，为何又打我两掌？我裘南峰可是被人打巴掌的么？”店老官方晓得他唤作裘南峰，陪礼道：“兄不要嚷，我这里风俗，凡着鬼迷的，定要打几个左手巴掌，方脱邪祟。”裘南峰低头忍气，嗟叹道：“我老裘恁般晦气，难道真实着鬼？”妈妈笑道：“定是你不老成，被那小后生戏弄了，岂有鬼迷人，剥去衣巾的道理？”裘南峰省悟道：“妈妈讲得是，醉后着了这恶少年之手，想他必是个剥衣贼，剥我衣服走了。”

妈妈见他两手紧抱肩膊，寒泠泠的噤颤，心下不忍，忙唤小三烧汤，与裘南峰洗澡，愈洗愈黑，又进房里取两件旧衣与他穿了。打散发辫，梳头已罢，房中遍处寻觅衣服不见，对妈妈哀告道：“趁黑夜无人知觉，暂借衣服穿去，明日连房钱一并奉还。若日间出去，这黑脸如何见人？”妈妈道：“衣服便借你穿去不妨，你这脸上黑如何处置？”老官

儿推道：“请，请，拿这付嘴脸别处顺溜去罢，不要在此胡缠。大惊小怪，烦恼了半夜，承盛情，请行。”裘南峰自知惶愧，满面羞惭，不敢多言。又不知这黑是怎生的，低头出门，懊恼无及，将一身华丽衣衫尽弃于店家。

数日后，店小二因赶老鼠寻出他衣服，来对老官说。老官道：“是你的造化，毕竟有些黑鬼疑心。”就与小二穿了。一日，有一伙商人投宿，夜间闲话中，见店小二穿得华丽，问起情由。小二将客人见鬼，厮打之事细说一遍。众商问：“这人生得怎么模样？姓甚名谁？”小二道：“初来时如此装束，面庞儿生得俊俏，他说姓裘，号南峰，后来着鬼，浑身如墨一般黑了。”众商拍掌大笑，道：“这小裘是我们敝乡人，怪见日前回家，身如黑漆，面似灶君，原来是这个来历！近日面色亦渐白了。你不知，这人不务生业，出入花街柳巷，偷良家妇女，哄富室小艾，行奸卖俏，最为可恶。今遭此戏弄，天报之也。”

旁人闻此，编成四句歌儿，唱道：

羊肉不吃得，空惹一身骚。

变鬼因贪色，风流没下梢。

再说杜伏威听店家喊叫厮闹，忍不住发笑，此后渐渐寂静无声，心下暗忖：“摆布得这厮够了。”拽开脚步，趁着残月之光，不觉趲过许多路程。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。一日五更，起得太早了些，行有十余里，抬头打一看，呀，对面阻着一条大溪，不能前进。心里暗想，这溪不知是甚去处，又不见一只渡船，莫非走差了路头？且坐一坐，待天晓再行。正欲歇下包裹，靠一株大树坐下。猛听得上流咿咿哑哑摇橹之声，远远见一个汉子坐在船尾上，手里摇着橹，顺流

而下，口里唱山歌道：

水光月色映银河，慢橹轻舟唱俚歌。

算你争名图利客，何如溪上一渔蓑？

杜伏威正欲叫唤，只见船头上立着一个汉子，手提竹篙，也唱山歌道：

一叶扁舟任往来，持鱼换酒笑颜开。

风波险处人休讶，廊庙风波更险哉。

歌罢，两人大笑。

杜伏威立在溪口，高声叫道：“那撑船的家长过来，渡我过溪去，重谢渡钱。”船上二人听得，撑船傍岸，招手道：“要过渡的，快上船来。”杜伏威即跳上船，放下包裹、骨瓶，坐在中仓。那船头上的渔翁将船点开，尾上坐的依旧上了划桨，慢慢地荡过对岸来。杜伏威问道：“小可要往歧阳郡，过渡去是顺路么？”那船尾上渔翁应道：“对岸正是歧阳郡的便路。”杜伏威心下有些疑惑，偷眼看这二人，形容生得甚是古怪，衣服又且跷蹊：船头上的人，苍颜鹤发，瘦脸长髯，穿一领缙色绢衫，腰系一条黄麻绦子；船尾上那人，长眉大耳，阔脸重颐，穿一件黄不黄黑不黑细布长衫，腰间也系一条黄麻绦子。俱赤着脚，蓬着头。杜伏威思量：“这二人来得奇异。”又不好问得，低着头，坐在船仓里自想。

不移时，摇近对岸，杜伏威立起身来，取十数文钱递与那摇橹的，道：“多承渡我过来，薄礼相谢。”二人一齐摇头道：“我这里是个方便渡船，不要这青蚨酬谢，有缘的便渡他一渡，无缘的休想见我们一面。”杜伏威道：“天下无白劳人的道理，既烦二位长者渡我，岂有空去之事？”船尾

上渔翁笑道：“足下，我说与你知，你不要慌，我这里到歧阳郡地方，便是四五十个日子还走不到哩。”杜伏威失惊道：“此是甚么去处，与歧阳郡这般远？依长者之言，莫非错走了？”船头上渔翁笑道：“君非错走，不须疑愕，管取早晚送你到歧阳就是了。我家茅舍，离此不远，过那山嘴便是，欲留足下一茶，万勿见拒。”杜伏威暗想：此二人非凡，决不是歹人，便到他家里去，不怕他怎么样了我。遂应道：“多蒙长老见招，必须造府拜谢。”二渔翁欢喜道：“这才是个有缘人！”一个搀着杜伏威，提了行李骨瓶，跳上岸来；一个收拾桦桨，把小船揽在枯杨树上。二人引着杜伏威穿林度径而行。

却早天色黎明，杜伏威举头周围观看，果然好个境界，不比世俗凡尘。又走了数里，过却一重小山，二渔翁指道：“那竹篱柴门之内即吾家也。”杜伏威近前细看，只见：

无甚高楼大房，只见几椽茅屋。前对一弯溪水，后植数竿修竹，四围山峰突兀，遍处青苔映绿。古柏苍松叠翠，灵芝仙草争毓。

那长髯的渔翁走近柴门，轻轻咳嗽一声，呀地柴门开处，里面走出一个青衣童子来。三人同进草堂，二渔翁请杜伏威坐下，转入草堂后去了。杜伏威四围闲看，草堂虽不高大，却是明亮精致得好，堂中摆十数张斑竹胡床，上面一张供桌，供奉着一座篆字牌位，四壁诗画精奇，阶前花卉秀异。暗暗称羨道：“好一个清幽去处！”正看玩间，只见那二渔翁装束的整整齐齐，头戴一顶逍遥巾，身穿褐布道袍，腰系丝绦，足穿云履，不是渔翁打扮，飘飘然有神仙之表，步出厅来，和杜伏威重施客礼，分宾主而坐，教童子点茶。

茶罢，又摆出果饼相待。

杜伏威躬身问道：“小可蒙二长者厚情，叨此盛款。敬启二位长者，不知高姓尊名，贵境是何去处？”那瘦脸长髯的答道：“村老姓姚，名会，表字真卿，这一位仙长姓褚，名崇阳，表字一如。我二人俱是婺州金华县人氏，幼习儒业，长欲大展经纶，救民涂炭。不期生不逢时，值战国之末，秦皇并吞六国，坑陷儒生。村老二人见世已乱，不可有为，一时弃家逃避，泛海盘山，寻幽觅胜，路逢老者，引我二人到此。初时授我养神炼气之术，渐至辟谷飞升。敝地非尘寰，乃仙境也，与凡俗相隔不通，世人难以到此。今足下偶尔相逢，乃前缘宿会耳。”杜伏威大惊，道：“二位仙长自周末避秦乱来此，至今却有七百余年，二位非真仙而何！”即倒身下拜。二仙扶起道：“不须行礼，君非凡夫，前世已是仙僚，只因有过，谪降尘凡，了却世缘，以俟登真解脱也。”

杜伏威再欲动问，只见草堂后走出一个紫衣女童，生得柳眉凤眼，窈窕轻盈，缓步向前，启一点朱唇，请道：“天主奉邀杜君，二仙长可陪进见。”姚真卿、褚一如皆道：“天主有请，杜兄即当参见。”杜伏威暗思：“看这洞天美景，决非鬼怪妖邪。”遂安顿了行李、骨瓶，起身随着二仙步入。草堂后，却是一重高墙，走入墙门里，别是一天世界，层山叠水，分外清奇，白鹤青鸾，盘旋飞舞。沿墙而走，一箭之地，乃是一座高庭大宇。当门一座三层四滴水玲珑砌就牌楼，上有一个朱红匾，匾上金字写着“清虚境”三字。转入门楼里，是三间大院落，两侧长廊。二仙领杜伏威从西首廊下而进，敞庭上静悄悄并无人迹，果然是一点红

尘飞不到之处，唯见阶前白鹿成群，仙禽逐队。三人行入敞庭，杜伏威抬头看上面时，只见龙楼凤阁、画栋雕梁，苍岧高大，上插云霄，珠玉之光灿烂夺目。四围紫玉栏杆，上下珠红门扇，内外俱是白玉石砌地，地上珊瑚、玛瑙、琅玕。奇珍异宝，不计其数，看之不足。

少顷，两个紫衣女童邀道：“天主专候，杜郎可速上楼来。”二仙领着杜伏威，打从侧首扶梯上去，那根扶梯却是一株紫檀做就的，上得楼时，唯闻异香喷鼻，祥云缥缈。杜伏威步入楼中，上首金珠宝座之上坐着一个真人，即是天主了，生得骨瘦如柴，面黑似漆，头颅上披几络黄发，耳珠上挂一对金环，双眼有光，长眉盖颊。身上披一领阔领大袖柳青道衣，腰边系一条八宝缀成藉褐绦，赤着一双红脚，高高坐在上面。杜伏威近前，倒身下拜，拜罢，长跪于前。

天主开言道：“杜郎别来无恙？请起讲话。”杜伏威起身，恭恭敬敬侍立于旁，不敢动问。天主唤玉女献浆，紫衣女童捧出一个真珠穿的托盘，四个碧玉茶盏，满贮雪白琼浆，异香扑鼻。杜伏威接上，一吸而尽，其味甘美清香，顿觉身体轻健，气爽神清。

立了一会，天主道：“杜郎年登几何，那方人氏？因甚事打俺荒山经过？”杜伏威答道：“小人年登二八，本贯歧阳郡人氏。不幸幼年父母双亡，幸倚一位有德行的释家姓林，号澹然，抚育成人。今因先祖身亡，特送骸骨回乡埋葬，路阻大溪，幸蒙二仙长扁舟济渡，指引得见天颜，三生有幸。”天主笑道：“汝之出处，俺已知之，试问之以卜信实否，果是诚笃君子也。你那主持林澹然，非凡世之人，乃俺传教第一座弟子，因犯了酒戒，谪了凡尘，历千磨百难，

方成正果。尔亦非他，是俺掌管丹炉的童子，因污了混元天尊牌位，贬伊下界，受些折磨。汝可济民利物，归于正道。”指着二仙长道：“此二人也是俺的徒弟，特教他引尔来见一面，然后回歧阳郡去。”杜伏威听罢大喜，再拜稽首道：“弟子凡胎浊骨，不知往事，今得祖师指示，大梦方觉。”二仙长立于座侧，微微而笑。

天主又令金童玉女摆下酒席。白玉石桌上，排列龙肝凤髓、红枣交梨、玉液琼浆、珍馐异果。天主上坐，姚会、褚崇阳、杜伏威侍坐于旁。酒至数巡，褚崇阳问道：“杜郎亦曾晓得甚么技能否？”杜伏威道：“弟子凡愚痴蠢，只通武艺，若技能之事，一无所知。”姚会道：“君平日亦好琴否？”杜伏威道：“琴乃雅乐，格神灵，养性情，其妙无穷。平素虽爱，奈何未曾习学，不解音律。”天主道：“真卿可操一曲与他听。”

紫衣女童取出一张白玉古琴，异常奇美，这姚真卿接了，放在玉桌上，和起弦来，命女童焚起一炉龙涎旃檀香。姚真卿端坐，弹一曲商角之调，为《神化引》，果然音韵悠扬，指法精妙。天主又唤褚一如：“你也弹一曲。”一如承命，转轸调弦，改为蕤宾调，鼓一曲《潇湘水云》，更是清逸，令人有遗世之想。弹罢，天主教二真人就传此二曲与杜伏威。杜伏威欢喜拜受。二真人教了数遍，杜伏威吃过了仙馔，不觉腹智心灵，立时就会了，心中暗喜。天主又道：“二卿再弹《广陵散》之曲与杜郎听。此去自稽仙去后，无人知得，卿可传与杜郎，以为他年作合张本。”姚真卿承命，先弹一遍与杜伏威听，弹毕，果然音韵不从人间来。然后褚一如传与杜伏威。原来是慢商调小序三段、本序五段、

正声十八拍、乱声十拍，杜伏威俱学毕。

天主道：“后边还有后序八段，方成一曲，今日且不要传完。”杜伏威叩首稟道：“蒙祖师赐教，如何不传完？”天主道：“其中有一段姻缘，汝当成就，故留此有余不尽之意，以待他年天缘凑合，汝当记取。”杜伏威不敢多言，心中暗想：“只这般弹得，已为绝妙，何必传完？”只见褚崇阳开言，稟出一句话来。

正是：

高山流水知音少，不是知音不与弹。

不知褚真人说出甚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 清虚境天主延宾 孟门山杜郎结义

诗曰：

琼楼开宴待佳宾，一派箫韶声彻云。
风髓龙肝盛玉器，交梨红枣贮金盆。
暗藏诗句传仙旨，明渡扁舟识宦情。
携手河梁叹轻别，缪君端的重豪英。

话说褚崇阳禀道：“琴已传完，兴犹未尽，可唤女童二人对舞以佐觞，乞法旨。”天主道：“这也使得。”便唤过白衣女童二人，一名飞飞，一名倩倩。天主吩咐：“汝二人试舞一回侑觞。”二女领命，作回风之舞，其势翩翩可喜；又作天魔舞，更如鸾凤乍惊，胎仙展翅。舞毕进酒，天主又道：“可唤紫衣女童试歌一曲侑觞。”那紫衣女童启一点朱唇，露两行玉齿，漫敲象板，唱出清歌，词名《武林桃》：

碧霞宫殿，海上十三洲。玉箫新调，云际响笙篴。
报道高人来也，数声铁笛，几点浮沓，一片清秋。

女童唱罢，杜伏威称羨不已。褚崇阳举紫玉杯，斟麻姑酒，敬杜伏威道：“杜君满饮此杯，莫负高兴。”杜伏威接了，一吸而罄，当下不觉醉将上来。杜伏威顿首谢道：“承天主、二仙长赐酒，极尽其乐，酩酊醉，不能复饮矣。”天主笑道：“杜郎不知，此酒乃玉液琼浆，其味醇美迥异，非有缘者，岂能尝此？然多饮一杯，可多增数年之寿。今既

醉，亦不宜强饮。”令童子收拾杯盘，四人环坐而谈。杜伏威一面听说话，不觉沉沉睡去，天主吩咐女童移杜伏威至楼下服侍看守，二仙长亦自散去。

杜伏威一觉醒来，翻身开眼，忽见女童立在身旁，杜伏威戏牵其衣，女童微微含笑。杜伏威忽然自省道：“这是仙境，不可如此。”又见一个青衣童子侍立于侧，慌起身整衣，问童子道：“天主和二仙长何在？”童子道：“天主在楼上静摄，二仙长在草堂上围棋。”杜伏威暗想：“我在楼上饮酒，如何却在楼下？我一生最爱的是围棋，今二仙对弈，何不学他几着？”即随童子步出草堂，果见褚一如、姚真卿对坐石桌上着棋，童子移过石鼓，与杜伏威坐下。杜伏威用心看二仙对弈，一黑一白，侵杀攻守，机关莫测；其实二仙信手而下，不用一毫心思。将此完局，姚真卿拍手笑道：“褚君已负半着矣。”褚一如也笑道：“果然输了半着。”杜伏威不信，细细数来，果是褚一如少却半子。

杜伏威道：“弟子不知进退，欲求二仙长指教一二，不知肯否？”褚一如道：“君既欲学，予岂吝教？我与君对局，真卿从旁点拨。”杜伏威道：“乞饶数子，方敢求教。”褚一如道：“若饶子，则进退攻取之法难以指示，且对局，自见玄奥。”杜伏威从命对弈。自初着起，姚真卿即教以守角、活边、进腹、据险、攻取自守、弃子先争，千变万化之法，细细逐一详说甚妙。一来也是杜伏威有缘，二来还是天资敏捷，听姚真卿点拨，心下恍然醒悟，一局方完，略差数子。

童子献上果品仙茶，三人吃罢，换局再着。褚一如又开说玄妙，与天地阴阳相合、四时万物同流。杜伏威更觉心胸开彻，顿无尘俗气味。棋完，覆局又着。三局之后，杜伏威

信手下来，并不差错，前后照应合法。褚一如道：“围棋到此，世间无敌手矣。”杜伏威欢喜无限，叩首拜谢，二仙扶起道：“不须行礼，但今日天色将暮，君在此再宿一宵，明早相送。”杜伏威道：“弟子飘然一身，上无父母挂牵，下无妻室之累，意欲在此服侍二仙长，以求一个长生不死之术，不愿去了。”褚一如笑道：“若说修行二字，尚早，尚早。君一者令祖骨殖未归乡土，况且尘孽未消，必须受千磨百难，方可归隐修真，不然隐修无益。”杜伏威不敢复言，低头受教。

当夜无话。次日天明，褚一如唤杜伏威起来，说道：“君宜速去，若耽搁一日，误却如许大事。”杜伏威心里暗想，便多住一二日何妨？怎么就会误事？分明是逐客之意，当时不敢多言，应声道：“弟子正要拜别。”姚真卿道：“蔬食果品可用些行路。”杜伏威随意吃了，起身道：“弟子欲见天主拜辞，不知可否？”褚一如、姚真卿齐道：“天主正要见你分付些言语，你可速去。”

杜伏威随着二仙进大殿，上楼见天主，行礼毕，叩首道：“弟子杜伏威有缘，得蒙天主垂恩，二仙长指引，感激不胜。今日要回歧阳郡去殡瘞公公骸骨，特来拜辞，更有下情叩问：念弟子是遗腹孤儿，父母俱丧，虽得冥中父亲叮嘱，骸骨存于梁国，但不知是何地方。恳乞天主明言，使弟子得以收殡，实为万幸。”天主答道：“善哉，孝哉，必获三骸，翠微龙泄，位只三台。”伏威不解其意，稽首道：“弟子一时不解。”天主笑道：“日后才明，姑记之。更有数言，伊可切记，终生事业，定于此矣。”说罢袖中取出一张紫云笺来，教女童递与杜伏威。杜伏威接了看时，却是八句

诗，写道：

遇喜不为喜，逢忧岂是忧！

图圉百日患，舒抱莫含愁。

栈阁成基业，深渊解组休。

五十三年后，依然上玉楼。

看罢，不知是甚么说话，长跪道：“天主所赐诗句，主何凶吉？”天主笑道：“天机隐秘，后自有验，不须细问。还有两个仙方，一名《祖师应饥方》，一名《神仙充丹》，合炼成丸，出路者带数十丸，可以耐饥，可以避兵逃难。切宜珍藏，不可轻泄。”令童子写方与杜伏威，其方云：

《祖师应饥方》：

核桃仁（四两） 杏仁（一斤煮熟去皮尖）

甘草（一斤）小茴香（四两炒熟） 管仲（四两）
白茯苓（四两） 薄荷（四两） 桔梗（二两）

各为细末和匀。每服一丸，噙在口内，遇诸般草木叶或松柏叶，细嚼化成汁咽下，依旧气力不减。此方神效应验，不可胜言，切勿妄传。

《神仙充腹丹》：

芝麻（一升） 红枣（一升） 糯米（一升）
共为细末，蜜丸如弹子大。每服一丸，水下，可一日不饥。

杜伏威收了丹方，又拜了数拜，别却天主。下楼出外草堂上，拜谢褚一如、姚真卿二仙长，背上包裹、骨瓶，提了雨伞，就要走路。姚真卿笑道：“君且莫慌，还须我二人送你过渡，方可行得。”杜伏威大喜，跟随二仙，取旧路径到

溪口。一望不见了渡船，白杨树只系着三尺阔七尺余长一片木筏。杜伏威问道：“为何不见渡舟，却是木筏？”褚一如道：“我这里名为隔尘溪，舟来筏往。这打船作筏的树木，俱是本山砍伐，若是别处的，见水即溺，故此凡人难以到此。”说罢，三人一齐上了木筏，二仙轻轻点开，不半个时辰，已到彼岸。姚真卿、褚一如道：“杜郎放心前去，出西北二十余里，即是大路。他日再得相逢，则此告别。”说一声“去也”，筏已离岸，一阵风过处，二仙早都不见。

杜伏威恋恋不舍，呆呆地立在溪边，张望了半日，不见人迹，咨嗟不已，只得拽开脚步，取路往西北而行。自早行至日午，一路上并无入迹往来，亦无豺狼虎豹。直到申牌时候，盘过几重山岭，远远见前面路口有人行动，杜伏威方才放心，趑步向前，原来是一条大路。杜伏威虽不甚饥，心下暗想：“且到店中沽一壶酒吃，就问路程。”行过路口，只见北首一间草舍，帘外酒旗飘扬。

杜伏威奔入店里，放下行囊，拣副座头坐了。酒保拿过一壶酒来，摆下蔬菜，杜伏威筛一碗酒，呷了一口，摇头道：“不中吃，不中吃。这样酒怎地下得喉咙去？”叫酒保：“快换酒来！”酒保回复道：“我这乡村地面，都是些村醪水酒，哪里去讨好酒来与你吃？”杜伏威笑道：“没奈何，略好些的换一壶，也将就吃罢。”店主听得，唤酒保：“到后面卧房里，窖下的打几角来与客官吃。”酒保忙去换一壶出来，杜伏威吃时，也觉无味。因为吃了琼浆玉液，这些村醪淡酒，焉可上口？当下将就吃了数碗。

店主将杜伏威目不转睛的看觑，看了半晌，问道：“少年客官，从何处来，打从敝境经过？观君相貌清奇，光彩异

常，丰神秀爽，莫非是求功名，往中国去的么？”杜伏威道：“小可岐阳人氏，为因送先祖骸骨归乡，不求功名，亦不往中国去。但此去岐阳路境不熟，乞求指点。”店主道：“据君尊相，贵不可言。今要到岐阳，离此前去不远，即是永宁关黄河渡口，郎君便要登舟，若遇顺风，不数日已到贵境；若风不顺时，也须耽搁几日。但近来黄河内孟门山上聚集一伙强徒，极其勇猛，白日拦截船只，劫掠客商。老瘦之人，抛于水底，精壮后生掳回山寨。郎君此去切须保重。”杜伏威谢道：“多蒙长者指教，深感大德。但目今初冬之际，贵地还这般暖？”店主笑道：“客官用酒不多，却早醉了。如今桐华虹见，草木茂盛，节过清明，正是季春天气，为何反说是冬令？”杜伏威才信所遇之处，果是仙境，住得三日，又早半年光景。含糊应道：“小可自是取笑。”起身算还酒钱，拱手而别，迎着西风，往前进发。傍晚投店安歇，次早店主雇船。船上却是一伙客商，人货已齐，当晚开船，凑着一天顺风。正是：

风便行舟速，犹如箭脱弦。

两日之间，将近孟门山下。此时天色渐暝，船家长将船拢在湾里，声扬道：“列位客官，前面孟门山不是好去处，贼人出没之所，今日天暮，船已不能上前，只得在此捱过一宵，众人醒睡，各要小心。众人一齐应道：“正是，大家都要醒觉些。”杜伏威思量：“那日店主人所说之言，果然不谬，此地真系有贼。不要管他，且自安心睡他的。”一面心里思量，一面船外四围张望。只见远远地又有数只船来，众人呐喊道：“前面来的，莫非贼船？”船家摇手道：“不是，

不是，这乃和我们一样的客船。来得甚好，我们五七只夹做一帮，提铃喝号，互相巡警最妙。”果然来船至近，都是客船。大家欢喜道：“今日船只拢做一处，若有盗贼，互相救应。”一齐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当夜七只船连做一帮，每船出二人巡更管守。杜伏威吃了一肚酒，放倒头只从呼呼打鼾睡起，有几个老成的客商道：“终是少年心性不老练，这般干系去处，却也这样睡得着。”有的道：“不要管他，各讨得个平静便了。”

是夜，守至二更，提铃喝号之声不歇。忽听得唢哨响，众船上客商一齐惊起，推篷喊道：“不好了，想是小人来了。”喊声未毕，月光之下，只见有三二十只小船，四围趲绕拢来，将挠钩把众船搭住。只听得呼呼之声，一派水响，将船浇得透湿。众人立脚不住，都滑倒在船仓里发抖，被喽罗抢上船来，一个个绑缚定了，逐件儿搬掳金银货物、粮食器皿。其夜杜伏威因连日辛苦，吃了几杯酒，正昏昏沉沉睡去，酣睡之间，只觉手足疼痛，一时惊醒，撑眼看时，已被绳索捆住，不做声假做睡着。众喽罗笑道：“不知何处来这一个鸟娘入的，三五十年不睡哩！捆得紧紧地，只是不醒。”有的道：“不须多说，拿去见大王便了。”杜伏威暗笑道：“见你娘鸟！不必说了，坐定是那话儿，任他劫去，且到天明再处。”

看看东方发白，猛然间前面一片鼓声响亮，细乐齐鸣，众船上一齐道：“大王爷来了！”杜伏威开眼偷觑，只见众贼船一字儿摆开，齐齐跪下，一派声叫道：“叩大王爷爷。”对船上高声发付道：“起去。”众喽罗齐齐答应了，一声喊，都各路起身来，两旁分开，让那只大楼船进来。那船上两边

排列刀枪旗帜、剑戟弓弩，船头上两个全身披挂的贼总管，问道：“昨日夜间众军士曾凑得多少行货？”小船上回禀道：“托大王爷洪福，拿得七只客船的货物金银，专候大王爷钧令。”那船上又问道：“人不曾走脱么？”众喽罗禀道：“一个也不走脱，俱捆绑在船仓里。”那总管又道：“都带到山寨里来，领大王爷赏。”众喽罗齐应一声，口里唿着哨子，将船摇动，飞也似奔入山寨里来。船上众客商哭哭啼啼，都道这回断送了性命，怎得回家去见妻儿老小？一面各各流泪悲苦。杜伏威只是呵呵地冷笑。

不多时，船已到寨口，杜伏威偷眼看时，只见众喽罗将大船摇拢岸边，船上有三五十个将官，都妆束的甚是威严，在中船舱里服侍着。一个寨主走出船头上来，生得长身阔脸，大眼红须，头戴一顶凤翅金盔，身穿一领绛红袍，腰系碧玉带，脚着锦皮靴。众将扶上岸，跨上金鞍骏马，吆吆喝喝，一班儿将官簇拥先去。这些众喽罗一半搬运货物行囊，一半扛抬捆绑的人。看看轮到杜伏威，两个小喽罗将杜伏威手脚向前缚住，把一根竹杠穿了手脚，就如抬猪的一般，四马攒蹄，扛进寨里来。

杜伏威心里暗想道：“叵耐这两个撮鸟狗男女，将老爷也要摆布起来。不要慌，弄一个手段儿与他看，方才认得我老爷哩。”这一扛儿抬着了，便朝着天呼三口气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一声“疾”！身子就如千余斤重的。两个喽罗压得骨软筋疼，只得放下，两个大惊道：“却又作怪，适才这厮扛上肩，只有百来斤重，为何一霎时重将起来？不知重了多少，此是何故？”一个道：“我和你辛苦一夜，又不曾吃些酒食，故此扛不动。左右是这个人，怎地会得重起来？”这

个笑道：“有理。”两个不识轻重，又来扛抬，挣得筋纵汗流，不能举动。众喽罗商议道：“不信两个人抬一人不动？四个人扛他，看是何如！”又添上两个，四个喽罗，呐一声喊，叫声起来，抬上肩，弯着腰，哪里立得起。个个挣得满面通红，依然放下杠子，一齐惊骇道：“异事，异事！我们再添上数人，看是如何？”共有十余个喽罗，扛的扛，扯的扯，拖的拖，抬的抬，就如钉在地上的相似，一步也移趱不动，杠子都弄折了。一个小喽罗大恼，提起鞭子劈头打下，只见扑的一声爆起来，照喽罗自鼻梁上着了一鞭，打得鼻血交流，跌倒地上。

众喽罗都道：“不好了，这一个却是有法儿的光棍，快去禀大王爷知道，来摆布他。”留几个喽罗看守杜伏威，有几个跌弹子跑入寨内，禀道：“小的们夜间拿的财货宝物客商，俱已解入寨来。只有一个人，恁地异样，这般古怪，如此跷蹊，用鞭打时，反又打着自己。这决是个有邪术的妖怪，请大王爷钧令。”那大王坐在帐中虎皮交椅上，笑道：“这些狗才好无见识，若是会行法术的，用那犬马之血劈头浇下，自然不能变化。先将这一班人暂丢在廊下，待我自去杀了这厮，再来酌酒。”

众头目、将校簇拥着那大王，一直奔出沙滩上来，见众喽罗攒聚看守着杜伏威。大王喝令：“快取狗血来！”喽罗登时活活杀了两只犬，将血盛在盆内，正要向前浇下。杜伏威念动咒语，大喝一声，骤然乌云罩地，天日无光，狂风大作，走石飞沙，霹雳之声，震动山岳。惊得那大王和众头目、喽罗等魂不附体，各不相顾，抱头掩目，东窜西奔。少顷云收雨息，霹雳住声，依然天晴日朗，大王方才立住脚，

众喽罗四围依旧聚集做一处。

那大王立在山坡上，远远见那绑缚的人绳索都断，手里抢一杆长枪乱舞，喝骂道：“你好好送我老爷出港去，万事皆休，不然把你这一伙毛贼，一个个儿断送性命！”那大王按着胆，手里挺起朴刀，大踏步奔落土坡来，高声叫道：“请好汉上前打话。”杜伏威见这大王抢下土坡，也挺枪向前，却好两头相撞。杜伏威喝道：“请我老爷，有甚话说？你做一寨之主，若知人事的，快快送还我行李财物，佛眼相看。少若迟延，立刻教你身为齑粉！”那大王笑道：“好汉子赛武艺，不睹法术。你若赢得我手中宝刀，不要说是你的财宝，连众人的一发送与你去；若不通武艺，专弄幻法害人，不算做奇男子。”杜伏威拍着胸，呵呵大笑道：“强盗头儿，说得有理。不许弄甚法术，只消我这枪头一影，管教你命丧黄泉！你纵教众喽罗一齐过来，转眼俱为小鬼！”那大王咄的一声喝道：“不须多讲，看刀！”丢一个架子，将刀劈面砍来，杜伏威闪一闪，挺枪照心搠去。二人一来一往，奋力相持，斗上五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合寨喽罗看得呆了，个个暗地喝彩。

杜伏威和大王又斗上十余合，那大王卖个破绽，托地跳出圈子外来。厉声道：“好汉，住手讲话。”杜伏威也收住枪，问道：“有甚话说？”那大王陪着笑脸道：“不须战了，请好汉到敝寨，自有议论。”杜伏威心下暗想道：“这厮战我不过，莫非要暗算我么？且看他如何摆布。”就道：“寨主不与小可厮拼，只索还了行囊，待我去罢。”那大王道：“非也，正欲屈留足下到寨，有一言请教。若怀暗害之心，身首异处！”杜伏威见如此罚誓，弃了手中铁枪，整衣向前

相揖。那大王一面分付将校：“将壮士行李好生看管。”一面执了杜伏威手，同行过了许多关隘，进寨里来。背后随着喽罗、头目，不知其意，皆惊疑不定。

杜伏威脚虽行路，眼却四面观看。这山甚是高大，四围皆水，进有里余之地，一周遭尽是合抱的大杨树，树里一片平阳之地。地尽头即是土坡，坡两旁皆筑土墙，墙内一带木栅，离栅百十步，俱是窝铺廊房。再进内，就是高城，城有四门，门首俱有头目管守，城上遍插旌旗。入城内有数百间军舍。又进半里之路，方才到得寨前，但见剑戟如林，枪刀密布，寨左右二边，一带长廊敞屋、马圈仓廩。进了头门、二门。守门的尽是雄兵壮士。三门之内，方是大殿，堂上高悬一匾，匾上写着三个大字“天乐堂”。大柱上贴一对门联，右边道：“不事王侯暂乐自来富贵”，左首道：“愿求英杰同图创业规模”。前后左右，都是高厅大厦。趋踉出入的，皆持大戟长戈。

那大王携住杜伏威手，同入殿内，行礼分宾主而坐。杜伏威躬身道：“将军尊姓大名？何以在此享福？今日幸会，实出宿缘。”那大王道：“小子洛州人氏，姓繆，双名一麟，表字公端，因幼年有些力量，不避威权，人皆号我为二郎神。向来借贷富室资本，外出经商，不期命蹇，舟覆黄河，负人财物，无颜以归故里，进退两难，暂且投此山寨中落草。寨主鲁思贤见小可有些武艺，收在部下做一头目，掌管出入钱粮，因为有功，日加亲信。不料寨主出河主理，被客船暗射一箭身亡，众喽罗推我为尊，做了寨主。身虽为盗，实有良心，一向慕求豪杰，同图大事。往往交接江湖上好汉，大都是羊质虎皮，见利忘义之辈，无一人可与交者。今

幸遇足下，青年磊落，相貌魁梧，况有法术惊人，武艺出众。小弟不胜爱慕，欲屈尊驾在此寨中，结为金兰之契，共享荣华，同图事业，未审尊意若何？”

杜伏威道：“多承相爱，唯恐小可无福耳。”缪公端道：“既蒙不弃，敝寨万幸。但不知足下贵姓尊名，祖居何地？”杜伏威道：“小弟姓杜，贱名伏威，祖贯歧阳郡人氏，幼亡父母，流落他乡。今因送先祖骸骨归葬，偶逢将军，实出意外。”缪公端大喜，忙排筵席，结为兄弟，二人欢饮。酒至数巡，杜伏威道：“承寨主大哥美情，感激无地。小弟有一言相禀，未知听否。”缪公端道：“有话见教，焉敢不从？”杜伏威道：“小弟在此快乐饮酒，可怜这一伙客商，捆缚疼痛，心中不忍，此酒怎能下咽？”缪公端忙令喽罗将那伙客人尽皆放了，各与酒食压惊，将所掳财物，十取其二，余者付还众人，打发回去。又差喽罗驾船，送出港口，杜伏威拱手称谢。

自此杜伏威在缪一麟寨内，终日大吹大擂，饮酒作乐，连住了十余日。杜伏威猛然想起：“我在这里终日贪恋快乐，公公骸骨焉得回乡？仙境尚且不居，况山寨里非是久恋安身之所，不如辞别归去，另图事业。”当下来见缪一麟，道：“小弟承大哥提携，本该早晚听令，奈先祖骸骨未得归葬，因此悬悬在心。今日暂别，事毕之后再相从，乞求原谅。”缪一麟道：“贤弟在此，本不该放去，但令先祖归葬事大，不敢勉强，但事毕就来，莫失信义。”杜伏威道：“若忘兄长厚情，非大丈夫也。”缪一麟忙整饬行筵席，饮罢，交割了行李，托出一盘金银赠为路费，杜伏威再三推辞。缪一麟笑道：“二弟若不收去，实有见外之意。”杜伏

威只得收了，拜别就行。缪一麟送一只快船，亲自送出河口，相揖而别。杜伏威另雇船只，取路往歧阳郡来。

正是：

路上有花并有酒，一程分作两程行。
不知此去与宗族相会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 伏威计夺胜金姐 贤士教唆桑皮筋

诗曰：

遣兴由来托手谈，何期就里起波澜。
枰张坐隐阴阳局，思运冲开虎豹关。
合浦明珠重出海，乐昌破镜复还圆。
谗言构动萧墙变，片舌能摇泰岳山。

话说杜伏威别了缪一麟，迤迤来到歧阳郡，背着行李，奔入城内，一路寻访杜姓宗族。有土人指引到良市地方，寻着一座倒塌的台门，上挂一个牌额，横书“冢宰之第”，旁书“左仆射杜良枢立。”原来杜悦的曾祖，曾为宋朝左仆射，故此称为“冢宰。”杜伏威一向闻得杜悦说：“祖上曾做官来。”看此门风，是个旧家气象，谅必是了。也不问人，一直走入厅上，只见厅内正中间悬一大旧匾，上写“补充堂”三字。杜伏威叫一声：“里面有人么？”少顷，一个苍头出来问道：“你是谁，到此寻何人的？”杜伏威道：“我是杜仆射子孙，久出在外，今日特来归宗，烦你通报。”那苍头见说是自家宗族，即忙进去通报。

不多时，一个长者走出来，头戴折角幅巾，身穿沉香色绉丝道袍，生得容颜苍古。杜伏威向前施礼，那长者慌忙答礼，问道：“足下何来？是那一房枝派？未曾会面。为何流落他乡？”杜伏威道：“宗末名唤伏威。先祖名悦，绰号石

将军，自小离家出外，求取功名，曾在高丞相麾下为旗牌官。所生一子，是宗末的父亲，双名成治，出仕梁国，为都督总兵官，只因名缰利锁，不得回乡，不期中道而亡。宗末是遗腹之子，在他乡异国受尽苦楚。前岁得会先祖，不想先祖去秋染病弃世，分付要送骸骨回祖茔埋葬，故此不惮驰驱，千里送骸，特地寻访而来。敢问长者，与先祖曾相识么？”那长者答道：“我向来闻先人说，有一位族叔讳悦，自小习学枪棒，浪迹江湖，久无音耗。”即教家僮：“问妈妈取家谱出来，细细查看。”原来杜悦果是这长者的堂叔，杜成治是族兄，杜伏威却未有名字，乃是侄辈，论起来，还在五服之内。杜伏威即拜了叔叔，又进内拜见姑娘。

那长者大喜，分付家僮办酒饭相待，将骨瓶供养中间，长者焚香拜罢，然后就坐。饮酒之间，长者问伏威年庚并一向踪迹何处。杜伏威一一说了，便问道：“叔叔排行第几，有几位弟兄？”长者道：“愚叔排行第三，名讳应元，续弦孔氏，无子，因而又娶一妾……”说到“一妾”二字，就哽咽说不出。杜伏威问道：“叔叔为何不说了，如此发悲？”杜应元摇手道：“不要提起，慢慢地与贤侄说。”当日酒散，打点杜伏威在耳房安歇。杜伏威心下暗想：“三叔因甚说及妾字，便哽咽不言？又有缘故了。”一夜睡不着。

次早杜应元分付家僮来福，服侍杜伏威到各房族探望，拜认宗枝。杜伏威路上问来福道：“三爹眉头不展，面带忧容，昨日说及取妾二字，咽塞不言，莫非婶婶不容么？还是因甚烦恼？你必知道。”来福笑道：“大叔不问，小人也不敢说。主母十分贤德，并没妒忌之心。家主不为别的烦恼，说出来连大叔也好笑哩！”杜伏威道：“为甚好笑？你且说

来。”

来福道：“家主平日在家无事，和一班儿朋友们闲耍，或是围棋双陆，或是饮酒笑谈。家主的围棋甚高，本地能对敌者甚少，与人赌赛，十有九胜。前岁娶一位姨娘，名唤胜金姐，甚是袅娜，又且勤谨，家主极是得意的。目下遇了一个晦气星，是巷口桑参将的公子桑嘉，浑号叫做皮筋。家主与他围棋，赢了他些银两，兼有些古董。那厮气忿不过，不知何处寻了一个游方道人，棋高无敌，桑皮筋领了来，与家主对弈数局，不分胜负。次日来接家主到他家饮酒，酒醉之后，又与那道人围棋相赌，家主一夜就输却数百余金，这也罢了。谁想醉后兴狂竞气，桑皮筋出一妾，家主也出一妾，写开文券，胜者得人。两下忿气相持，家主依然输子。那厮款住家主，不放回家，雇轿来，诈说家主中风，接胜金姐快去服侍。主母惊慌，欲待自往，无人看管家财，忙着胜金姐上轿去看。只见那厮家内喧哄说道：‘你家主人赌棋立约，将你输与我衙内了。’不由分说，将胜金姐推入内室。这正是酒醉打杀人，醒来悔不得，白白地将一位美妾送与人了。家主无奈，吞声忍气，含泪而回。欲要告理，叵耐那厮财势滔天，又是赌输的，明明写开了，不敢和他争执；欲待罢了，心中不舍。况胜金姐不服那厮使唤，几次悬梁自刎，被人知觉救醒。那人恼恨，将他幽囚别室。邻人传说与家主知道，家主心如刀割，告诉人也无益，因此悲伤不乐。”

杜伏威听罢，拍手笑道：“三叔何不早与我说？恁地小事情，有何难处？管取人财两得！”来福惊道：“大叔果能如此么？”杜伏威道：“谎你作甚？看我替三叔出气。”两个一面说，一面走。

探望已毕，依旧回家。进得前厅，来福飞也似奔入内室。杜应元夫妻二人坐在房中纳闷，见来福喘吁吁地走来，齐问道：“你服侍大叔各家探望，俱得见么？”来福道：“俱见了。小人路上闲话，将爷博弈的事告诉大叔，大叔笑道：‘三叔怎不早言？这等小事，何必担忧？管教人财两得。’故小人急来禀知。”杜应元怒道：“这多嘴奴才，又来生事！”孔氏道：“我看伏威侄儿，相貌非凡，既然口出大言，或者有些技能，也未可知，不如请他来商议。”

杜应元点头，即叫来福请杜伏威。入房里坐定，妈妈将前事又说一遍，伏威笑道：“请叔父、婶娘开杯，不必忧烦，侄儿略施小技，管取破镜重圆，落花再续。”杜应元道：“贤侄有何妙技？说了好教愚叔放心。”伏威道：“若说别的技术，小侄不敢自负；若说围棋二字，颇有些精妙入神的着数。依小侄愚见，只须如此如此。”杜应元夫妻心下虽然欢喜，还有些半信半疑。孔氏取过棋枰，令叔侄暂试一局，二人对弈，杜应元输了，直饶至六子。杜应元大悦，当日就写下两个柬帖，着家僮往桑衙接桑皮筋、道人二人次日小酌。

桑皮筋接了帖子，和道人商议道：“这杜老儿杀得心胆皆寒，不敢出头，怎地今日又来请我们酌酒？”道人道：“有甚事故？这老头儿今日必摆布得些财物，又思复帐了。贫道和公子再去赢他些钱钞，教这老儿梦中也怕。”桑皮筋拍着手笑道：“师父说得妙！”磨拳擦掌，巴不得天晚。

次日辰牌时分，杜应元一面着人去桑衙邀请，一面叔侄二人在厅上计议打点。少顷，报桑皮筋和道人到了。接入厅上礼毕，桑皮筋见侧首坐着杜伏威，生得人材魁伟，相貌威

严，心里暗想道：“三老官何处请这个人来，莫非也会手谈的？”开口问道：“这位是何人？”杜应元道：“是舍侄杜伏威。在外日久，近日才回。”道人接口道：“好一位令侄，大有福相。”说话间，酒席完备，四人传杯弄盏，行令欢饮。到下午家僮撤席，另换酒肴，并不提起胜金姐。

桑皮筋乘着酒兴，道：“老丈还肯见教一局么？”杜应元道：“败军之将，不敢言勇，心下也欲请教一局，奈何囊中空乏，不敢骂阵。”桑皮筋道：“老丈太谦了，赌一东道何如？”杜应元道：“这却使得。”桑皮筋道：“如负一子，出银二钱，以为次日东道之费。”杜应元道：“二数太多。”道人道：“输一着，罚银一钱罢了。”二人首肯，摆下棋枰对局。杜应元连输二盘，共少四着半。两下大笑而罢，重赴酒席。

将及更余，道人起身谢别，桑皮筋道：“酒兴虽尽，棋兴正浓，谁敢与我再对一局么？”杜应元推辞道：“老朽年迈神衰，目力不足，对局必输。若公子不弃，待舍侄请教何如？”桑皮筋道：“更好，正要领教。”杜伏威道：“小子无能，公子相让几子方好。”道人道：“且对一局，便见优劣。”二人分开黑白，摆下棋枰，但见：

沿边而下谓之立，不连而入谓之干，粘连勿断谓之行，以我拦彼谓之约，远粘不断谓之飞，斜行粘活谓之尖，连而不断谓之粘，斜侵拂彼谓之绰，连子直入谓之冲，隔路相对谓之关，可断先视谓之觑，死而结局谓之毅，虎口先断谓之扎，相当抵住谓之顶，离而为二谓之断，以子按头谓之撩，以子击节谓之打，隔子俛敌谓之跷，闭之不出谓之门，深入破眼谓之点，旁通其子谓之

透，逐杀不止谓之征，先投虎口谓之抛，后应打子谓之劫，先截后斫谓之劈，聚子点眼谓之聚，促彼急救谓之援，连子直破谓之刺，逼援不歇谓之盘，两子夹一谓之夹，玲珑不漏谓之松，两围不死谓之持。

诗曰：

棋虽小数与兵通，胜手何须用诈攻。

神识预周应莫敌，先人一着妙无穷。

道人用心窥觑，杜伏威棋子甚是神捷，不动心思，随手而下，自然合机成局。桑皮筋输了一盘，心下不忿，佯笑道：“愚生酒后神昏，况闲谈甚无趣味，杜兄须赌些甚么，才有意兴。”杜伏威道：“任公子尊意若何？”桑皮筋道：“少赌些罢，十两一局，胜者得彩。”杜伏威应允。二人重整棋局，对垒间，杜伏威又胜了。道人劝公子道：“夜已深沉，请公子回衙，明日再来玩耍。”桑皮筋红着两颊道：“有这等事，怎地就回去了？务要取胜方归。这两局是我屈输了，皆因钱少，故此不动棋兴，须多出些彩头才妙。”杜应元取出一百两白银，放在桌上，对桑皮筋道：“日前小妾送在公子处，闻得人说，拗劣不从。老朽将此银子，着舍侄与公子相赌，舍侄胜，乞还小妾；公子胜，袖银回府。何如？”桑皮筋大喜，道：“老丈慷慨知趣。”对道人道：“师父，你看这一回，毕竟是我赢了。”道人袖手不言。

当下桌上点着四支大烛，照得明亮，桑皮筋张目咬指，千思万算，右手两指拈着棋子，却似发伤寒病一般，不住的摇颤。杜伏威谈笑自若，信手而下，杀得桑皮筋棋子四分五裂，应接不及。桑皮筋又输一局，大叫一声：“罢了。”推枰拍案而起，呆笑道：“明早送还尊宠。”拽步往外就走。

杜伏威扯住道：“公子慢行，乞留文券，明早可以抬人，不然何所凭据？”桑皮筋道：“咫尺之间，何须文券，明早抬人便了。”杜伏威道：“这话难讲，久闻公子做事，不甚浏亮，明日倘不还人，如之奈何？这正是当面错过了。”

桑皮筋大怒，骂道：“那里来这野畜牲，不知上下，恁般可恶！不看老杜份上，送你到县家去重加究治！”杜伏威激起性来，将桑皮筋劈胸扭住，骂道：“我把你这狗男女、臭强盗、鸟娘养的泼皮，赌钱须要明白，只许你骗人，怎地就要送我？莫说别的，便要砍你这颗驴头，有何难处？先奉承你一顿拳头！”提起右拳，正待要打，杜应元一把扯住，道：“侄儿不得无礼。”道人也劝道：“分明是公子的不是，为何就出言伤人？杜君亦不可如此粗卤，要全令叔体面。”杜伏威方才放手。桑皮筋赌气定要回去，不肯写券，杜伏威决不肯放。两下争竞不开。

有诗为证：

势豪倚势欺人，伏威忿气不服。

凡棋那比仙棋，落局难收骗局。

看看五鼓鸡鸣，道人道：“公子与杜兄吵闹，终无了期，贫道为二公和解：公子耐心暂坐，贫道和管家先去着人送杜老丈尊宠过来，然后公子回府，还是如何？”杜伏威道：“师父见教得是。若如此，万事皆休。”道人辞别而去。不多时，一乘轿子送胜金姐回来。杜应元不胜欢喜，唤妈妈领进去了。桑皮筋见了，气得目瞪口呆。杜应元道：“公子今番可请回府罢。”桑皮筋也不做声，大踏步走出门外，指着杜应元骂道：“我把你这两个贼胚死囚，不要忙，定弄得你家破人亡，才见手段！”一头骂，一头走。杜伏威又欲赶

去，杜应元拦门阻住。各自散了。

桑皮筋怒气填胸，回家对道人说：“此忿何能消得？”道人笑道：“公子，你好度量浅狭，胜败得失，此乃常情。比如公子胜时，杜公不动声色；今日之失，乃是还他故物，又不伤公子己财，何必如此忿激？”桑皮筋道：“钱财如粪土，便输了千万，也不动心。只叵耐杜老儿的那个狗男女甚为可恶，必须结果了这厮性命，方消此恨。”道人劝道：“公子不须发怒，自古说，相骂无好言。公子暂时宁耐，待他那侄儿去了，再骗这杜老儿耍他一耍，消这口气未迟。”桑皮筋见道人展转相劝，把一腔子气早挫了几分，但是面无喜色，心下闷闷不说。

吃罢早膳，和道人往街坊上闲行散闷，信步走到一个去处，却是锦营花阵，风月之丛，唤做“留情巷”。这都是衍衍人家居住，共有五七十名美妓。桑皮筋东顾西盼，这些娟妓都认得桑公子，俱起身厮唤桑皮筋，一路谈笑取乐。正走之间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：“桑相公好快活，吃杯茶了去。”桑皮筋回头看时，是一个帮闲相识。怎生模样：

淡白凹兜脸，焦黄屈曲须。一钩鹰嘴鼻，两道杀人眉。赤眼睛如火，甜言口似饴。笑谈藏剑戟，评论带黄雌。蛾伏妆人状，狐行假虎威。讪私夸嘴直，趋势过谦虚。遇富腰先折，逢贫面向西。挥毫多白字，嫁祸有玄机。屈膝求门皂，陪钱结吏胥。见财浑负义，矫是每云非。性黠精词讼，臀坚耐杖笞。吮痛何足异，尝粪不为奇。呵尽豪门卵，名呼开眼龟。

原来这人姓管，名贤士，本巷居住。祖上原是仕宦出身，不知怎地干了坏天理的事，生下管贤士的父亲，名唤管

窥，自小嫖赌，丧了家业，因而做些穿窃的勾当。浑家阎氏，又与外人通奸，丑声播扬，这管贤士却是奸生子，俗语称为“杂种”。后来，这管窥做出事来，经官发配边地，不知尸首落在何处，阎氏却随了本地一个棍徒栗尽度日。这管贤士随娘改嫁，跟着栗尽学些拳棒，习写词状，专一一闲教唆挑哄人兴词告状。他却夹在中间指东说西，添言送语，假公营私，倚官托势，随风倒舵，赚骗钱财。唱得几句清曲，晓得几着棋局，凭着利口便舌，随机应变。凡是公子贵客，喜他一味的奉承不过，少他不得。城里城外，遍处有人识得他。故人取他一个绰号，叫作“管呵腭”，又因晚爷姓栗，号别“栗刻呵”。年至三旬之外，取得一个妻室，复姓上官氏。此妇父亲名唤仕成，原在本郡衙门前居住，专靠做歇家糊口，最是奸狡险恶，剜人脑髓。凡是结讼的土客乡民，在他家里寄居，无一个不破家荡产。这女人貌虽窈窕，性极淫悍，因管呵腭和几个旧相处小官来往，每每夫妻争闹。管贤士不听妻言，上官氏寻思：夫既拐得小官，偏我相处不得朋友？即和隔壁富商黄草包通奸，管贤士禁止不得，只索做了开眼龟。这正是祖宗不积，所以男盗女娼。

邻居少年见他夫妻每日争风厮闹，戏编曲儿四只以讥之。曲名《桂枝香》：

代上官氏骂夫：

爱你庞儿俊俏，怪你心儿奸狡，不念我结发深恩，反道那无端恶耍，心旌自摇。心旌自摇，慢骂你薄情轻佻，耽误奴青春年少。暗魂销，几番枕冷衾空夜，缩脚孤眠独自熬。

代管呵腭答妻：

虽怜你腔儿窈窕，可惜称性儿粗糙，嘴喳喳一味砢酸，怎当我心儿不好？更纷纷草茅。纷纷草茅，这些关窍有何风？调那通宵，恁般空阔深如海，争似陆地行舟去使篙。

上官氏又骂夫：

深情厚貌，心同虎豹，只图那少艾风流，全不顾旁人嘲谑。泪珠儿暗抛。泪珠儿暗抛，拼得个今生罢了。两分张各寻菜菜，小儿曹，木稚花戴光头土，受这腌臢，惹这样骚！

管呵脖又答妻：

心雄气暴，终朝聒噪。大丈夫四海襟怀，岂屑与裙钗争闹！羨当今宋朝。当今宋朝，愿与他死生倾倒，难回你别谐欢笑。漫推敲，任予延纳三千客，让你黄家一草包。

这管贤士原与桑皮筋会酒玩耍过的，当日在留情巷里偶然遇着。桑皮筋应声笑道：“小管，许久不见。”管贤士道：“一向穷忙，久失亲近。大相公是个福神，一向洒落么？”桑皮筋道：“惶恐，近来受了一场腌臢臭气，心下十分不乐，因此到这里消遣一回。”管贤士耸着两肩，戏着脸道：“相公是天地间第一个有财有福的快活人，有甚烦恼处？终不然有那一个不怕死的来冲撞相公？”桑皮筋叹口气道：“不要说起，说将来气杀人。”管贤士道：“相公有甚闲气，和小人说知，这怒气登时便消了。”即款桑皮筋、道人到家里坐下，慌忙叫上官氏出来见了。

茶罢，管贤士又道：“大相公委实有甚烦恼，见教何妨？”桑皮筋道：“敝邻有一个姓杜的老儿，是个诚实君子，

每和学生博弈赌赛，互相胜负，虽然输了些，不过排遣取乐而已。日前来了这位游方师父，围棋甚高。承师父指点几个局势，说数着玄机，学生顿然悟彻。和那杜公赌赛，胜了他数百金。又亏师父亲自与他对局，赢得他一个美妾，且是有趣了。”管呵腭将扇子在桌上敲一下，插嘴道：“妙妙妙！后来却怎样？”

桑皮筋道：“不期杜公那里寻一个甚么侄儿来，素不会面，又是别处声音。这杜公请我与师父酌酒，酒间后不觉棋兴勃然，和老杜又对弈起来，且喜又胜了几局。”管呵腭啧啧摇头称羨道：“大相公醉后还如此胜他，好棋，好棋！”桑皮筋道：“咦，好棋？咳，不想那侄儿接上，和我相对。我费尽神思，他却并不在意，就如风卷残雪，一连数局，杀得我举手无措，连银子与那妖滴滴美人儿俱赢去了。”管呵腭跌脚道：“啊呀，可惜，可惜！银子倒是小事，这美妾把他复了转去，真是气杀！相公摆布他才是。”

桑皮筋道：“妾与银子输去这也罢了，我说黑夜之际，难以抬人，明早送还尊妾。老杜倒也肯了，叵耐那侄儿野蛮，反说我放刁说谎，出言不逊。我不曾骂得几句，反被他扭结一场，捏起拳头，只待要打。你晓得，我平日也有几分手段的，不知怎地被他结扭，竟自挣扎不得，若不是老杜和这师父苦劝，一顿拳头奉承在我身上了。只得连夜还人，方才放我回衙。你说世间有这样异事么？今早我定要摆布他，师父再三相劝，我心下尚是忿他不过。”

管贤士睁着两眼喊叫道：“有这样异事？反了，反了，世间都没王法了！王孙公子被人殴辱，下一等的不要做人了！这位师父好没主意，见公子被小人所辱，不出力相助，

反来劝阻。若是小可在时，路见不平，任他甚么好汉，也要和他跌三交，岂肯吞声忍气，受小人之耻辱，被人笑话？”桑皮筋被管呵呬数句言语耸动，大怒道：“管兄说得最是。转思再想，越发可恼，还是怎地断送他才好。”

道人道：“贫道云游四海，见识颇多，凡事忍耐些好。圣人云：若以责人之心责己，恕己之心恕人，方是君子。譬如公子与管兄相赌，公子胜了，焉肯空手而回？自古赌钱不隔宿，当下放了公子回府，次日讨人，公子不肯还时，奈何？杜子取约，也是正理。贫道看那侄儿不是善良君子，所以劝公子将就罢了。”管贤士笑道：“师父劝桑相公的言语，都是桔皮汤、果子药、太平话儿，但不知让人容易，下次公子难做事了。若说那厮是个本分老成的人，倒不必和他计较，既是个器薄子弟，决不可轻放了他！天下英雄好汉，小可眼里不知见了多少。只怕大相公或忍得耐得，若依小可主意，只消我笔尖儿一动，管教他立刻遭殃。”这唤做：

轮刀不见铁，杀人不见血。棒打不见疼，伤寒不发热。毒口不见痛，声尾不见蝎。苦痛不闻声，分离不见别。世上若无此等人，官府衙门不用设。

桑皮筋跳起身来，喊道：“这方是说话！师父是个出家人，都说的是好看话儿，我桑相公就恁地包羞忍耻，被小人所辱罢了？”管贤士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，出家人图个安闲自在，我俗门中要替父母争一口气。自古道：‘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炉香’，‘恨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’。大相公自己要主张，若用我小管时，上天入地，亦所不辞。”桑皮筋大喜，道：“今日听了管兄数句良言，使我心中烦恼顿然消了一半。”

道人见这光景，心下暗想：“这桑皮筋额角上现了黑气，眼见得撞入太岁网里。正是：各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家屋上霜。”立起身来辞道：“小道有些薄事，暂且告别，晚上再会。”管呵脬巴不得道人去了，便道：“师父有事，不敢相留。”送出门去，回身分付浑家陪桑相公暂坐，自却去买些酒肴相待。

三人一面吃酒，一面计较，桑皮筋道：“无宰相扰，甚是不当，但摆布得那厮方见盛情。”妇人道：“无物相待，公子休怪。”管贤士道：“这般小事，何须费心。相公写状要把令尊老爷出名，先去府中呈告，说有虎棍积赌杜某叔侄二人，专一收局骗人，开场肆恶。有男某人素习儒业，祸遭恶某网罗，到家局赌诬银五百余两。某不忿令男理取，反遭恶党毒打垂危。乞天剪恶维风。上告这一状准来，不怕那厮不破家荡产。”

桑皮筋低头将状语想了一遍，道：“承见教，词语甚佳。但家君见了赌字，不唯不肯出状，元有一番烦恼，这事掣肘，如何行得？”管呵脬道：“相公多少伶俐，这用术之处却不省得？比如今日未告之先，令尊老爷知道，必然阻挡，或加责骂亦未可知。待我小管替相公在本府先告准了，然后禀知老爷，那时令尊自然承认，谁肯把嫡亲儿子去吃官司。还有无穷巧妙，不妙细说，临期自见。事妥之后，只要公子将小管做一个人看觑，便教小管吃屎，也是甘心的。”桑皮筋笑道：“说那里话？事毕之后，自当重谢。但不知几时可以递状？”管贤士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就是明日。一应事务都在我小管身上，不须挂念，相公打点见官就是。”桑皮筋道：“千万在心，不可有误。”管贤士道：“这是我自家的

事，不消分付。”二人再饮几杯，管贤士托故先出门去了。桑皮筋当晚就与他浑家宿歇。

有诗为证：

孚室犹然训惕中，涉川何事侈谋工。

须知怨小宜容忍，莫使青萍染落红。

次早桑公子自回衙里去。这管贤士在邻妓家充了一餐早饭，悄悄地闯入杜应元厅上来，叫一声：“杜老先生在么？”杜应元正在家内闲坐，忽听得有人叫唤，踱出来看，乃是管呵呀。二人声喏坐定，杜应元问道：“管兄早来，有何见谕？”管贤士道：“小侄昨闻老丈惹出一桩天字第一号是非，特来通知，及早可以解释。”杜应元笑道：“老拙一生守分，兄所素知，有甚是非相涉？”管贤士道：“这桩事不成则已，若成，厉害不小。”杜应元道：“何事？”

管贤士道：“昨与桑公子会酒，公子说与兀谁赌博，输却五七百两银子，他父亲知道，写了一纸状子，朱语是“局赌杀命事”，要去本府告理，恐字眼有不到之处，特差人接小侄去商议斟酌。却原来是告老丈和令侄的。小子思量，都是邻比之间，怎下得这样毒手？若构讼时，老丈毕竟要受些折挫，故小侄特来暗通消息，及早裁处方好。”杜应元道：“围棋相赌，无非东道相聚而已。后来老朽因酒后输却一妾，幸舍侄旋璧。桑公子有甚银两输与我？纵使告来，他也要舍着自己对我。”

管贤士道：“小子亦知老丈忠厚，未尝与人争竞，但不知当今世态恶薄，只以势利为先。俗言说：贫莫与富争，富莫与官斗。倘对理之际，官官相护，偏听一面人情，老丈岂不受辱？正是：识时务者，呼为俊杰。还须小心陪礼，省了

一场大祸。古人道得好：学吃亏，多忍辱。小侄乱言，无非为邻比间情分，任凭尊意。”

杜应元心里暗想：“这厮也说得是。”就问道：“承足下厚情见教，但不知怎生小心陪礼？”管贤士道：“这有何难？只要老叔费几贯闲钱，办一个齐整东道，请桑公子一酌。已外还须一二十两色银使用，这是非登时散了。管教一座冰山，化作半山雪水。”杜应元道：“东道是容易的，一二十两银子却在那处使费？”管贤士道：“老丈虽然齿德俱尊，不知世情活法。目今桑公子相处的朋友，都是一班游手好闲、帮讼教唆的豪杰；跟随出入的，都是一伙贪嘴图利、狐假虎威的悍仆。假如桑公子肯息讼，这一些人唆唆哄哄，毕竟又生起枝节叶来。故此要这些银两撮化与这伙人，方得平风静浪。终不然小侄敢误老丈大事？”杜应元谢道：“深感盛雅。待舍侄回来商议，踵门请教。”管贤士道：“晚上即求示下，大抵还是收拾的好。小人就此告别。”杜应元相送出门。管贤士又回头道：“请早自裁度，免贻后悔。”杜应元点头领诺。

少顷，杜伏威回来，杜应元将管呵喙的言语说了一遍，杜伏威仰天大笑。

正是：

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毕竟杜伏威怎的回复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 遭屈陷叔侄下狱 反圜圈俊杰报仇

诗曰：

嗜利凶徒驾祸殃，暗中罗织害贤良。
英雄束手甘囚禁，衰老含冤继死亡。
怒激风雷驱魍魉，重开日月创家邦。
从兹将士如云集，会见歧阳作战场。

话说杜伏威听叔父诉管贤士之言，不觉大笑。杜应元道：“贤侄如何好笑？”杜伏威答道：“我不笑三叔，笑那管呵聃来说是非者，即是是非人。有了一二十两银子不会打官司，反与光棍骗去使用？若说围棋赌胜，人之常情，我虽不合，他也不应。他说输五七百两银子与我，有何凭据？任那厮告去，不妨事。”杜应元见侄儿说得有理，放下了心，安坐不动。叔侄二人且去备办牲礼，邀请族亲，同往祖坟将杜悦骸骨埋葬。

祭祀已毕，杜伏威拜谢了叔婶，就要打点启程。杜应元道：“贤侄初来，未曾备得一杯酒相待，嫡枝骨肉谅不见嫌，怎忍弃我就去？”杜伏威道：“感承叔父婶娘厚情，本该在此侍养。但来此日久，恐林老爷悬念，故欲拜辞。”孔氏道：“粗茶淡饭，侄儿休得嗔怪要去，况小管之说，未知真假，贤侄稍停数日，见一个分晓，你也去得放心。”杜伏威道：“婶娘恁地说时，小侄再留数日。”夫妻二人欢天喜

地款待着他，杜伏威自去合那“祖师救饥丹”和“神仙充腹丸”。

再说管呵脬等至黄昏，不见杜应元复话，心里暗想：“这厮不来见我，正好放心行事，今番怪我不得。”当晚写成状子，笔削了出门入户的字眼。次日黎明，扮做参将管家，投文队里，进去递了状词并帖子。这岐阳郡太守复姓诸葛，名敬，字秉恭，为官清正，立性廉明。当下见了帖子状词，便唤管贤士上前，问道：“你家主好没来由，自己儿子赌钱，不能训诲，反告他人骗诱。若审到赌博情由，连你家公子也脱不去了。”管贤士禀道：“小的家主，平素并无只字入公门。今值不得已事，干渎爷爷。公子素习儒业，足不出户。今春偶遭恶邻杜应元，收一来历不明之人，假称亲侄，凶顽狡猾，又嫖又赌，善语能言，奸诈百出。赚诱我家公子饮酒嫖耍，次后引入赌场，叔侄二人妆成圈套，设席骗公子饮酒，一夜之中，骗去金银五百两。家主盘库赏军，库中钱粮却没了一千余两，局赌之物，即系朝廷钱粮，不得不告。伏乞爷台作主。”太守笑道：“若说是库中钱粮，为何被公子窃出赌博？是你家老爹不谨了。状子暂准，待后审实，再行议拟。”管贤士叩头而出。

昔人有《唆讼贼》一篇，以著其恶，赋曰：

世道衰而争端起，刁风盛而讼师出。横虎狼之心，悬沟壑之欲，最怕太平，唯喜多事。靠利口为活计，不田而农；倚刀笔作生涯，无本而殖。煤孽祸端，妄相告许；聊聚朋党，互相舞文。阅阅婚姻，一交构遂违秦晋之好；公平田地，谗调弄便兴鼠雀之词。搬斗两下相争，捏证打伤人命，离间同胞失好，虚装罢占家私。写

呈讲价，做状索钱。碎纸稿以灭其踪，洗牌字而混其迹。价高者，推敲百般，唯求耸动乎官府；价轻者，一味平淡，那管理没了事情？颠倒是非，飞片纸能丧数人之命；变乱黑白，造一言可破千金之家。捞得浮浪尸首，奇货可居；缉着诡诡田粮，诈袋在此。结识得成招大盗，嘱他攀扯冤家；畜养个久病老儿，搀渠跌诈富室。设使对理，则硬帮见证而将无作有；或令讲和，则低银首饰而弄假为真。律条指掌可陈，诰令随口而出。茶罢开言，即鼓掌而欢笑曰：“老翁高见，甚妙，甚妙！吾辈真个不及。”酒阑定计，乃侧首而沉吟曰：“学生愚意，这等这等，执事以为何如？”以院司为衣钵，陆地生波；藉府县为图谋，青天掣电。朝来利在于赵，乃附赵以毙钱；晚上利在于钱，复向钱以倾赵。又能括李客之言，送于张氏之耳；复探张氏之说，悦乎李客之心。刚强辈图决胜，则进嘱托之谋；愚弱者欲苟安，则献买和之策。乘打点，市恩皂快；趁请托，结好吏书。倘幸胜则曰：“非人力不至于此。”倘问输则曰：“使神通其如命何？”或造不根谤帖，以为中伤之阶；或捏无影访单，以贾滔天之祸。彼则居华屋，被文衣，犹怀虎视之心；孰敢批龙鳞，撩虎须，声彼通天之恶？故欲兴仁俗，教唆之律宜严；冀挽颓风，珥笔之奸当杀。

管呵呬径奔桑参将衙内，见了桑皮筋声喏，道：“大相公贺喜！状词已准，准备见官对理。”将状抄与桑皮筋看了。桑皮筋大喜，留管呵呬书房里酒饭，取银十两，递与管贤士道：“烦兄衙门使费，如少，再来取罢。对理之词，临

期还乞指点，千万用心莫误。”管贤士道：“一应使费，衙门上下，都是小人承管，对词亦是不难。只有一件，令尊大人处，公子宜早讲明，作速见官断送那厮，不可停留长智。”桑皮筋道：“多承指教。”管呵脖得了银子，作别去了。

晚上，桑皮筋对父亲说知此事，求父作主。桑从德大怒，道：“畜牲不潜心经史，暗行赌博，效下流所为，又生事告人，大胆来对我说，可恼，可恨。础！”桑皮筋见父亲盛怒，不敢多言，折转身往内房里就走，见母亲白氏，细说前因：“今已告成，父亲又不肯管，倘若讼事输了，被人耻笑，只索往水中一跳，倒也干净，免得露丑。”白氏心中忧虑，对桑参将道：“你和我夫妻二人，只有一子，虽是不肖，岂忍坐视？见官时受些叱辱，不唯我与你失了体面，倘畜生做些不测之事出来，那时悔之无及。”桑从德道：“我也知道，奈是赌博之事，贻害最大，今次若纵了他，日后怎肯改过？待他危急，自有道理。”夫人道：“虽然如此，父子之情，还当覆庇他，严加警戒下次便了。”这桑参将被夫人三言两语，说动了情，只得打轿上府。

至迎宾馆，候太守相见礼毕，茶罢，桑参将将前事细诉一遍。太守道：“老先生驾临，无不领教。只是令郎公子入于赌场，难分彼此，学生若不整治一番，纵其得志，下次老先生愈难训诲。况钱粮乃朝廷重务，令郎盗出赌博，老先生亦失于检点矣。学生药言，老先生莫罪。”桑参将被太守抢白数句，气得闭口无言，返身相辞回衙。对夫人道：“知府反把钱粮诬畜生赌博，怎生是好？”夫人道：“既太守作难，只令家僮去对理，嘉儿只不出官。钱粮又不缺少，彼亦无耐

我何。”桑参将道：“此言可可，不去摧他拘提，轻放那厮罢了。”因此两下将这场讼事搁定了。

将及半月，不期诸葛太守父亲身故，一壁厢申详丁忧文书，一壁厢打点奔丧回籍，将府印交与府丞掌管。那管呵呀时常在府门前探听，一知太守丁忧，忙入桑衙通报，桑皮筋大喜，你道为何？原来这本府府丞姓吴，名恢，向与桑从德交往情密，虽是儒林出身、性兼贪酷，一味糊涂，有这个机会，故此大喜。当时桑参将闻此消息，忙往府中将上项事和吴恢备细说了，又道：“今得老公祖署事，乞求清目，感恩不浅。”吴恢满口应允，道：“既是令郎被人赚赌，学生即时拘审究罪，只消数字见谕，何烦老先生大驾亲临？”桑从德称谢而别。

管贤士和桑皮筋道：“这场官司幸落在老吴手里，有了令尊面情，必然大胜。但老吴有些毛病，最贪财物。倘杜应元叔侄争气，用了见识，先送礼物进去，劈了令尊体面，胜负之间，未可必也。依小管愚见，还须先下手为强，将些财物送与吴公，方是万全之策。大相公意下何如？”桑皮筋道：“兄甚在行，见识高妙，但是家君不肯，如之奈何？”管贤士道：“古人说得好，孝顺官司，忤逆道场。公子贯朽粟陈，金银满库，何在于二五十两银子？就瞒着令尊将私蓄之物，亲自送入吴二府衙内，自然老吴欢喜，随意奉承，要问那厮一个死罪也是肯的。”

桑皮筋笑道：“些须银两，何足为惜。但告状虽是家尊出名，我亦是本府犯人，岂有亲自送银之理？足下若有门路，烦劳转送何如？”管贤士笑道：“吴公署印过龙的人我尽相熟。只是银两重托，小可不敢承当，还要选一个能事的

盛使自去方可。”桑皮筋将手指着管贤士道：“小人哉，管兄也！我既托你做事，岂有疑你之心？我衙里这班狗才，都是囊糠躲懒的驴马，焉可托以机密重事？足下不必多疑，放心行事。”说罢，走入里面，取出五十两一锭大银，递入管贤士道：“烦兄即便行事，停妥时复我一声。”管贤士道：“不须大相公叮嘱，管取停当。只恐少些。”说罢，袖银别去。原来这五十两银子不是送与吴府丞的，乃是管呵腭指官诓骗之法。若是吴公，这五十两如何打得他倒？

管呵腭拿了银子，笑嘻嘻奔回家来，递与浑家。浑家道：“这银两从何处来的？”管呵腭道：“连几日赌输了，手中甚是干燥，幸遇着一场公事，赚得这一锭银子，尽够我数月滋润。”浑家又问：“怎地有这若干？”管呵腭道：“那桑公子是个桑皮筋，平日有些臭吝，被我骗他告状，将这银子教我送入吴府丞衙内。我想，桑参将正掌兵权，炎炎之势，不愁吴府丞不奉承，何必又送礼物？被我一片巧言，立刻哄得银子入手。你且藏下，慢慢地受用。”浑家欢喜，将银子藏了。不题。

再说杜应元与杜伏威道：“管呵腭所言之事，将有半月，怎不见动静？”杜伏威道：“毕竟是那厮调谎。”杜应元道：“早是贤侄说破，不然已被那厮哄赚。”二人正说话间，只见门首走入两个人来。你道是谁？原来是府里公差。

有《挂枝儿》为证：

着青衣，进门来，大呼小叫：“两小弟奉公差，那怕势豪！不通名，单单的称个表号。有话凭吟咐，登门只这遭。明早里拘齐也，便要去点卯。”

吃罢茶，就开科，道其来意：“有某人为某事单告

着伊。莫轻看，他是个有钱的豪贵，摸出官牌看，一字不曾虚。急急的商议也，莫要耽误你。”

吃酒饭，假做个斯文模样：“我在下极愚直，无甚智獐。他告伊没来由，真真冤枉。说便这等说，还须靠白镞。不信我的良言也，请伊自去想。”

酒饭毕，不起身，声声落地：“这牌生限得紧，岂容误期？有银钱快拿出，何须做势？若要周全你，包儿放厚些，天大的官司也，我也过得水。”

接银包，才道声：“适间多谢。”忙扯封，估银水：“如何这些？我两人不比那穷酸饿鬼，轻则轻了已，不送也由伊。明日里到公庭，包你烂只腿！”

杜应元迎到厅上坐下，问道：“二兄何事光顾？”那二人道：“两小弟是本府公差，奉吴爷钧牌，奉请二公讲话。”杜应元心下已明白了。一个公人腰边取出一纸花边牌票，上写着“为局赌事：原告官宦桑从德，抱告人桑聪；被告犯人二名杜应元、杜伏威，干证管贤等。”杜应元看毕，即办酒饭款待，送了些差使钱。公人约定听审日期去了。杜应元烦恼道：“晦气！没来由惹下一场官司，怎生区处？”杜伏威道：“三叔不须忧虑，小侄自去分理。谅这小小讼事，何必介怀？任他妆些圈套，我临期自有主见。”

过了数日，公人拘了原被告干证等，齐到府中候审，一同堂上跪下。吴恢见了桑皮筋，慌忙请起，立在旁边，问道：“公子被光棍赚赌，委实骗了几多银两？从实讲来。”桑皮筋道：“罪人素习儒业，不省赌博之事。被恶邻积棍杜应元叔侄二人，百计引诱，先入衙 衙帮闲嫖耍；次后引归家内灌醉赌钱，一夜之间，输却五百三十四两银子。妆局赚

骗，心实不甘，冒渎公祖老爷，乞求天判。”吴恢笑道：“黑夜饮酒，又非贸易之时，为何带这许多银两？”桑皮筋青了脸，不能回答。

管呵脬见了，心中想道：“决撒了，”连忙跪向前几步，答道：“黑夜饮酒，公子委实不曾带银，只因醉后糊涂，为小失大。始初输得不多，公子忿气相持，落了圈套，积输五百余两。公子欲回被杜伏威恃强相劫，不放转动，直待家僮送银完足，方得回衙。这是小人亲见，并没半毫虚谎。”吴恢喝道：“你是何人，辄敢多言？”管贤士叩头道：“小人状上有名干证，名唤管贤。”吴恢又喝道：“桑公子在杜应元家里相赌，你为何知其备细？”

管贤道：“小的与桑公子、杜应元二家俱系贴邻，灯火相照。当夜五更，忽闻得有人喊叫，仔细听时，是桑公子声音，大声叫局赌杀人。彼时小人恐连累排邻，急起来穿了衣服，开门一看，却是杜应元家里吵闹。小人敲开门入去问时，桑公子与杜伏威扯做一块，一个要取银，一个不肯。小人替他和解，即忙着桑衙管家回去取银来交足，方得放回。此乃目击之事，伏望爷台明镜。”

杜应元道：“小人世代儒门，安贫守分，嫖赌二字，乃下流之事，素所深戒。只于闲暇之时，和桑公子围棋消遣，或赌一二东道，未尝赌甚财帛，怎么就叫做局赌？都是这管贤唆哄成讼，费老爷天心。不要说五百银子，便是五十文钱也不曾见有。”管呵脬接口道：“杜应元，你在青天爷爷跟前尚要推赖？眼眨见你雪白银子掙了进去。彼时你还道：‘小管，累兄了。’我和你都是邻比之间，护得那一个？天理人心，难逃公论。”

吴恢手捻长髯笑道：“这老狗才还耍胡赖？着围棋便是赌局之祸，赛东道即是骗钱之法，眼见得局赌骗钱了，尚赖到何处去？从实供招，免受重刑！”杜应元道：“小人和桑公子委实未曾相赌，并无钱物往来，都是管贤捏词唆洪兴讼，又来硬证。伏乞老爷明镜烛冤，救拔小人残喘。”吴恢喝道：“老奴贱骨，不经刑罚，焉肯成招？”叫左右：“上起夹棍来！”两旁皂隶吆喝一声，正欲动手，杜伏威高声叫道：“不必夹我叔叔。赌钱赚物，都是我一身所为，招成就是，何必动刑！”

吴恢将杜伏威看了几眼，笑道：“此子年纪虽小，却也老实。快快招来，省受苦楚。”杜伏威道：“五百三十四两银子，是小人得了，但不知是桑家那一个家僮送来的，还是甚物包裹，几锭几件、几十块，说得明白，小人一一还他。”管呵髀道：“是一皮箱藏着，五十三封零一小包，是桑衙来寿、进顺两个苍头扛到你家，何须胡扯？”杜伏威道：“黑夜扛银，银在箱内，为何你备知数目？”管呵髀道：“我将银一封封打开，递与你叔子，还上天平兑过，方收进去。是我当面交割的，缘何不知详细？我处银与你，不过要息两家争闹，我与你是甚冤家，苦苦昧心害你？”

吴恢道：“是了，看此镏光棍，岂不是个赌贼？快快上起夹棍来。”杜伏威伸出脚来，厉声道：“桑皮筋、管呵髀，头顶上是甚么东西？任你夹上几百棍，银子没有是实！”吴府丞大怒，喝教动刑。两班公人呐喊一声，把杜伏威拖翻，将左脚放上夹棍，杜伏威只不做声。吴恢道：“这泼皮，还不招来？”杜伏威道：“便是右脚上再用夹棍也不招！”吴恢喝左右将右脚一发双夹了。

杜伏威伸着两足，任凭公人收紧绳索，趑趄地夹拢来，恰似夹木头石块一般，动也不动。吴府丞和满堂吏书皂甲等都看得呆了，一齐想道：“世间有这等铁骨铜筋，不怕疼的？”吴恢又教左脚上先敲五十棍，公人提起杖来，用力打下，但听朴朴之声，就如打在牛皮之上，并不叫半声疼痛。一连打了二十余下，忽听一声响，夹棍连绳俱断了。吴恢没做理会处，叫：“且将杜伏威丢下，把那老头儿上了夹棍！”这杜应元怎比侄儿有法术？老皮肉上，略将绳子收紧，即喊叫连天。吴恢又教行杖，杜应元实熬不过，只得招认有银，俱已花费散了，情愿变产赔偿。吴恢令放了夹棍，写下供状，将叔侄二人发下狱中监候，放公子干证等散去。

桑皮筋、管呵脖和一伙探望的亲友，酌酒庆贺去了。值日牢子，带杜应元、杜伏威二人入监房里来。但见：

昏惨惨阴霾蔽日，黑沉沉臭恶难闻。牢头一似活阎君，狱卒施威凶狠。无数披枷带锁，几多床桉笼墩。四肢紧缚鼠剥睛，兀自皮抽粗棍。

当日狱内上下人役等，都得了钱财，打点一间洁净房儿与二人安身。此时杜应元心下烦恼，止不住腮边流泪。杜伏威见了，十分焦燥，踌躇了半夜，暗想：“我要脱身，反掌之便，奈是带累三叔受苦，怎生区处。”蓦然计上心来：“必须如此如此，三叔方可出狱。”

数日后，吴府丞提杜应元二人比较。杜伏威禀道：“小人叔侄两个俱已收监，要赔桑衙银两，何人措置？老爷将小人监候，放叔叔回家变卖产业，以偿桑衙。不然，今年监到明岁，银子从何而来？”吴府丞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将杜应元讨了保状，暂放回家，限十日之内完纳，过限无银，重责再

监。将杜伏威依旧关禁狱中。

杜应元别了侄儿，出离府门，回家来见了妈妈孔氏，抱头痛哭。杜应元哭道：“我生年半百之外，未曾受此苦楚，不知前生怎地种此祸根，今日遭这桩屈事。”孔氏劝道：“官杖天灾，系于大数，不必怨恨。但吴府丞判偿桑衙的银两，何以措置？”杜应元道：“今日这狗贼放我回来，限定十日内变产完纳给官，将侄伏威复关禁大监，这场冤祸怎了？”孔氏道：“五百余两银子，非同小可，纵使变卖家产，也不能就有。”胜金姐整治茶炊，请二人晚膳，杜应元茶水不沾，妈妈也不动箸，夫妻烦恼进房安宿。杜应元睡于床上，忧思凄怆，无计可施，捱至半夜，推说东厕净手，遁入书房内自缢而死。

孔氏见夫主起去多时，心下猜疑：“员外讲去净手，为何不来睡？”慌忙披衣起来，叫丫环点灯，到东厕寻觅，不见有人，四下里将灯照觅，并无踪影。孔氏惊惶，急唤胜金姐、来福等起来。来福寻至西首书房里，只见家主高高悬在梁上，来福叫道：“不好了！妈妈快来，员外缢死在此了！”孔氏魂不附体，忙奔入来，放下看时，浑身冰冷，气已绝了。举家嚎啕。孔氏痛哭，跌足号呼道：“天呵，天呵！此枉此冤，皇天可鉴！愿同归九泉，赴冥司告状，杀此二贼。”放声大恸，不觉扑然倒地。胜金姐等连忙将汤灌时，已不下咽，骨都都痰如潮涌，顷刻而亡。可怜醇厚夫妻，负屈含冤，双双死于非命。

当下惊动左邻右舍，家家起来探望，见杜应元夫妻二人俱已身死，无不垂泪磋叹。天色已晓，一片声传说，桑衙父子，倚官托势，活活逼死人命。消息传入歧阳府来，吴恢闻

得此说，却也踟躇不安，不敢升堂审事。桑皮筋等都各心慌，只有管呵呷呵呵笑道：“倔强老贼，不知通变，端的送了残生。不要说这两条狗命，便再死几个何妨！”

有诗为证：

腹中怀剑笑中刀，从此囹圄生祸苗。

斧劈头颅倾狗命，至今人鉴管呵呷。

却说杜伏威正在牢房里纳闷寻睡，忽见禁子道：“杜郎好睡哩！”杜伏威笑道：“禁子哥，这不见天日的去处，不寻睡却做甚么？”禁子道：“一桩祸事临身，你还睡得着，竟不知哩！”杜伏威道：“被人屈陷，身居縲绁之中，晦气不小，还有甚祸事来寻我？”禁子道：“令叔自缢身亡，令婶哭绝而死，你还安心不动？”杜伏威失惊道：“那有此话？禁子哥，莫非取笑？”禁子道：“满城传说，遍处闻知，今早报官，吴爷不敢坐堂。岂是哄你？”

杜伏威听罢，跳起来，大喊一声：“罢了！”惊得禁子慌张无措，连忙掩住杜伏威口道：“这牢狱中，不是大惊小怪之处，莫带累我吃棒。”杜伏威一手拉开，道：“我杜爷纳气坐监，皆因怕拖累了三叔，今已弃世，复何虑哉？禁子哥，你为人忠厚，我不害你，快快躲避。”说罢，口中默诵真言，蓦地里霹雳一声震响，摇天动地，惊得众狱卒禁子无处藏身，一齐暗暗地叫苦。那雷声就如擂鼓一般，霎时间鬼哭神嚎，阴风惨惨。杜伏威大叫：“在狱众多好汉，有胆量的，一齐随我打出狱去，杀这脏胚，替民除害！”只见一片声相应道：“我等愿随豪杰逃生！”杜伏威当先手持短斧，砍开牢门，监内有一二百个囚犯，同声呐喊助威，一直杀入府堂上来。

杜伏威首先抢入私衙。此时衙里也预有准备，迎出十数个虞侯、干办、挺枪持刀拦住，被杜伏威一斧一个，尽皆砍倒，领着一伙囚犯，直奔府丞房里来。四围寻找不见，杜伏威将一个丫环揪倒，踏住胸脯，喝道：“吴恢躲在何处？”丫环指道：“都藏在那床下。”杜伏威一斧杀了丫环，与众好汉扯开床来，果见吴恢和一美妾躲在床下。杜伏威一手按住，喝道：“好赃狗！贪财趋势，屈陷良民，今日逃那里去？”吴恢跪在地上，哀求道：“乞饶性命，下次学做好官。”说话未完，头已落地。众好汉动手将美妾砍为肉泥。吴府中是男是女，杀得尽绝。

杜伏威领众人复身杀出府门外，径赶入桑参将衙里来。参将夫妇数不该死，因儿女不肖，三日前却搬进参将府廨宇内，和一班儿僮婢自住去了，衙里只有桑皮筋妻子和儿子小厮丫环七人。杜伏威尽皆砍死，单不见了桑皮筋。杜伏威心下不忿，令人四下搜寻。寻至侧厅天花板上，搜出一个老家僮来，捉至杜伏威跟前。问桑皮筋在何处，家僮道：“适才和管呵脬到张一儿家里吃酒去了。”杜伏威大喝道：“引我去见那厮，即饶你命！”家僮道：“愿引爷爷去捉，只求饶命。”一个好汉押这家僮引路，杜伏威和众好汉后随。

顷刻间，到了张一儿门首，只听得楼上唱饮欢笑。杜伏威赶入中门，一个汤保在灶下烫酒，问道：“是那个撞入来？”早被一斧砍死。杜伏威首先登楼，只见桑皮筋上坐，两个妓者和管呵脬侧陪。管贤士一见杜伏威走到，惊得魄散魂消，正待往窗外逃生被杜伏威拦腰一斧砍倒，顶门上又复一斧，登时一命归阴。桑皮筋惊得瘫倒窗边，挣扎不得，况且醉后，口里哼哼地只叫：“饶了罢，不告了。”杜伏威道：

“我今日替你抽了这条筋！”被众好汉刀斧齐上，砍做七八段。

有诗为证：

莫言报施惨，害人乃自害。

天道岂无知，今日方称快。

两个妓者并那引路的家僮，都战抖抖地跪着，磕头叫饶命。杜伏威道：“不干这两个油头事，饶你去。只是你这个老狗，本人要杀你家主，你就引来杀他，卖主求生，不义之甚。”一发杀了。一齐哄出门外，放起一把火，都抢到杜应元家内。伏威忙叫胜金姐，收拾细软衣裳首饰金银珠玉之类，教来福领了一班家僮，随我逃命。一面将杜应元夫妻尸首扛在后园墙下，推倒墙而掩之，就将宅子放起一把火来。

众好汉商议道：“打从何门出去方是活路？”杜伏威指道：“从东门杀出，自有处可以安身。只要齐心奋力，方得死里逃生。”众好汉一同应道：“生死愿随，并无异志。”此时喊声动地，火光烛天，满城中鼎沸，家家闭户关门，个个藏身避迹。看官，你道如何没人拦挡？事起仓猝，桑参将又离家甚远，就是要报官发兵，一时疾雷不及掩耳，任彼施为。杜伏威一伙直杀出城外来。行不数里，却是东湖阻住去路。杜伏威分付众好汉抢夺船只：“且渡过河去，若有追兵亦好厮杀。得胜之后，径落黄河，到那个去处，即是我等安身活命之所了。”众好汉向湖口寻找得十余只小船，缆作一处。却又在乡村前后百姓人家，抢劫些钱米布帛、柴薪酒肉锅灶之类，下船安顿了，摇船的摇船，煮饭的煮饭。此时天已昏暮，点起柴火，努力摇过湖来。

早是三更天气，众好汉上岸，席地而坐，大家吃了酒

饭，沿湖取路而走。不五七里之间，天色已明，只听得后面金鼓齐鸣，喊声大振。杜伏威谅有追兵来到，拣一个空阔地面，将众人两下分开，做雁翅相似，选两个老诚的守护着胜金姐、来福等躲在树木丛密去处。自却盘膝坐下，腰边解下一个锦绒拾膊，抖出两个大纸包，一红一绿。先打开绿纸包儿，众人瞧看，却是一包剪成的稻草。杜伏威左手捻诀，口中暗暗有词，喝一声“疾！”那些草变成四五百匹骏马。又打开红纸包儿，却是一包赤豆。杜伏威又捻诀念词，喝一声“变！”那一包赤豆变作四五百个大汉，生得容颜怪异，状貌狰狞，身長丈余，手中各执器械，各分队伍，排列听令。杜伏威喝道：“后面追兵近了，众壮士可用心攻杀，有功者赏，无功者一火焚之！”众大汉一齐上马。只见前面湖口上流头无数船只，摇旗呐喊而来，看看近岸。杜伏威看时，约有千余军士，为头两员将官，全身披挂，立在船头上，指着岸上骂道：“寻死贼奴！杀人放火，罪孽贯天，逃往何处去？”指挥军士摇船傍岸，杀近前来。

正是：

人如猛虎摇山岳，马似游龙撼海涛。

不知两边胜负若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 山径逃踪锄秃恶 黄河访故阻官兵

诗曰：

贪淫秃子狠如蛇，计入深山狎俊娃。
 衷柳暂为云雨榻，层岩权作蝶蜂衙。
 色空不悟三乘法，炮烙方知一念差。
 寄语阍黎须守戒，莫教血肉喂馋鸦。

话说杜伏威见官兵杀上岸来，口中又念真言，喝众大汉上前迎敌。那一边军士呐喊摇旗，正欲接战，猛地狂风滚滚，天昏地暗，石走沙飞。官兵都是步军，眯了眼不知东西南北，被杜伏威人马一冲，杀得大败亏输。为头两个将官先自逃命走了，众军各不相顾，乱窜奔走。杜伏威驱大汉掩杀，就如砍瓜切菜，大半杀死岸边，余者落水逃命。后边众好汉只顾追袭，据抢盔甲器械粮食行囊。杜伏威抢了一枝铁杆长枪，把败残军直追出岸口来，只见一个军士被追得慌，急切没处躲，钻入乱草窝里。杜伏威捉住，问他：“这军兵是何处发来？两员将官却是何人？快快实说，饶你性命。”那军士道：“小人等是歧阳郡管下各州县调遣来守御的官军。那两员将官，一个是桑参将麾下督阵官刘勋，一个是麟游县长枪手教师屠胜。这两个逃生走了，若回去见了桑参将，必另调追兵。昨晚发兵时，已行飞檄各处关津知会，教严加守备。将军此去，须要小心。”杜伏威道：“本该杀你，

看你言语诚实，饶你残生，去罢！”军士磕头而去。

杜伏威回转旧路，空闲地上查点众汉，不曾伤折一个，口中默诵真言，把人马依旧变为草豆将来收藏过了。这些逃牢的好汉都惊骇下拜，道：“老爷真天神也，有此法术，怕甚官军！我辈可以放心前去。”杜伏威分付道：“你们只要一心一意随我杜爷，不愁不富贵。”内中一个好汉问道：“不知爷爷今往何处去寻个安身立命的所在？”杜伏威道：“黄河之中，有一孟门山，乃是宜川所属地方。山上有一相识弟兄，姓繆，名一麟，据山创寨，聚集千余喽罗，钱粮广有，劫掠往来客商，抢夺四方财帛，近来山寨里甚是兴旺。日前我打从那里经过，与他比试武艺，不相上下，因此结为八拜之交，留我在寨中共事。奈因送先祖骸骨归葬，故别了他到我三叔家内栖身，不期遭此大变，送了我叔婶两条性命。如今径往孟门山上入伙，大家图个快活。”众好汉齐声道：“我等亦常在江湖上做些私商买卖，一向闻得繆公大名。不想发觉监禁在狱，自分此生不能再睹天日。感爷爷救援，死里复生，情愿执鞭坠镫，生死相随。”

杜伏威道：“虽如此说，今日我们胜了一阵，必定有追兵再至。这里到孟门山旱路去，快杀也得四五个日头，一路都有城池关隘，倘或前逢拦阻，后有追兵，岂不前后受敌？”一个好汉道：“爷爷见得极明。就是我们聚着二百余人同走，未免惊人眼目。虽是爷爷有法术，若遇关津，只爷爷可过，我等众人复遭罗网。小人倒有一个小见识儿，不知好否？”杜伏威道：“有甚计较，快快说来，及早打点走路。”那汉道：“小人虽没甚武艺，自小跟着一位穿窬师父，学得一身飞檐走壁、腾波跃浪的手段，常在黄河出没，路径

颇熟。这里从旱路去，是一条官路，穿过金牙关，数日间可到永宁关口，下了黄河船，若风顺，不一日到得孟门山了。其次即从这里盘过野人坞，过落黄河，便是风顺，也要三五日到宜川地方。还有一条小路，趲过杜阳城，往东南而走，一路俱是山径，极是幽僻，人迹罕到，渡溪盘岭，也须十余日光景，方可到得宜川县。我等分做三路，着几个扮作客商，几个扮作乞丐，或扮些走方卖药的、打卦耍拳相脸的，陆续行动，庶免官兵追袭。此计若何？”

杜伏威道：“这论头极妙。众人听我说，如有要回乡里的，各从其便；要到孟门山去的，分作三路而行，都约至宜川县驿前取齐。快快决断，莫迟疑误事。”众好汉一齐道：“我等蒙爷爷脱离大难，生死愿从，并无二心！”杜伏威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可失信。我在黄河渡口着人相等，列位姓名，俱乞留下，以为相见之证。”众人欢喜，都道好。就由这一个识路径的好汉姓名写起，原来姓朱，名俭。次后一一写明白，共二百五十七人。杜伏威将纸单儿收了，发付众人各自装扮走路。众好汉俱拜别，分头起行。杜伏威将前合成的丸药散与众人，分付道：“倘不遇酒饭店，吃此数粒，可以耐饥。”又与朱俭商议道：“我本该从大路去，奈有先叔之妾系累难行，若有阻挡，甚为不便。烦公指引从小路去罢。”朱俭道：“小人引导，往小路去为妥。”当时多人一半从大路而走，一半窜过野人坞径下黄河去了，只有三十一人和朱俭、胜金姐、来福，又有僮婢二人，跟从杜伏威，共三十七人，同行小路。

一路果然幽僻，走了数日，并无个人烟。杜伏威带得有祖师丹药弃饥，自不必说。至第五日，一行人正趲路间，只

见大雾漫空，对面不见。正是：

樵子不分柴径，老翁失却渔舟。漫天漫地，怎辨南北东西；如雨如云，罩尽江山社稷。嘹嘹孤雁，也不知何处悲鸣；滴滴流泉，那晓他何方漏溜。进一步，退一步，浑如大海没津涯；闻其声，迷其形，俨若梦中相聚会。前途昏杳，莫非误入鬼门关？后路模糊，不是阳间花世界。耳畔只闻山鸟叫，面前不睹虎狼行。

朱俭道：“今日偏不凑巧，前去正是凤凰岭，极其险峻，内多虎狼，值此大雾，怎生行走？”杜伏威道：“既然前途险峻，暂且停步，待雾息再行。”朱俭等道：“说得是。”众人拣一洁净之地坐做一处。等候雾收再行。

正坐之间，忽听得有人声不住的喊叫：“救命，救命！”众人细听，却是个妇人声音。杜伏威道：“却不作怪！这深山僻岭之处，为何有妇人叫喊？”朱俭道：“莫非是不良辈在此干些勾当么？”一齐起身四围寻找。

此时大雾渐渐收起，现出日光。朱俭听着声音，向北寻去，不上四五十步，只见山凹边树丛之中，两个胖大和尚，将一个年少妇人赤条条背剪绑在一株大柳树上，在那里淫媾。那妇人哭啼啼的，不住叫喊。朱俭见了，不觉怒从心起，两眼圆睁，大踏步向前，喝道：“贼秃驴！怎地在此造这弥天大罪？不要走，看打！”抽出身边铁尺，照光头上正要劈下，不提防这一个和尚在旁隔开铁尺，只一脚尖，将朱俭踢倒树边，挥拳就打。背后杜伏威等一齐赶到，正是寡不敌众，犹如众虎攒羊，将两个和尚打倒。叫胜金姐替那妇人解了绳索，穿上衣服，即将那绳索绑缚了两个和尚，丢在树根边。次后问那妇人：“你家住何处，为何随着这两个秃

厮，在这里干这般勾当？”

那妇人一头哭，一头诉道：“小媳妇住在前村，地名朱家坞，妾身程氏，丈夫朱庆。十日前来了这个爆眼红珠的和尚，拜求丈夫，要借门首打坐。妾身不容，倒是丈夫道：‘他是佛家弟子，化缘度日，与他门外坐坐何妨？’这和尚坐在妾家门首，早晚诵经念佛，且是至诚。妾见他虔心，或茶或饭，丈夫不在时，就自拿些与他吃，一连十余日不去。今日五更，妾因有孕腹痛，丈夫起早进城赎药，出门之后，听推得门响，只道是丈夫转来。忽见这打坐和尚同那个长脚和尚，闯入房里，一个将妾绑住。妾欲叫唤，他将一把明晃晃尖刀搁在头上，喝道：‘若叫一叫，割落你头！’一个收拾财帛，驱妾出门，来到这里，绑缚树上淫污。妾无奈，只得喊叫，天幸老爷们来救了性命。”说罢就拜。

杜伏威大怒，持刀正要砍这两个和尚，朱俭上前道：“爷爷，且慢动手，一刀一个，他却死得便宜。将这两个落地狱的狗秃，我且教他慢慢受用些疼痛方好。”令胜金姐和妇人站远些。和尚见势头不好，哀求饶命。朱俭道：“你不要叫，老爷亲自服侍你。”将两个脱了衣服，扳转身来，仰面朝天，寻些干草及枯死的树柯，将和尚的坐褥儿割碎，取出棉花，夹草带枝，扎缚在和尚阳物上。来福笑道：“原来这两个小秃驴怕冷，这般日色，还紧紧地护这一身棉絮，头上又戳个棉搭儿。”众人道：“休要取笑，且看朱大哥做作。”只见朱俭身边取一块火石，敲出火种，将硫黄焯着，那乱草树枝与棉花且是枯燥易着，一步步烧到阳物上来。两个和尚十分疼痛，喊叫连天，欲要挣扎，被绳索捆缚，众好汉又把棍棒两边拄定，动弹不得。原来人的皮肉是有油的，

见火愈着，况有那些引火之物，直烧得皮焦肉烂，臭气熏蒸。两秃驴熬疼不过，连声哀告只求早死。杜伏威拍手大笑，道：“闻你这小和尚坐化，特地替你下火。”又烧了半个时辰，看看气绝，不能动了。朱俭教众人动手，刀斧齐下，砍为肉泥。可怜凶狠游僧，因色化为野鬼。

杜伏威领了一行人，和那妇人同过岭来。走到午牌时分，远远见烟光透起，乃是一村人家，约有三四十家。那妇人指道：“前面正是我家了。”朱俭道：“你们且慢行，待我先去探看你家还是如何。”说罢，三两步跑到村口。只见闹丛丛围着数十人，在那里大惊小怪的叫嚷，立住听时，一个后生跌脚哭道：“天呀，不知怎地被那秃厮骗去了！”有的道：“和尚是色中饿鬼，见你浑家有些姿色，毕竟拐骗去了。”有的道：“朱兄，你常不在家，想是大嫂和那和尚有情，勾搭上了，通同走脱。”有的道：“朱大嫂是老实的人，决无此事！作速四下寻觅，或者还走不远哩。”三三两两，议论不定。

朱俭分开众人，问道：“你们为甚事，在此喧嚷？”内中一个答道：“客官，你自行路，莫管这闲事。”朱俭笑道：“便与我说说，我在下专一抱不平，与人出力，或者管得这事，也未可知，何必遮盖？”又一个道：“客官，一桩古怪之事：门不开，户不开，房中不见了红绣鞋。就是敝地朱兄，五更出门，往城里赎药，他的浑家被一个打坐和尚骗去了，房中金银首饰、细软东西盗得一空，故此烦恼。又不知上南落北来踪去迹，那里去寻觅？”朱俭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只要重出赏钱，朱兄浑家在我身上包还他，不须惨切。”众人喧哄道：“这客官倒来取笑？你即应承，必要下落。”朱

俭道：“拐骗之事，报信不实，即为通同，岂可妄说？”将手向北指道：“那来的可是你浑家么？”

朱庆和众人回头一看，远远见程氏来了。朱庆喜从天降，慌忙跑向前，扶了浑家到门首，问道：“怎么你被那秃驴骗将去了，又如何与客人们同回？”程氏将捉去奸淫，幸逢这伙客人救了性命，烧死和尚情由哭诉一遍。朱庆忙向杜伏威、朱俭倒身下拜，便欲款留一行人酒饭。

杜伏威把那金银包裹还了朱庆，辞道：“我等是要赶路程卖货的，恐耽搁误了日子，不必酒饭。但有一事相托，乞莫推故。”指着胜金姐道：“这是我的族中姐姐，因丈夫在宜川县为客身故，今随我便道，同往奔丧。奈因娇怯多病，不能前进，意欲寄居尊府，留此丫环相伴。待我一到宜川，即雇车儿来接，那时并酬谢礼。”朱庆道：“若不是官人恩赐，我朱某怎能够人财两得？今令姐路途不便，舍下尽可安身，常羹菜饭，不嫌轻慢便好，怎讲这酬谢的话！”杜伏威甚喜，将带来细软财帛，交割与胜金姐收管，附耳低言，说了几句要紧关旨的话。别了朱庆夫妻，即和来福等一行人，匆匆趲路去了。朱庆因款留不住，心下怏怏不已，满村人尽皆感激。程氏接引胜金姐到家内，洒扫一间静室，安顿二人，早晚殷勤相待，不必细说。

且说杜伏威和朱俭沿途说笑：“遇此一桩奇事，那和尚与这妇人无缘，撞着我等，打散了风流阵。”互相谈笑。不觉又走过数十里路，天色已晚，分投饭店安歇，次日又同趲路。一连行了数日，看看将近宜川，杜伏威问：“此去尚有多少路程？”朱俭道：“前面已近黄河渡口。”杜伏威道：“我先渡过寨里去见繆公端，你领众人就在这里候那两路来

的弟兄，取齐渡黄河进寨，不可有误。”朱俭道：“小人理会得，爷爷先去，众人一到，即来参谒。”朱俭与一行人四散，寻饭店安身。

杜伏威单身行到黄河渡边，并无一舟来往，心下焦燥，只得脱了衣服，渡过河去。看官听说：伏威自小是没水惯的，又有法术，所以这广阔黄河，不一时没过对岸。到得山边，只见遍地尸骸，满场血肉，无一只船来接应，比前大是不同。杜伏威心内疑怪，且上了岸，穿衣往前面进行。至土墙边，栅门紧闭，寂无人声。杜伏威高声叫道：“栅内有人么？”叫声未绝，栅内一声梆子响，弩箭炮石乱射出来。杜伏威吃了一惊，忙叫：“不要放箭，我是杜爷，特来拜谒大王，快开栅门。”守栅喽罗上前细看了，认得是杜伏威，即忙开门放入。杜伏威问道：“紧闭栅门，坡上尽堆尸骸，却是何故？”喽罗道：“爷爷，说不得，繆大王身被重伤，卧床不起，爷爷来得正好，见了便知端的。”杜伏威忙赶进关，奔入寨中。合寨喽罗尽皆欢喜，急入帐中通报。繆公端令接入卧榻前相见。杜伏威随入房内，举目看时，有《北寄生草》为证，但见：

凄惨惨愁添绪，急煎煎火燎眉，浑身疲软精神悴。

喘吁吁，难统貔貅队；气昏沉，怎把官军退？咕咚咚，怕听鼙鼓震边关；扑簌簌，搵不住两眼英雄泪。

繆公端卧于床上，呻吟道：“贤弟，你缘何许多时方来？”杜伏威道：“从容细禀衷曲。大哥，为何如此狼狈，端的因着甚来？”繆公端请杜伏威坐于床榻之上，嗟叹道：“自贤弟别后，不及数日，报湖上有一只官船经过，小喽罗说是鄜州知州周陞，为官贪酷，百姓受其毒害，任满朝觐，

满载而归。当下我闻报，即传令头目率领喽罗，将周陞一家老幼尽皆杀了，取其金银归寨。船上有逃得性命的，飞报本州，转申延州府。叵耐那太守蒋劬发军数千。驾舟围逼水寨，见阵数次，胜负未分。近日又添了一个勇将，是镇守高奴城军官俞福，前来助战，身躯雄伟，使开山钺斧，勇不可当。我与他厮杀，连输三阵，身中数箭，卧不能起，喽罗被他杀伤了一半，寨子破在旦夕。幸得蒋太守身发重疾，暂收军马回去，算他不日必要复来。我正在此无计可施，喜贤弟到来，吾无忧矣。就请贤弟为山寨之主，督理军务。”杜伏威道：“大哥不须忧怖，且自调理贵体，那厮来时，小弟先试一阵，另有良计破之。”繆公端道：“贤弟作主，有何惧哉？”

二人谈话间，只听得炮响鼓鸣，人声鼎沸，探事喽罗飞报入来：“蒋太守病痊，率领将军俞福、军士数千，驾舟围逼水寨，比前番更是浩大。”繆公端见说，战栗不安，杜伏威笑道：“大哥，不必惊惶，待小弟挺身退敌。”即披挂提枪上马，带领数百喽罗，开关迎敌。只见河中数百只战船，团团围绕，逼近岸口。遥见一大将立于艨艟之上，头戴凤翅金盔，身穿白锦战袍，上罩鱼鳞细甲，手持大斧，指挥众军呐喊攻打。杜伏威见了，下马登舟，将战舰一字儿摆开，擂鼓摇旗，向前迎敌对阵。俞福见有人邀战，把大船飞也似地摇动，直冲过来。两下鼓声震天，箭如雨发，彼此射住阵角。

少刻，两船相合，杜伏威厉声道：“你等何处鸟军，敢擅攻大寨，自来纳命？知进退的，速返征旗，不然教你立刻身葬鱼腹！”俞福笑道：“大胆狂徒，不思改邪归正，尚敢

大言？早早卸甲归降，免汝一死！”杜伏威大怒，挺枪就刺，俞福持大斧劈面砍来，两个在船头上交锋。斗不数合，蒋太守恐俞福有失，指挥众军助战，四面围裹将来。自古寡难胜众，小喽罗如何抵敌？拨转船头，各自奔散，官军箭如飞蝗，中箭落水者不计其数。

杜伏威立在船头，奋勇鏖战，并无半点儿惧怯。太守跨落小舟，亲自擂鼓助阵，大叫：“不要走了贼首！”众官军将船四围攒绕，把杜伏威困在当中，摇桨驾舟的俱射下水去了，单剩杜伏威一人。那船无人驾驭，便横转来。杜伏威呵呵大笑，照俞福面门虚搦一枪，俞福侧身躲过。杜伏威弃枪跳入水中，俞福忙令善泳水军士三十余人下水来擒。杜伏威见了，卖一解数，名为鲫鱼爆，从水底跃起，离水面丈余，悬空打一筋斗，直窜过数箭水面，头向下，脚朝天，复钻入河心。众军都没入水底来拿，被杜伏威拔出腰刀，排头儿砍将过来，几乎杀个尽绝，只见骨都都血水泛出河面。俞福、蒋太守看了，情知着手，并跌足叫苦。不提防杜伏威从水底钻到蒋太守船边，将船梢尽力一摇，太守立脚不住，扑通的跌入水中。俞福见了，急令军士救援蒋太守上船，暂且收军。

有诗为证：

何处来飞将，英雄压孟门。

纵横波浪里，官卒可平吞。

再说杜伏威从水底游到河口上岸，回寨来见繆公端。繆公端又惊又喜，道：“适才喽罗报官军势大，被他战败，贤弟已投水中，为何得生而返？”杜伏威笑道：“官兵虽众，俱非精锐；俞福虽勇，亦非万人之敌。今日故意挫动一阵，

使官军放心围困山寨，我这里且谨守数日，自有破敌之策。兄长安心，管取高枕无忧。”缪公端暗思：“今日一战，大败而回，又说甚破敌之策？”心下虽然疑惑，不敢再问，且传下号令，分付守关喽罗，添上擂木、炮石，昼夜防卫，不在话下。

蒋太守被杜伏威擗落水中，俞福救起回寨，心下大恼。次日正欲调军攻打山寨，忽哨马报：“歧阳府提营团练使叶荣，引军助阵。”此是桑参将因杜伏威反狱，合家被害，急欲报仇，刻期发兵追袭。见屠胜、刘勋败阵逃回，将二人即时罢黜，缉拿杜门亲族，勘究杜伏威去向。原来那日反乱之时，杜伏威恐祸貽亲族，已令人分头通报，尽皆弃家逃窜去了。只有杜应元之舅孔窍、远房侄儿杜榭，避在城外山中，缉着被获到官。孔窍供称“杜伏威令来福招引，欲同往黄河孟门山逃难”等情。桑参将把二人下狱监候，复选步兵一千五百，委叶荣统领，星夜追至黄河渡口，助蒋太守剿贼。

蒋太守、俞福接见，设宴款待。叶荣细问贼巢虚实，蒋太守道：“贼首缪一麟，连败数阵，身中三箭，闭关不出，贼巢将破。近来添了一个贼将，不知何处来的，年方弱冠，十分骁勇。昨日交锋，被俞将军逼落水中，令军士下水擒捉，反被杀伤。不意贼将在水底将我战船扳翻，尽皆落水，险些儿身葬鱼腹。今幸将军驾临，必有奇策。”叶荣道：“看他山寨，不过一洼之地，况贼首杀败，破之甚易，虽有乳臭小寇，何足虑哉！”附耳道：“只须如此如此，贼巢指日可破。”蒋太守甚喜。当下叶荣传令：“本部军士每一人要芦柴一束，初更取齐进发。

此时众军打点齐备，尽皆衔枚，轻舟前进。二更尽，直抵黄河上岸，逼近木栅，数处堆起芦柴，一面放火烧栅，一面擂鼓呐喊。关内喽罗急放弩箭炮石，官军愈加攻击。喽罗飞报寨里，杜伏威知觉，忙披挂绰枪上马，飞奔关前，只见木栅四围皆已烧着。杜伏威弃枪，披发仗剑，口中念动真言。霎时月色无光，骤雨大降，却是杜伏威运黄河之水，浇灭大火。众官军淋得衣甲透湿，无处藏身。少顷雨住，狂风大起，刮得众人立脚不定，个个惊慌乱蹿，叶荣禁遏不住，也放马落荒而走。后面喊声大振，大队喽罗点起火把，簇拥杜伏威追出关来。叶荣回头看时，追骑已近，平欺杜伏威年幼，不以为意，带转马，舞刀接战。杜伏威枪尖早到额前，叶荣躲闪不及，面中一枪，倒撞马下。杜伏威割了首级，驱喽罗四下搜杀官兵。四鼓尽，收军回寨献捷。缪一麟鼓掌大悦，方信伏威英勇，前言果不谬也。

有诗为证：

不识孙吴妙，徒知用火攻。

烈焰随火灭，诡计已成空。

当夜俞福引本部官军，驾数十只大船，渡河接应。初时见火光竟起，倏然又雨降火熄，少顷又见火光明亮，喊声不绝。心下惊疑，催军急急摇船前进。忽见水中逃命官兵，爬上船来，报说战败，主将已被少年贼将所杀。俞福大惊，即驾舟转回南岸，与蒋太守备言其事。合寨惊愕，不敢逼近寨栅，只将军马隔河远远围困，缓缓攻打。

再说朱俭其一行人在饭店里候了数日，众好汉陆续来到，同至僻静处照会了。朱俭查点人数，共一百三十余人，正要觅船渡河，只听见金鼓喧天，喊声震地。朱俭惊问店主

人：“这喊战金鼓之声，却是何处？”店主道：“客官不知，离我这镇头五七里路，即是永宁关口。黄河之中，有一强盗，姓繆，名一麟，号公端，身長九尺，武艺过人。聚集千余喽罗，倚山傍河，创一大寨，打家劫舍，拦截客商，数年无人敢近。今因劫了麟州知州的官船，知州一家尽被杀死，本郡太守蒋爷发军征剿。这喊杀之声，又是两下交战了。”

朱俭听罢大惊，心中暗想道：“正欲投奔繆公，不期与官军厮杀，怎生过去见得杜爷？”心内忧煎，且分付众人密密四散藏顿，不可被人识破，自却离了饭店，沿河打听消息。远远见官军撑舟驾橹，纷纷攻寨。朱俭只得在河岸尽头枫树下坐地，想道：怎的得到寨里？通一个信息也好。当日不归饭店，拚着命走到路口茅店内，沽几壶酒吃了，复到河边探望。看看天色将晚，官军撤围回寨。月色朦胧，朱俭独自一个在堤上走来走去，踌躇不决，又不知到大寨有多少路程，又无船只，不敢下河没水。闷昏昏的再到枫树下坐了一会，不觉酒涌上来，一觉睡翻在草里。

却说山寨里每夜拨两只快船，差十个喽罗轮班出来巡哨。当夜悄悄寂寂，把船摇近对河，听得岸上大树下打鼙之声，谅来是官军细作，轻步上岸，将朱俭绑了，扛下小船，飞也似摇过河来。到山下唿一声哨子，伏路的喽罗自来接应。朱俭兀自在醉中未醒，直待扛上岸来，方觉臂膊疼痛，问小喽罗：“你们为甚事绑我到此？”喽罗道：“不须多说，请你去山寨中见大王讲话。”朱俭暗想：“这必是大寨里巡风的了。且不做声，任他扛上山来。”

早有人报知寨里，杜伏威升帐叫：“押进细作来！”杜伏威看见，原来不是细作，恰是好汉朱俭，慌忙唤喽罗开

绑，引进后寨见繆公端。朱俭将上项事细说一遍，又道：“急切里要到大寨通个消息，却没门路，天幸得喽罗绑来见杜爷。”杜伏威道：“我正要着人接你众人，不期官军催战，无暇及此。”朱俭道：“适才见官军势大，将军未可轻敌。”杜伏威道：“数日前曾和官军对阵，被我杀一大将，砍死官兵无数。但俞福等恃众欺敌，一时未肯退兵。你众人虽拚命欲来救应，这一二百人做得甚事？况且又无大将统领，怎生厮杀？我虽有法术，水面上难以施行。今有密书一封，烦你星夜提到河东广宁县石楼山下张太公庄上，送与林澹然师太。如此如彼，尽在书中，速去速来，不可迟误。此是要紧军机，足下莫辞跋涉。”朱俭道：“将军差遣，生死不辞。事不宜迟，即此便往。”

杜伏威写了书，取白银五十两，差两个喽罗棹船送出河港。朱俭从僻路上岸，沿河闯出大路，不分昼夜，努力奔驰。不日已到广宁县界，一路访问端的，寻到张太公庄上。见个道人在庄前灌园，朱俭声喏，要道人引见林师太一面。道人领入庄里，相见了，呈上杜伏威书银。林澹然着行童安顿了行囊，陪朱俭酒饭，次后拆书看时，那书上写道：“自别恩师，茕茕负翁骸骨，途中奇遇，不一而足，未暇悉陈。抵歧阳，幸遇先叔，赖完葬事。继闻先叔失妾，略施小技，立使璧旋。无知构讼，不肖亦陷纒继。问官糊涂，害叔自刎，婶母继死。痛哉，痛哉！虽奋力报仇雪愤，敌退追兵，而一路阻滞，不能径返。石楼繆公端者，曾于中途结盟，彼独霸黄河，投之庶可自庇。乃今又为官军所迫，恐其玉碎，不肖亦难瓦全。伏唯思师俯怜小子，速遣薛弟出奇计来援，则阖寨幸甚。事切燃眉，翘首而待。匆匆不尽，使者能详。

只候万安。慧照不一。

薄具白金五十两，作供佛之费，叱存是幸。

伏威百拜”

林澹然掩书叹道：“小小年纪，才出门，就惹出大事来，招动干戈，如何布摆？”当晚在后园内细观星象，见东北上将星朗朗，分外光明，心中暗想：“这星象分明应在三个小子身上，须索救他才是。”次早，叫薛举近前，问道：“男子生于天地，还是乐守田园，安分的好；还是能文会武，显耀的好？”薛举承问，不慌不忙，躬身说出这句心事来。

正是：

宁为世上奇男子，不作人间小丈夫。

毕竟薛举如何答应，且听下回分解。